

卷首语

夏天的歌唱（二首）

□ 豫 尔

夏 夜

对岸的月光 投在河上
掠过 舒缓的夏的清凉
流动里的虚词 梦一样
在夏夜
把未知的愿望 燃成一种
走向……

曙 光

月亮 在夜晚 照彻故乡
家园的美丽 让人难忘
那月光下的露天电影，让童年的心
无声飞翔 把幼年的童话
湖水一样 澄澈地照亮
静谧的夜晚 在故乡的梦境里
如江南的油画一样，涨满曙光

目 录 2015·2 总第59期



《七色花》编辑委员会

主 任：刘志安
副 主 任：杨九命 武秋明 耿晋萍
主 编：耿晋萍
编 委：杨九命 景五更 郭银虎
霍鹏博 刘富强 张 鹏
傅澍乾 潘洪科
执行主编：傅澍乾
责任编辑：潘洪科 冀中石
美术编辑：王玉荣
封面题字：刘政群

卷首语

01 夏天的歌唱（二首） / 豫 尔

纪实篇

04 登上中国特种邮票的煤矿 / 常培亮 马富平
张彦平 孙凤春

09 为了那个不悔的诺言 / 谢夏雨

墨玉韵

15 生活歌唱（组诗） / 张 杰
16 故乡之春（外一首） / 马明明
17 秋天的记忆（组诗） / 王 起
18 为人民服务（外一首） / 申德华
19 诗词四首 / 白存环
19 诗词五首 / 王建增
19 散曲二首 / 郭世民
19 词一首 / 张素琴
19 诗四首 / 雷忠友
47 这是什么声音 / 阎进朝

小说林

20 相亲 / 高松如
29 远逝的山菊花 / 马文秀

西山企业文化建设平台

西山职工文艺创作园地

- 48 做你一世的情人（中篇连载） / 南 云
63 饶恕（小小说） / 王红岗

芳草地

- 65 故乡泥土情（外一篇） / 刘国明
68 爱语四章 / 宋变爱
71 冬季碎语 / 张珍晖
72 永远的徐红 / 韩中宜
75 成长心语 / 姜 红
81 煮油布袋（外一篇） / 李元平
86 送母回乡 / 潘洪科
91 由文章的开头说开去 / 马小君
92 病不起 / 王雨白

绘景园

- 74 秋游翠枫山 / 田慕荆
94 欧洲三国行 / 张文军

曲艺苑

- 96 挑对象（双簧） / 冯建毅

简 讯

- 64 集团公司工会、文联和部分个人、作品获奖
80 白存环作品获全国新春诗词歌赋征集活动一等奖

主 办：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工会
山西焦煤西山职工文化艺术联合会
编 辑：《七色花》编辑部
地 址：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325号
（西山工人文化宫）
邮 编：030053
电 话：（0351）6212154 6215415
电子邮箱：XSWLQSH@163.com
出版日期：2015年04月



登上中国特种

到2014年12月1日，古交矿区第一对矿井——西曲矿已走过了三十年的风雨历程。

西曲矿是我国“七五”重点建设项目，是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国际能源贷款建成的大型现代化矿井；是古交矿区投产的第一对矿井。1998年8月1日，邮电部发行一套四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第二组特种邮票，其中第二枚就是《山西古交西曲矿》。这在中国煤炭发展史上也是第一次。

30年来，西曲矿在集团公司党政的正确领导下，历届领导班子带领广大干部职工，根据改革发展不同阶段的目标任务，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一次又一次辉煌。1984年12月1日——2014年11月30日累计生产原煤8403万吨，精煤4295万吨。2011年生产原煤399万吨，是建矿30年产量最高的年份。30年间，西曲矿在加快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近几年更成为集团公司盈利大户，为集团公司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30年来，西曲矿几代职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浪潮，在吕梁山麓用勤劳和汗水铸就了创新发展的丰碑。

—

1984年12月1日，我国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后

利用国际能源贷款建设的第一对现代化矿井——西曲矿，在万众瞩目中，像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婴儿一样，经过了母亲10个月千辛万苦的孕育，终于在一片欢呼声中呱呱落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亲临现场剪彩，并欣然题词：祝古交矿区西曲矿投产胜利并为“四化”做出贡献。

西曲矿首任党委书记赵斌、矿长邹承建，带领刚刚组建的3000职工队伍，肩负着党中央、国务院嘱托和全国人民的厚望，按照“安全、高效、优质、低耗、文明”的建矿宗旨，拉开了西曲煤矿现代化大生产的序幕。生活设施简陋，他们因陋就简；没有条件，他们创造条件上；没有现成经验，他们走出去请进来，拜人为师，边生产，边提高；他们整章建制，边运作，边完善。经过全矿干部职工的顽强拼搏，投产第一年提前一个季度完成了国家计划，全年生产原煤130.7万吨，创造了同类矿井投产第一年的最新纪录。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社会存煤居高不下，煤炭市场一路下行，全国煤炭行业全面陷入困境。在严重的困难面前，西曲矿广大干部职工发扬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迎难而上，强化管理，挖潜堵漏，严格控制成本，开展增收节支，调整采掘布局，坚决收缩战场，保证了大小衔接。根据市场变化和集约化管理需要，他们实行井下周五工作

邮栗的煤矿

——西曲矿投产三十周年纪实

□常培亮 马富平 张彦平 孙凤春

制，减少了用工，降低了消耗，提高了管理水平，促进了安全生产。困难面前，西曲矿不仅完成了生产任务，保住了职工工资正常发放，而且质量标准化水平还得到了提升。1998年质量标准化工作获省局第一。

煤炭经过十年黄金期之后，严冬再次袭来。随着全球经济全面下行，煤炭市场再度跌入低谷，保生活、保生存、渡难关再次成为煤炭企业主基调。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西曲矿干部职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把困难当成机遇，凝智慧，找对策……团结一心，在强化内部管理上下功夫，紧缩开支，减少投入，降低消耗。生产上抓队伍、强管理，科学调整生产布局，做到生产南北搭配、运输远近搭配、煤种优劣搭配。在极度困境中实现了安全生产平稳健康发展。

30年来，呼吸着改革开放的新鲜空气，西曲矿每前进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在不断改革创新中汲取不竭的动力。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西曲矿干部职工强忍蜕变的阵痛，克服迷惘与焦虑，以敢为人先、一往无前的精神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们制定了“转变机制，增强活力，强化管理，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适应市场”的工作思路，采取了50岁以上干部退居二线，加快了干部队伍“四化”建设步伐；他们精简整合，将全矿人员压缩到5000人以下，机关科室由29个合并为18个，人员减少三分之一；他们率先实行二级管理，合理集中生产，提高了单产单进。也正是这一年，他们将总务、房产、水暖三科合并，成立了生活服务公司，使后勤服务向市场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上世纪末，在煤炭市场极度困难的时候，西曲矿知难而进，以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按照集团公司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责任法人制度的要求，加大改革力度，在矿医院试行“全员下岗逐级聘任”，对文体、广电、文印三个中心实行了公开招聘。机关定编为10个科室，而后全员下岗逐级聘任，在机关科室注入危机意识，提高了各级干部的风险意识和工作效率。后勤服务与矿井分离，成立了实业公司，并设立了三个物业公司；将职工食堂改革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体，后勤改革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二

管理是企业的基础，也是企业走向成功必须做

好的一篇大文章。西曲矿建成于改革开放初期，身上既有深刻的计划经济烙印，又有市场经济下各种管理思潮、管理模式的影响。30年来，西曲矿六任党委书记、十一任矿长按照不同的时代要求，或挥毫泼墨、肆意挥洒，或深思熟虑、精雕细琢，或引经据典、推陈出新……无不在企业管理这篇大文章



上留下神来之笔。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刚刚建成的西曲矿，就响应上级号召，打响了建设现代化矿井的第一仗。他们引进先进设备，采煤工艺由普采、高档上升到100%综采，单产单进水平大幅度提升，矿井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到1989年建成特级质量标准化矿井和现代化矿井，1990年晋升为煤炭工业二级企业；1988年、1990年两年百万吨死亡率为零；1989年综采一队出煤100.15万吨，成为西曲矿第一个百万吨队，同时有9个采掘开队达到部颁“上纲要，创水平”等级队要求。

在此基础上，西曲矿进一步加强质量管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1998年11月3日，经过全矿上下不懈努力，通过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1999年，西曲矿被国家煤炭工业局命名为行业级高产高效矿井。2000年初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2001年被命名为全国100个高产高效矿井之一。进入新世纪，西曲矿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促发展，在10年煤炭黄金期内，高标准开展井上井下质量标准化工

作，井下建成了精品巷道、精品硐室、精品工作面，质量标准化迈上新台阶。

1987年10月20日，西曲矿选煤厂建成与矿井生产能力相配套的大型现代化选煤厂。投产之后，选煤厂按照质量标准化要求，学习外部经验，追求内涵发展，提升管理水平。随着市场的变化，选煤厂引进新工艺新技术，进行两次大的技术改造，一直以一流的工艺，一流的管理，一流的质量领跑国内同行业，赢得了国内外市场的信赖。1992年被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命名为现代化选煤厂。1996年精煤开始出口日本、韩国、印度。1997年“西山牌十级焦精煤”被评为“山西名牌产品”。1998年荣获全国“优质高效选煤厂”，2001年荣获“全国十强选煤厂”。2001年产品打入欧美市场。

投产30年，西曲矿历任领导班子都把安全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来抓。在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安全生产方针政策的同时，按照西山公司在不同时期开展的矿井质量标准化和现代化矿井建设、“四无竞赛”、“三员两长”、“一通三防”、建立应急救援体系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安全管理措施，坚持治理大隐患、预防大事故与预防零敲碎打事故并重并举，管理、装备、培训并重并举的方针，这是确保西曲投产30年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的关键所在。其二是矿党委紧紧围绕安全生产中心在不同时期开展的“创先争优”、“区站网”、“党员身边无事故”、“党员安全责任区”、“堡垒工程”、“党员示范岗”、“矿嫂助安全”等党政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构筑了坚强的安全生产第二道防线。30年间，西曲矿有8个年度实现全年安全生产无事故。

30年来，西曲矿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不断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形成了相配套的现代化大生产系统。100%的采煤机械化和掘进机械化，在大大提高功效的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强度，高效节能的大功率风机形成了安全可靠的通风系统；综合防尘，降低了粉尘的浓度；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实现了瓦斯的安全监测监控；南北翼两条

运输大巷14000余米长的运输系统升级改造，以及信集闭监控系统的运用，彻底改变了西曲矿投产以来运输方面的薄弱环节。

30年来，西曲矿累计完成科研项目上千项，其中200余项获局级科技进步奖；《西曲矿7号煤硫化氢治理》项目，2007年12月经北京煤炭学会组织专家鉴定为国内领先项目；《快硬水泥卷封孔方法》、《电牵引采机电气组件综合实验台》两个项目经国家专利局审核后均获得国家专利。科技进步解决了生产中的难题，改变了作业环境，助推了安全生产，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西曲矿率先实行环保“三同时”，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誉为“古交精神”。投产30年来，每届班子都下大力气对排污、废气、矸石排放、锅炉烟尘排放、生活垃圾等进行综合治理，加大投入改善矿区与周边的生态环境。在每年对矿区家属区进行绿化美化的同时，加大投入对矸石山进行综合治理，对矿区周边的荒山进行造林绿化。仅近五年，光井田上面的北山一带造林、绿化、植被恢复就达821亩，土地复垦10893亩。而今，这一带已成为古交市的北山生态园。过去的荒山秃岭，如今已变成古交市区的一个风景区。目前，西曲矿（厂）的工业废水已全部二次净化后循环利用。真正做到了煤矿开采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三十年来，矿多经公司从当初的理发店，发展成今天的集餐饮服务、建筑安装、加工修理、中煤加工、矸石利用等五大实体；并形成了自己的拳头产品和产业链。多经部分业务辐射古交矿区；西曲宾馆的餐饮住宿已冲出西曲，走向了古交市场。三十年来，矿多经公司在养活自己职工的同时，也为矿井解决职工子女、残疾

职工的就业问题做出了贡献，肩起了矿井的社会责任。

三

30年来，西曲矿高度重视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到了两手抓两手都硬，有力地推动了安全生产。建矿之初，矿党委把“扎根矿山，建功立业”的壮志写在群山包上；把“安全、高效、优质、低耗、文明”的建矿宗旨写在办公楼顶上；把“博采众长、开拓进取、拼搏奉献、争创一流”的西曲精神写在矿篮球厂的围栏上。他们设计矿徽，创作矿歌，搞各种文体活动，开始创建西曲企业文化，以先进的文化统一员工思想，用积极进取的精神鼓舞群众斗志。

进入新世纪头十年，全球经济转暖，煤炭市场好转，矿党政顺应时势，提出“走出西曲看西曲，跳出圈外看自己”的工作思路，分批分期地组织中高层干部去兄弟矿，去民企、国企，去省外不同行业参观学习。请来专家教授讲高品质沟通，讲现代企业管理，讲细节决定成败，讲煤炭市场形势与走向，带领全矿干部职工以崭新的姿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步伐，为抵御新一轮经济危机积攒了力量。

30年来，西曲矿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建设，历届领导班子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成为全矿安全生产的火车头。特别是近年来，西曲矿党政领导班子团结一心，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常通气、勤沟通、营造了班子内部团结合作、干事创业氛围。同时，他们加强基层班子建设，在选人用人上，注重德才兼备，讲究团结协作，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提高了各级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在职工队伍建设方面，近年来，随着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的不断引进，越来越需要大批的专业型、技能型人才来驾驭现代化大生产。西曲矿深入开展“素质工程”建设，通过导师带徒、学练比推、技能大赛、职业技能鉴定、岗位练兵、安全培训等多种形式促进人才成长，为古交矿区乃至集团公司建设与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技能型、技术型、管理型人才。30年来，西曲矿先后走出150余名矿处级以上干部，他们大都在山西焦煤的旗帜下担任集团公司、子分公司及矿处级单位要职。“矿山铁人”亢龙田，一生自强不息，奋进不止，始终像煤一样燃烧自己。1989年、1995年两度荣获全国劳动模范，1997年被选树为“全国十大杰出工人”和“全国十佳职业道德标兵”，1998年被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矿山铁人”称号；从1998年起，亢龙田连续当选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八、九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在亢龙田身上集中体现了煤矿工人勇于奉献、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亢龙田既是西曲矿的骄傲，也是全体煤矿工人的骄傲，他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矿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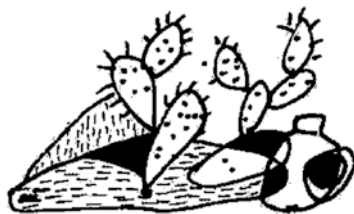
关注民生，改善矿区职工生活质量。近年来，西曲矿每年都为职工家属办10件实事。高标准化小区、退休职工活动室、俱乐部高层住宅楼、601住宅小区、体育馆、职工超市、洗衣房、澡塘高标准改造、单身公寓改造、供暖改造、全天候供水、运煤公路专线、大病救助、困难职工帮扶、职工健康体检等都是近几年十件实事的成果。十件实事让职工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民生改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由于西曲矿地处城市边缘，随着矿井开采不断的延伸，采空区沉陷区不断扩大，企业与周边地方政府、农村、农民利益矛盾不断增多。近两任班子明确提出“四个和谐”的工作思路，即上下和谐、左右和谐、内外和谐、内在和谐。针对新问题，西曲矿在兼顾各方面利益的同时，不定期的对他们进行政策宣传，及时接待来人来访，真诚的与他们沟

通、交流，把矿井当前的困难和集团公司的政策规定对他们讲清楚，耐心细致的化解矛盾，换来了和谐稳定的外部环境。对内，他们千方百计的关注民生、关心弱势群体，尽最大努力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到每一个职工家庭。仅2013年，西曲矿多经公司就解决职工残疾子女就业16人。近几年，他们在职工住房、子女就业、职工分配、农民轮换工到期安置等热点难点问题上，没有发生过一起集体上访事件。矿区内外和谐、蒸蒸日上。

30年来，无论管理体制如何变，经济形态怎么改，西曲矿党委始终发挥政治优势，围绕中心，融入管理，发挥作用的工作宗旨没有变。各级党组织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广大党员、各级干部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深入职工群众，开展一对一思想政治工作、一对一帮扶贫困，在企业内部推行“阳光工程”、“温暖工程”，营造了风清气正、积极向上、敦厚淳朴的小气候。1989年西曲矿进入太原市文明单位行列，太原市在西曲矿召开了精神文明现场会。近年来，西曲矿连续5年蝉联省级文明单位，2013年通过省级文明单位标兵验收。

西曲矿三十年，是艰苦奋斗的三十年，是改革创新三十年，是人才辈出的三十年，是栉风沐雨不断发展壮大的三十年。西曲矿历史，必将在西山煤电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为了那个不悔的诺言

□ 谢夏雨

她和他，走过了短暂又漫长的42年，走过了甜蜜而艰辛的42年。而今，他已远去，留下她——坚守这个曾经盛开着爱情之花的家。

2014年2月14日，我在报纸上我一个学生的文章中看到如下的文字：“就在今年正月初一，父亲的同学也是老友——一位学校毕业初到矿山就遭遇井下事故、最终高位截肢的煤矿人永远离别。”我意识到，一定是李言贵去世了！而春节前，我还看望和采访过他和爱人杨俊梅，我的耳边和眼前还闪现着他们的欢声笑语，还回响着他们深情的歌声——“……爱——拥抱着我 / 我能感觉到它的抚摸 / 就算生活 / 给我无尽的苦痛折磨 / 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 / 觉得幸福更多……”

—

李言贵出生于太原解放的1948年，1969年从山

西大同煤校采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山矿务局（今西山煤电集团）杜儿坪矿，当了一名煤矿工人。杨俊梅小3岁，生于1951年。1970年，杨俊梅在太原人造毛皮厂参加工作，成为一名纺织工人。姑娘生来一朵花，何况杨俊梅本来就长得惹人喜爱。这是如花的年龄啊，这一年，19岁的纺织工杨俊梅和22岁的矿工李言贵恋爱了。

第一次约会，是在汾河边上，李言贵告诉杨俊梅：“我是煤矿工人，煤矿工作危险。”杨俊梅当然知道，不知道她就不会和他见面了。她不仅知道他是煤矿工人，还知道他是大同煤校毕业的煤矿工人，还知道他是杜儿坪矿的煤矿工人。煤矿工人光荣啊，没有煤矿工人，我们做饭靠什么？冬天取暖靠什么？她喜欢他诚实，喜欢他善良，喜欢他高大俊朗，一句话，喜欢他！李言贵也喜欢杨俊梅，喜欢她温柔，喜欢她端庄，喜欢她落落大方。一个煤矿工人，成天和黑黑的煤炭打交道、成天搞“地

下工作”，成天处在“四块石头夹一块肉”的危险之中，能和这样的姑娘谈恋爱，是他的福气啊！

尽管杨俊梅和李言贵相距遥远，一个在城里，一个在煤矿，但在他们心里，根本没有距离。一有时间，他们就相约相随，汾河岸边留下了倩影，迎泽公园踏下了足迹。他们相恋，他们相爱，他们享受着初恋的快乐和甜蜜。

李言贵想让杨俊梅了解他工作的矿山，杨俊梅也想看一看煤矿。他用飞翔的自行车带她到矿上，又领她到井口，她看到了煤库中堆积如山的煤炭，看到了一列列满载着煤炭的矿车，看到了一个个矿工黝黑的脸膛，她怜惜他们、敬重他们、感叹他们的伟大与艰辛。杨俊梅不后悔和李言贵恋爱，她喜欢煤矿工人，喜欢煤矿工人李言贵。她对李言贵说：“你们的工作这么艰苦，你可得注意安全啊！”

二

“你可得注意安全啊！”李言贵记住了这句话，记住了杨俊梅的叮咛。不是吗？矿上天天喊安全生产，矿嫂们也叫我们安全生产，不安全咋成啊？

天天说安全生产，天天说注意安全，可李言贵还是在安全上出了问题！1972年1月6日，李言贵和工友们安装新皮带，皮带安装后长出40米，要剪掉它、再铆口。而启动皮带时，他还站在皮带上，没有防备，脚和腿一下就卷进了皮带滚筒。李言贵的双脚和小腿被滚筒卷压得粉碎，他的心也被这个灾难击打得粉碎！天塌了，他万念俱灭，顿时感到了世界的黑暗。工友们赶快救下他，将他往井口抬。在简易担架上，他抬了一下头，就看见了自己血淋淋的腿脚和惨白的骨头，旁边就是天井，他翻了一下身，就想滚进去，一死了之！

但李言贵没有死，抬他的师傅看出他的意图，赶快跑步，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李言贵伤势非常严重！在痛苦和哭喊中，他被紧急送到西山矿务局职工医院。粉碎性双脚骨折，极其严重的粉碎性骨折，没有别的办法，医院

只好做了残忍的膝盖以下双小腿截肢手术。

截肢后的李言贵心如刀绞，万分痛苦，他要忍受手术后的疼痛，要忍受从常人到残疾人的巨大落差，还要忍受不忍将伤残告诉亲人的煎熬——他不能告诉他们，一旦知道他残废了，他们该是怎样地难受啊！

可这怎么能够永远隐瞒啊。这么严重的伤残，不告知家人怎么能行？矿上计划着说服李言贵，将事情告诉他父母、恋人。雪上加霜的是，手术后第4天，李言贵伤口出现罕见的气性坏疽感染，必须再次手术，也必须通知他的亲人。

杨俊梅被矿上派车接到了医院。再见到李言贵，他已经躺在矿务局职工医院的病床上，已经失去了双脚和小腿，已经不是高大帅气的李言贵。在车上，杨俊梅已经知道李言贵出事了——出了工伤，但她没想到却这么严重，严重到李言贵被截掉了小腿。她想强忍住心中的悲伤，而悲伤的泪水却夺眶而出……

泪水中，李言贵开始第二次截肢手术。

这可怕可恨的气性坏疽啊，弄不好会要人命的。矿工的生命要紧，西山矿务局领导不惜一切，从山大一院、二院和省人民医院请来专家，从天津、西安空运来药品，请最好的医生为李言贵手术，用最好的药品为李言贵疗伤。

杨俊梅在悲伤中守护着李言贵，生怕给他带来哪怕一丁点的伤害。而李言贵身心都极其痛苦，他既深情地爱着俊梅，又怕拖累她耽搁她的幸福。没有别人的时候，李言贵说：“虽然咱们恋爱了两年，现在我已成了这个样子。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就把我忘了吧。”听了言贵的话，俊梅泣不成声。她想，言贵伤成这样了还在为我着想，我为什么不能替他想一想呢？况且他的伤残是为了工作、为了国家。

杨俊梅忘不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李言贵的诚恳——我是煤矿工人，煤矿工作危险；忘不了那么多的休息天，李言贵带她到公园、到郊外游玩；也忘不了他用自行车带着她飞快地驰向矿山——看那长长的煤车，看那高高的煤山。李言贵带给了她许多的快乐，他人好、心好，应当得到爱情、应该成

为幸福的人。

李言贵应该成为幸福的人。杨俊梅咽下悲伤，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与李言贵结婚！她立下诺言，一辈子侍候李言贵！

但李言贵还是不想因为自己而拖累俊梅。好言好语劝不动俊梅，李言贵就采取“强制措施”：俊梅想方设法安慰他，他不理；俊梅做好饭菜端给他，他不吃。他动不动就“出火”，骂她、挖苦她，甚至恶狠狠地告诉她：“我原来就不爱你，现在也不需要你怜悯！”俊梅理解他：这绝不是言贵的真心，他是怕我跟他以后受罪；他是强忍着感情上的痛苦，在精神上折磨自己。俊梅伏到言贵的肩头呜咽着：“你不要再折磨自己了，以后受多大的苦，我也心甘情愿。我一辈子不离开你，一辈子……”

杨俊梅发誓一辈子侍候李言贵，再苦再难决不退缩。而慈祥大义的杨俊梅母亲也支持女儿：“咱不能坏良心。”这个仁爱善德的老人，将12岁的小儿子和9岁的小女儿交给丈夫，和大女儿杨俊梅一起住在医院，一起照顾伤病中的李言贵。

杨俊梅和母亲悉心地照料着李言贵，而他们的痛苦并未到此为止，他们又一次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因为伤口再次恶化，李言贵又被迫作了第3次手术。

一次又一次的手术，一次又一次的截肢啊，无论对于谁都会苦不堪言、痛不堪言。如同双脚被卷进皮带滚筒的刹那，李言贵不断地陷入绝望之中：医生，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啊！求求你们，还是让我死了吧！这是1月15日，李言贵不忍再让俊梅伤心，也对手术失去了信心，他不再配合治疗——拒绝手术。手术车推过来，他看都不看，更不上车。李言贵抗拒着、煎熬着，杨俊梅也在忍受着、煎熬着。你李言贵万般痛苦，俊梅、俊梅母亲又何尝不是如此啊！俊梅母亲说：“俊梅还不嫌你了，你做吧。”而为了俊梅，李言贵就得忍受，就得手术，就得再一次截肢。而这一次截肢，李言贵完全失去了双腿！

这是最后的截肢手术，而之后还进行了3次局部手术，而手术后每次换药都让李言贵疼痛难忍。

用双氧水冲洗伤口，又不能使用麻药，谁能忍受得了啊！李言贵疼得喊叫、疼得乱抓、疼得抓住了杨俊梅的手臂，杨俊梅的手臂上，抓出了一道道的血印、一道道的血痕……

伤残，绝望，截肢，煎熬——李言贵终于从苦痛中挺了过来。4个多月，113天的医治，杨俊梅和母亲悉心照料、百般呵护，李言贵伤愈出院。矿领导也把杨俊梅调到矿上，作为李言贵的终身陪侍人。5月6日，杜儿坪矿为他们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结婚典礼。从此，杨俊梅和李言贵结为连理；从此，一个健康美丽的女子和一个高位截肢的残疾人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三

为方便照护，婚礼之后，杨俊梅父母让女儿、女婿住到城里自己的家。在父母的家，杨俊梅和李言贵开始了他们的幸福生活。新婚的他们幸福甜蜜，新婚的他们也困难艰辛。李言贵曾经高高的个头，工作优秀，办事利落，而这都已成为往昔。现在的他无法自己行走，吃饭要人端，下地要人抱，坐轮椅要人背，解手要靠人帮助。杨俊梅弟妹多，加上父母和他们俩，总共7口人，很显然房少人多相当拥挤。而即便如此，全家人都无怨言、都克服困难、都一起帮助俊梅侍候李言贵。就连俊梅只有13岁的小妹妹在大家都不在家时也背着李言贵坐轮椅。

重伤和截肢不仅伤害了李言贵的身体，也摧残了他的心灵，让他不愿出门只呆在家中。俊梅耐心地给言贵做“工作”、做心理辅导，又常常用轮椅推着他上街“散步”、逛公园、看电影。每次出门，她总是把言贵从床上背到轮椅里；外出回来，再把丈夫从轮椅里背到床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陪伴着丈夫，共同享受着人生的欢乐，一起培育着生活的和谐。

而社会上总有一些不和谐因素，一些人总是对残疾人怀着世俗的偏见。每当俊梅推着轮椅和言贵上街的时候，时常有人投来奇异的目光。有一天，她和言贵去钟楼街买东西，几个人一直跟着围

观，想捕捉到他们的笑料。一个说：“你看那后生还不错。找了个好老婆。”另一个搭腔：“谁知道图人家什么呢，保不住有什么缺陷啊。”这些毒舌像鞭子一样抽打在俊梅和言贵身上，让他们撕心地难受。他们就像无助的孩子，只能强咽泪水强忍愤怒。

也真是，如果李言贵没有伤残该多好啊！如果没有伤残，李言贵一表人才，李言贵、杨俊梅郎才女貌，谁敢说他们的不是！但是没有如果。所以后来，杨俊梅嗔怪地对李言贵说：“我没法不让你出工伤，但你晚出几年也好啊，好让咱俩像正常人一样牵手、一样散步、一样出双入对……”

有些人不相信残疾人的爱情，杨俊梅偏要给李言贵爱情；有些人看不惯残疾人的幸福，杨俊梅就要给李言贵幸福。杨俊梅对李言贵说：“有一个人一辈子爱你、心疼你，你就是幸福的。”她给了李言贵美丽的爱情、美满的幸福，让他们在1973年2月28日诞生了爱情的结晶。女儿的降生，让这个家增添了更多的笑声，也让这个家增添了更多的欢喜、更多的幸福、更多的温馨！3年后，杨俊梅又为李言贵、为这个家生下了宝贝儿子。一儿一女，儿女双全，杨俊梅、李言贵幸福啊，幸福得简直无法形容。

这一年，俊梅的哥哥要结婚了，娘家便再没有地方可挤，杨俊梅、李言贵就和儿女们一起回到矿上，住进矿上分配给他们的一套新建的楼房。

有了自己的住房、自己的家，杨俊梅和李言贵方便了许多、但也困难了许多。没有了父母的呵护，没有了弟妹的帮助，杨俊梅要一个人照顾丈夫、照顾孩子，还要买粮买菜、挑水做饭、缝补洗涤……家里家外，样样事情，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她的努力，都需要她尽心尽力。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这样的生活怎么过得下去！

真是难啊！杨俊梅心里哀叹：在医院的时候就想了结婚后的难，可没想到这么难啊！

真是难啊，但不管怎么难，生活还得继续。杨俊梅没有忘记她的诺言——一辈子侍候李言贵！也没有忘记她对李言贵说的话：以后受多大的苦，我也心甘情愿。杨俊梅不后悔和矿工李言贵谈恋

爱，不后悔和残疾人李言贵结婚成家，不后悔为伤残矿工李言贵付出一切。为了那个不悔的诺言，再多的苦她都能受，再大的难她都不怕。

四口之家，李言贵和杨俊梅月工资加陪侍费78元。收入是少点，可俊梅省吃俭用、悉心操持，把家里管理得井井有条。她为言贵订了《太原日报》、《家庭》等报刊，又购买书籍，供他学习。家里还陆续购置了缝纫机和录音机、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用电器。

生活的艰辛磨砺了杨俊梅、磨砺了这个家，也让李言贵得到了许多的锻炼。李言贵本来就头脑聪慧，本来就爱好学习，他不仅学会了抓着板凳“行走”，还学会了做木活和电器修理。他坐在地上推、刨、割、锯，满头大汗，为家里做了碗柜、衣柜、双人床等许多的家具。他不辞辛劳，为俊梅母亲家做了光鲜的阳台架。他见俊梅做饭热，改装了旧电风扇为他吹凉。他知道别人的电动车坏了，就将它修理得完好如初。他和杨俊梅一起守护着孩子、守护着爱情，守护和营造着这个幸福之家。

杨俊梅和李言贵用心呵护着这个特殊的家、温馨的家，他们感谢国家花钱培养李言贵上学，感谢矿务局和矿上不惜一切挽救了李言贵的生命。现在，孩子渐渐长大，李言贵也已能够照顾自己，他们要感恩、要报答、要努力为国家做点贡献啊。

1980年春天，杨俊梅和李言贵商量上班，俊梅说：“如果我上班走了，这家里看孩子、做家务靠你行吗？”言贵说：“有什么不行的，我连双人床、碗柜都能做了，这点家务还有啥难的，你就放心吧！”李言贵伤残后，他和杨俊梅的工资关系到了土建工区。俊梅就找到土建工区领导，提出上班要求。队领导觉得蹊跷，觉得不可思议，以为是夫妻俩闹意见，就到家里做思想工作：“俊梅呀，矿上定下你是言贵的终身陪侍人。陪侍好言贵，你的工作就做好了。”而俊梅说：“国家花那么多的钱供言贵上煤校，才工作了两年他就残疾了。我俩坐在家白拿国家的钱，心里过不去。他不能工作了，我还可以工作。”言贵接着说：“她找队里要求工作，是我们商量好的。这几年没有腿，我也习

惯了，我们不能老是这样让国家养活啊。我不能工作了，但我支持她工作。”

4月20日，杨俊梅高高兴兴地到土建三队上班，担任队里的福利员，半天工作，半天在家。

俊梅爱李言贵，也同样爱这份崭新的工作。她不在家的时候，言贵看孩子、管家，为她减轻了许多负担，让她放心工作、全身心地工作。她在日记中写道：“可想感谢社会、可想做贡献了，领导定的让我工作半天，我自觉上成一天。”这是一种感恩的情怀、爱矿的情怀、奉献的情怀。因为李言贵的信任、支持，杨俊梅有了更多感恩矿山、报答社会的行动。她本该是全天陪侍李言贵的，但她腾出手来半天工作；她本该是半天上班的，但她自觉自愿全天上班；她本该是和大家一同上下班的，但她比同事们来得早、回得晚。她以工作为荣、以奉献为荣、以为大家服务为荣，把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

杨俊梅也从心底感谢李言贵，她工作了，他也做着力所能及的事，帮她照看孩子，替她誊写稿件，为她出主意解难题。杨俊梅说：“李言贵人好、心好，还能帮很多忙，我也感到幸福。”杨俊梅热情工作、办事干练，她写标语、写材料、出板报、组织职工运动会，为单位立功、受矿上嘉奖，成了单位的骨干职工，后来还成为队里的工会主席。

这是一个崇尚精神文明的年代，1985年，杨俊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选为太原市劳动模范；1986年，她当选为太原市“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先进女职工。1987年，她家当选为山西省五好家庭。杨俊梅的事迹在新闻媒体报道后，她被选入山西省妇女理想报告团、山西省统配煤矿先进人物宣讲团。1987年，她参加煤炭部组织的全国煤矿精神文明宣讲团，先后到黑龙江、内蒙古、北京、江西、湖南等9省市24个矿务局作了84场宣讲。

这是杨俊梅、李言贵婚后最长的一次别离，从6月2日到7月28日，五十多天里，杨俊梅在外地作着《把爱奉献给伤残矿工》的宣讲，而她心里一直想着李言贵。他们夫妻鸿雁传书，一篇篇书信

倾诉思念，一行行诗句表达挂牵，满心的爱 and 情洋溢在一笔一划的字里行间。杨俊梅诗中写着：“你打开信封 / 会看见 / 信纸中那一根青丝 / 这是一只小桨啊 / 将我思念的方舟 / 从邮路划入你的梦里……”李言贵也写下诗篇：“这是一次长长的远行 / 你讲述着你和一个残疾人的爱情 / 认识你真好 / 我不只是认识了你 / 还认识了温暖我的美丽的心灵……”

四

命运总爱捉弄人，总爱恶待那些纯朴、善良的人。杨俊梅努力、热情地工作，一家人幸福、和美地生活，这不好吗？可老天偏偏要和他们作对，偏偏要给他们难堪。李言贵先是患糖尿病，1994年的时候，出现糖尿病并发症，视力开始减退。刚开始的时候，李言贵不大在意，也不忍让忙碌的妻子心灵再受到伤害，他一拖再拖、一误再误，就贻误了治疗的最好的时机。后来俊梅看出端倪，看出了他眼睛的问题，就领他山西省眼科医院进行手术。因为已非最佳时机，治疗效果并不如意，越往后，就视力愈弱。1999年儿子成亲，李言贵借助光亮看到儿媳红色的衣服。2001年女儿出嫁，女婿给他的仅仅是一个模糊的轮廓。之后不久，他的双眼便完全失明。

李言贵的失明对杨俊梅、对李言贵自己、对这个家都是一场灾难。本来就失去了双腿，现在又失明了双眼；本来就“行走”困难，现在又不能看见——李言贵又忍受起新的煎熬，陡然加重的担子又压在杨俊梅坚强而柔弱的双肩！

刚住到杜儿坪矿的时候，杨俊梅就哀叹过：想见了结婚后的难，可没想到这么难啊！可如今，是难上加难，杨俊梅已经无法哀叹。李言贵要挺住，杨俊梅要挺住，挺住了，这个家——这个他们共同建造的舟船才能在急流中破浪向前。

已经没有能力再去帮助别人——帮他们补车胎、帮他们修理电动车了，李言贵连自己都照顾不了。李言贵痛苦，杨俊梅也痛苦，但他们把痛苦藏在心底。李言贵没有对自己失去信心，杨俊梅也没

有因此绝望，他们面对困难、面对艰难携手前行。李言贵眼前是黑暗的，但他心里亮堂。他记着衣柜的位置，记着沙发的位置，记着房门、饭桌的位置和方向。杨俊梅一口气买了好几台收音机，卧室、厨房、客厅、卫生间，全都放上，李言贵摸着墙在家里“行走”，听收音机里讲故事、说天下大事、播天气预报。杨俊梅还给他读报纸，为他讲述矿区活动、邻里新事，和他交流国内外新闻，让他胸中有阳光，心中不寂寞。

李言贵真是心中不寂寞——孙子、外孙先后降生，给他、给家里增添了许多的欢喜。而非常遗憾的是，他永远无法看见他们，只能听他们的哭声、笑声，只能抚摸他们的脸蛋、小手。但无论如何，不管听到的是孩子们的哭声或笑声，他都感到温馨、甜蜜、幸福。李言贵知道，他所感到的温馨、甜蜜、幸福都是杨俊梅给他的，都是杨俊梅带给这个家的。有一天，他听到一首歌《爱是你我》，就学着唱，学会了就唱给杨俊梅听——“爱是你我 / 用心交织的生活 / 爱是你和我 / 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 / 爱是你的手 / 把我的伤痛抚摸 / 爱是用我的心 / 倾听你的忧伤欢乐 / 这世界我来了 / 任凭风暴漩涡 / 这是你爱的承诺 / 让我看到那阳光闪烁 / 爱——拥抱着我 / 我能感觉到它的抚摸 / 就算生活 / 给我无尽的苦痛折磨 / 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杨俊梅也和李言贵一起唱——“……爱——拥抱着我 / 我能感觉到它的抚摸 / 就算生活 / 给我

无尽的苦痛折磨 / 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 / 觉得幸福更多……”两个人唱得动情，唱得泪流满面。

2014年1月31日，农历春节。正是万家团圆、喜庆新年的时候，相濡以沫、相爱相伴42年的李言贵与杨俊梅永远别离。而杨俊梅不想打扰邻居们的欢乐，和儿孙们一起在家默默地守候，直到4天后为李言贵举行最后的仪式……

……这漫长又短暂的42年啊，这艰辛而甜蜜的42年！为了那个不悔的诺言，杨俊梅以她坚强而温柔的心，以她深厚而执着的爱，给了李言贵阳光和希望，给了这个家温暖和生机，让这个家充满爱情、充满温馨、充满幸福、充满活力。

送别了李言贵，杨俊梅耳边又响起李言贵和她唱的歌——“……爱——拥抱着我 / 我能感觉到它的抚摸 / 就算生活 / 给我无尽的苦痛折磨 / 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 / 觉得幸福更多……”

作者简介：谢夏雨，本名谢克强，山西作协会员，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文艺评论《解不开的黄土情结》获中宣部文艺局、人民日报文艺部征文奖；报告文学《奉献心中的太阳》获第五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长诗《中国的笑容》为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现在杜儿坪矿宣传部工作。



生活歌唱（组诗）

□ 张 杰

无法感谢的美丽

你淡雅如莲的柔情
 在一个清澈而透明的早晨
 激动一池碧波
 我说不出
 那是怎样的一种美好啊
 犹如桃花倒映南江的河岸
 引得千丝万缕的情由
 在心头
 纠缠不清

纵然有一万个虔诚的理由
 可是
 水样纯情的深处
 仍然流露着忧愁
 即使有云朵般的浪漫
 清秀的水乡妹子
 我还是 真的
 无法挽留啊

博 爱

是谁 在浓溢着香气的季节
 跨越我年轻的后院

在阳光撒满遍地金子的中午
 把我爱情的青果打落一地
 迫使一种入骨的疼痛
 在一棵树的周身
 上下游动
 月光倚窗的夜晚
 我不敢相信
 这些细腻却致命的伤口
 竟和一个异乡的女孩有关
 晚风放下一往的温柔
 蟋蟀在暗处轻轻哭泣
 对于这种理性的天真
 我不想抱怨那个孤独的女孩
 在苦难的生命中
 我一直深信
 超越太阳的是夜晚
 超越夜晚的是宽厚与真诚

月 亮

其实 我
 无法感谢你一夜深情
 你总是如期而来
 把一篮子美好的故事
 撒落在被露水打湿的花丛里

小河边 有羞涩的目光
 被溪水猜透了悄悄的心事
 于是 一路滔滔不绝

刚踏上弯弯的小桥
 河里便映一勾弯弯的月亮
 一股浓浓的乡愁
 被晚风打翻一地
 故乡的老杏园
 浓香的小麦地
 有我一首唱熟的月亮歌
 曾和着五月的雨水
 打湿一扇小木窗
 月亮 还是弯弯
 乡愁 总是绵绵
 真想走进你的思想

在你最亮丽的夜晚
 踏着柔软的风
 去感悟一种真实的空灵
 在月亮歌里
 接近飘着香气的花园
 和已爬上墙头的青藤
 更多的 我只能远远望
 你轻盈好看的影子

轻轻划过静静的水面
悄悄越过有梦的村庄
月亮走
我不走

想象江南

踏舟破水
绕过名家笔下的水墨山石
透过薄薄雾纱
在一首江南民歌里划行
板桥遗忘的青竹林
有别致的水乡小木楼
秀女闺房的碎花窗帘布
被一阵风弄得羞羞答答
几只好看的百灵鸟
农妇般说三道四

稻田里高挽裤腿的水妹
时起时伏插秧的姿势
那么轻盈 那么认真 那么动人

像在插种女孩家荷包里的心事
日头当中
插秧人在田埂上找到回家的路
水妹摘下漂亮斗笠 甜甜笑着
随意拭擦额头的汗水时
定格成一幅美丽的水乡油画

夕阳终于涂红了山岗
乡间小道上
我看见小牧童横跨牛背
手把心爱的竹笛
吹起了悠扬的曲子
吹得塘边一群水鸟盘旋不定
吹得一片茅舍之上炊烟袅袅
吹得有歌有舞的大江南哟
醉沉在一首诗里

遭遇爱情

遭遇爱情 那年
都还年轻

面对突然降临的幸福
却不懂得怎样经营
在那个美丽如画的秋天
我们在金色小树林里
编织着金色的梦
我们亲眼看见
每一片飘落的树叶
都是秋天写给大地的情书
我们总是被眼前的爱情
感动
我们就坐在一处小山坡上
披着月光数星星
数来数去竟把对方数丢了
她把凄美的初恋化作泪水
洒在秋天
我却把那份美丽的忧伤
永远留在了心中

(作者单位：西山晋兴生活公司)

故乡之春 (外一首)

□ 马明明

我想来想去
总有什么悄然来临
曼妙而且轻盈
让我用意外的章节描述

屯兰河在视觉中往返
让我开着花做着梦
布谷鸟还像从前一样鸣叫
桃花在轮回的梦中颤动

那缓缓消融的河水
带着早春的斜晖
挂在春天的前庭美妙沉静
凝望过往及以后所有
故乡又一次发出光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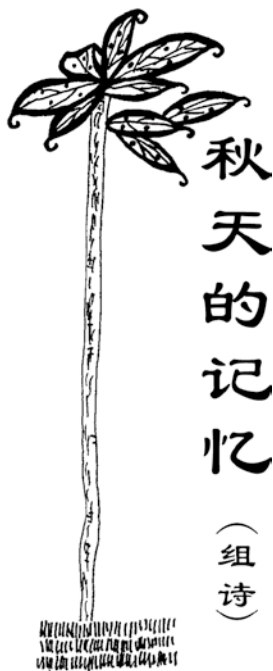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睡足了
就坐在家门口的石头上
晒着太阳 一杆旱烟袋
点燃一生熟悉的往事
在灵魂深处渐渐弥漫扩散

听着远处的孩子们喧闹声
他听的那样忘情 直到再也听不见
现在他或许知道自己不中用了
脸旁的皱纹 慢慢地舒展
靠近我那儿时的笑声

光阴不长也不短
他的棱角已被岁月磨平
常把移动的事物看成幻影
唯有我的到来他还是一阵兴奋
甚至感到一丝异样的幸福
足够我回味一生





秋天的记忆

(组诗)

□王起

家乡的泥土

在异地生活
我常常怀恋家乡的泥土
那黄的使人目眩的土上
至今仍站着我的亲人

生于斯长于斯
他们的希望和
归宿就在脚下
土、这些万物之本
养活他们又掩埋他们
如此厚重的恩典
有谁不曾享用

他们把家建在土上
把碑立在土上
世代代享受
犁铧折射的阳光
和雁翅滴落的雨露

攥一把泥土
紧紧贴在胸口
指缝间那渐渐渗出的湿润
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平常的石头

常年居住山里

和我们相处已久的
莫过于最平常的石头了

父亲把石头背回家
凿成一些简单的用具
瞧着那些形态逼真的石凳石桌
我们这些爱写诗的孩子
便不再迷恋那十指宽的窗台了
父亲把石头下到地里
诚实的基础
使我们的家牢牢地扎进
大山的深处

水打石桥经过
捶衣的石板日渐消瘦
两鬓斑白的母亲
那块陈年的老石
洗去您的多少容颜

锄者

锄地累了
你在田埂上随便一蹲
无论一个什么样的姿势
看起来都很惬意

锄立在地头
闪光的锄头向你昭示
一个简单的哲理
此时你无声无息躺下
目光深入天空
耳边不停地响着锄地的声音

其间有风
禾苗们情不自禁地舞蹈起来
左右摇摆的叶子
有意无意地摩挲着你的脚髁
似痒非痒的感觉
令你的心很舒坦

再次握紧锄杆
正是日头毒烈的时候
冒着白烟的地平线上
一张浸满汗水的弓
缓缓移动

最后的谷穗

只一个上午的功夫
偌大的一片谷子
像死尸一样躺在田上

面对最后的一只谷穗
我明晃晃的的镰刀
在空中迟迟不肯落下

时值深秋
天高气爽
在收割的季节里
四面八方皆是镰刀挥舞的影子
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
善良的谷子
根本无法抗拒
望着纷纷倒下的它们
令我想起从前的战争年代

现在我重新打量
这支在风中倾斜的谷穗
那与我何等相似的肤色
让我生出许多的怜悯
对谷子的感情
在我许多次的收割中
还是第一次
从爱惜镰刀到憎恨镰刀
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就像谷子从生长到成熟一样

可是节令不饶人
明年的这个时节
那把迟钝的镰刀
还得重新磨好

右玉行

细雨濛濛之中
视线掠过一个个
低缓的丘陵
寂静的旷野
胡杨、红柳、沙枣
在诉说着什么

远方，悠闲的羊群
时隐时现
黄牛的鼻息
不停地触及
青翠的苜蓿
蜿蜒洁净的乡间油路
伸向一个又一个
不知名儿的古堡

时值正午
胡麻伴着油麦的清香
撩拨着匆匆过客的欲望

羊排的脂香
沿着漫无目的而
疯长的青藤
爬出篱笆墙头
烫热的烈酒斟满喜悦
为谁接风洗尘

曾经的荒芜与悲凉
已被绿色重重覆盖
烽火台上
早已散尽的硝烟
一群孩童正在
放飞明亮的鸽哨

浑 河

浑河不浑
在四季的深处
一直清纯地流淌

穿过无数的村庄和草滩
我童年的故事
在连环套一样的涟漪中
逐渐展开

没有帆影

没有船歌
星光点点的时候
我旧日的情人
正在把一枚一枚
的卵石
抛向河心
溅起一串串忧伤
的水花

源于何处
流向何方
浑河，地图上
根本找不到
你的名字
你瘦小的简直
是我梦中淌下的
一串眼泪

油菜花

只有我才能激动地
叫出你那满含
露珠和阳光的名字
油菜花、油菜花
这些漂浮在雁门关以北
桑干河两岸的

大片大片的
淡黄淡黄的云朵

像渴盼的游子
从一封封温馨的家信中
我细细捕捉你的每一点消息
油菜花、油菜花
在七月的时候
你要染遍家乡的天空

接受你的暗示
和季节的启迪
油菜花，我从遥远的城市
开始出发
列车穿过一个又一个
熟悉的站名
我躺在淳朴的乡音中间
倾听那些关于你的话题

近了，我的雁北
近了，我的油菜花
一朵一朵一片一片
已开遍我的视野

(作者单位：白家庄矿)

新生的中国，呼喊着一个誓言：
“为人民服务”，
召唤了几千万舍生忘死的共产党员。
王进喜的身躯变成了高耸的石油井架，
国家主席的心和掏粪工人的心紧紧相连……
人人素不相识，
一声同志、一张笑脸；
革命工作分工不同，
你我没有高低贵贱。
啊，“为人民服务”，
金光闪闪的大字定格在历史瞬间。
一代伟人的渴望，
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

开放的中国，坚守着一个誓言：
“为人民服务”，
引领着几千万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
任长霞的双手放飞了广场上吉祥的白鸽，
孔繁森的足迹化作了雪域高原圣洁的

为 人 民 服 务 (外一首)

□ 申德华

白莲……
人人似曾相识，
一声朋友、一句暖言；
祖国建设志趣相同，
你我都有爱的奉献。
啊，“为人民服务”，
金光闪闪的大字定格在历史瞬间。
一代伟人的理想，
共产党人光辉的实践。

啊，座谈会

70年前的延安开了座谈会，
语言朴实，掏心掏肺，
国土沦丧，民族危难，
你敏锐的思想放射出先哲的光辉。
不要花前月下的缠绵，
不要小资情调的暧昧；

和人民同呼吸，
为民族的解放高歌树碑。
啊，座谈会
引领了文艺的新方向，
让那个时代更纯粹。

70年后的北京开了座谈会，
入情入理，暖人心扉，
反腐纠风，力挽狂澜，
你美丽的梦想绽放了纯洁的花蕊。
不要浑浑噩噩的低俗，
不要纸醉金迷的陶醉；
和人民共命运，
为百姓的幸福呐喊助威。
啊，座谈会！
引领了文艺的新方向，
让这个时代更明媚。

诗词四首

□ 白存环
国家公祭日

安魂曲缓寄哀思，铸鼎盘铭国耻题。
慰妇悲催勾往事，石城凄惨忆当时。
神州崛起亡灵慰，天下太平先辈期。
信口胡言频抵赖，昭昭铁证岂怀疑。

小令三首

[中吕·喜春来] 迎新春

醒狮怒啸宣王气，战马驰驱动地诗。复兴华夏梦痴痴。新岁喜，咏雪赏琼枝。

[中吕·喜春来] 迎新春

危机寒市随冬去，好运丰年伴雪驰。红梅报喜傲霜开。新常态，发力莫徘徊。

[中吕·喜春来] 迎新春

中枢妙手蓝图画，万众齐心砖瓦加。拍蝇打虎五洲夸。习大大，引领大中华。

诗词五首

□ 王建增
[仿山坡羊] 说贪官

衣冠巍岸，口号激叹。也曾业绩光灿烂。贪病患，无忌惮。暗地里搜刮钱亿万。东窗事发犯了案。瞧，猢猻散。运，已到限。

[越调·天净沙] 贺工人散曲社成立

曲坛曲社新芽，矿工矿嫂诗家，韵律通俗典雅。秋冬春夏，工人妙笔生花。

[双调·落梅风] 回山村

蝶飞去，野鸟啼，轻风拂人山花丽。雨洒青山如洗，山间公路通天际。

战矿灾

开采山中煤宝藏，自然灾害谨于防。
遵章只把安全保，五大矿难至此降。

矿工情

进矿早成美满家，举眉齐案不容夸。
尊亲辅幼增天理，各显其能展爱华。

散曲二首

□ 郭世民

[正宫·端正好] 官地矿早春

暖风吹，春光媚；香飘十里，满目芳菲；矿工巧手种花卉，蝴蝶成双对。

[南吕·四块玉] 晨练

官地山，天然美，晨练天天迎朝晖；做操舞剑排成队；风轻吹，招手挥，欢乐归。

词一首

□ 张素琴

[越调·天净沙] 贺晋阳工人散曲社成立

工人散曲奇葩，矿山美景红花。妙笔追求典雅，名传华夏，大家呵护新芽。

诗四首

□ 雷忠友

五绝·戏作三章

一

晨走三千步，翩翩起舞曲。
归来进早市，早点变着吃。

二

上午书室坐，诗文细品琢。
日中睡早醒，放手台球搏。

三

傍晚聚厅前，荧屏赏大千。
娱中多教益，逗我笑开颜。

七绝·打台球

人过七十今不稀，台球桌上滚翻急。
输赢败胜是其次，健脑强身达目的。

相 亲

□高松如

真想不到，刘姐居然真的给我打来了电话，约我这个礼拜六到她家去相亲。刘姐是我同事周老师的表姐，那一天，她来学校找周老师时我在场。周老师介绍了我后，说我各方面都很优秀，就是因为一时拿不出大笔的彩礼钱而迟迟没有找到对象。想不到这个刘姐是个热心肠，立马就大包大揽地说：“我一定给你说一个不要彩礼的好闺女！”

只要是咱能看上的人，别说是不要彩礼，就是少要彩礼的人家也很难遇上。所以，我一直以为刘姐的这句话只是个玩笑话。说实话，真要是跟我不要彩礼的人家，估计各个方面都不咋地，咱还不一定能看得上。刘姐在电话里说人家只有一个闺女，除了是个农民外各方面都不错。而且肯定女方家不会狮子大开口，让我无论如何都要去一趟。

俺爸是西山矿务局白家庄矿的工人，在我上小学时他就出了工伤。虽然说每月俺爸有固定工资，俺妈还有陪侍费，可是，比起正常上班挣的工资可就差远了。任何一个家庭的日常开销是不能不

花的，我长大后上高中、上大学肯定要花钱；后来矿上搞棚户区改造，小平房换成了楼房肯定也要用一笔钱，而且，这笔钱还不得不花。如果换作咱是个女的，男方连个楼房都没有，那就连考虑都不考虑。可怜我的爸爸，他一直盼望的儿媳妇还没见上就走了。这样一来虽说是妈妈解脱了，可是家里的收入也立马减少了。可现在的女方，张嘴就要十万八万的。当然也有不少人给我介绍对象，可一听到我的家庭情况，便委婉地把话题转移开了。

我大学毕业后，不敢去考研究生，赶紧回西山教书挣钱。西山的中小学归了地方后，区教委调一个女教师去D乡中学，可那个女教师嫌离家远，顾不上家，无奈之下便找我替她。我想咱是个男的，早走晚回不算回事情，便替她去了D乡中学。妈妈也赞成我这样做，都在一道沟里住的，能帮就帮一把吧！

这下离家远了，妈妈要我买一辆电动车。可我说娶老婆是要花大钱的，现在能省一块就是一块。

就这样，我每天骑着家里半旧的自行车上下班。冬天要是下雪，我只好更早起来去挤公交车。可怜的妈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要找个临时干的挣钱去。可是妈妈年龄大了，工资多的工作她干不了，工资少的又不合算。在我的劝说下，为了养好身体照顾将来的孙子，她还是呆在了家里。我一直认为，爸爸是为了挣钱养家而受了伤，妈妈是为了照顾负了伤的爸爸而操尽了心费尽了力。现在的我正当年富力强，男子汉理应挑起家庭的重担。哎！咱连个老婆也找不下，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

周老师为了这次相亲，在礼拜五那天还和我商议了好长时间。周老师认为对方虽然是个农民，可在村里还当着会计，也算是个上班族吧！周老师还听说市政府很有可能在她们村搞开发，所以女方很有可能不会要太多的彩礼。再说对方还是个高中生，和我会有共同语言的……最后，俺们两个认定这次相亲值得跑一趟。为了这次相亲能成功，周老师还把自己的电动车借给我，他骑我的自行车回家。我觉得这样不好，可周老师说：“这第一印象特别重要。成了后你就赶紧买个电动车。她说她们村不通公交车，你要是步行去不好，骑个旧自行车去也不好，要是打个出租车去更不好！咱们这类人养不起私家车，所以，你最好是骑个电动车去。”

周老师以过来人的身份这么说，我也只好从命了。就这样，我骑着周老师的电动车踏上了相亲的征途。依照周老师告我的路线，拐上了乡间公路。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往前走。我赶到跟前时，才看清是位跟俺妈年纪差不多的大娘，她推着自行车正走得满头大汗。

我习惯地停下电动车问道：“大娘，你这是怎么了？”

大娘边擦着脸上的汗边说：“后生，我就是前面村里的，因为锅舍有急事，就从娘家往回赶，谁知道在半道上自行车的链条断了，我只好推着走，真想不到这推着自行车走不光是不如空人快，还真累！”

我知道在晋中方言里，“锅舍”是家里或是屋里的意思。而我这几年为了省钱，自行车坏了一直是自己动手修。所以我知道，没有专业工具这个自

行车链条是接不上的。我看见她的自行车后座上拴有绳子，而前面的村子也正是我前进的方向，我就说：“大娘，我拉上你走吧！”

大娘摇头说：“这个自行车是借来的，闹丢了就不好说了。”

看来，这位大娘是误会我的意思了。因为在晋中方言里，我刚才说的话也可以理解成她座在电动车的后座上，由我带上她走。我就赶紧说：“大娘，也许是我的话说得不太清楚，你看你的自行车上有绳子，如果一头拴在我的电动车上，另一头拴在你的自行车上，我不就能拉上你的自行车走了吗？如果你家里有修自行车工具的话，我还可以把断了的链条给你接上。”

大娘抬手一拍自己的脑袋说：“我真笨！还是你们年青人脑筋活套。”

就这样，我拉上她进了村，一直去了她家。我是准备给大娘接自行车链条的就跟着进了她家的院子，我停下了电动车，这时屋里走出来一位挺漂亮的年轻闺女。她说：“妈，你这是怎么了？”

我只看了人家一眼就不敢再看了，因为她太漂亮了！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我也不是登徒子。这女的长得再好看也跟我扯不上半点关系，我要是看得多了会被人家骂的。大娘说：“我在半道上自行车坏了，幸亏这个后生想办法才把我带了回来。你快去你大爷家拿工具去！这个后生还会修自行车呢！”

我解下了绳子又盘在了大娘自行车的后座上，那闺女已经很快地搬进来个小木箱。我打开一看，里面修车的工具一应俱全，我也就很快给她接上了链条。我说：“大娘，你先试一下！”

大娘马上骑上自行车在门口的大道上转了一圈，完了直夸我手艺好。接着赶紧让她闺女给我揣来了洗脸水，她闺女还主动给我倒了碗开水，还说：“同志，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我说：“这不过是举手之劳，不用谢。”

大娘说：“后生，你不是俺们村的，你要到哪儿去？”

我回答说：“我要去小于庄。”

那闺女抢着说：“这里就是小于庄呀！”

大娘又问：“你要去俺们村谁家？”

我当然是实话实说：“我要去刘姐家。”

那闺女的嘴以上就成了O形，大娘脸上的笑容也凝住了。大娘朝闺女摆了摆手又问：“哪个刘姐，她男人叫啥？你去她家干啥？”

我还是实话实说：“她男人叫啥我不知道，她的表弟跟我是同事，都在D乡中学教书。她说给我介绍了个对象，让我今天来她家相亲。这个村我还是第一次来，大娘能告诉我她家住哪儿吗？”

那闺女马上就说：“妈，这不是……”

大娘立刻摆手制止了她，还说“她家跟俺家只隔一条街，不远。你不要急，先喝上一口水再过去。”

确实我也喝了，可碗里的水有点烫，只好慢慢地喝。这时，我才有时间和条件来仔细端详眼前的这位闺女。想不到她长得竟然是瓜子脸、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樱桃小嘴，活脱脱一个标准的中国古典式美女！偶然间，我发现那闺女的眼睛老盯着我。因为我的眼睛一看她，她就马上把目光转向别处。我心中就想：“刘姐给我介绍的那一位能像她这样好看可就太好了！”

喝完了水，我就起身告辞。母女俩一起送我出了街门，并告了我刘姐家的方位。大娘还说：“后生，祝你相亲成功！”

我挥了挥手作别，发现那闺女的脸上竟然泛起一抹红晕。当时我也没有多想，觉得还是先去刘姐家见我相亲的对象要紧。

到了刘姐家，女方还没有到。刘姐说：“人家这闺女可好看了，不光是个高中生，还是俺们村的一枝花！可惜她老子早早牺牲，是户烈属，家里缺少男丁。”

我的脑海里马上就浮现出刚刚见过的瓜子脸、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樱桃小嘴。不由地心中暗想，我相亲的对像是村花，难道这小于庄还有比那闺女更好看的吗？

刘姐接着又说：“一看那闺女，好多人家都抢着要，可一听说要招上门，立马就都打了退堂鼓。当然了，人家要是看不上的，就是你答应了倒插门，人家也不应承。可于老师你和她家是一个姓，

也就不存在招不招的问题，反正生下的孩子是姓于。你的优势是个知识分子，还有正式工作，人也长得周正。所以，我给你们两家拉了拉线。还有，你要是一分钱也不花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她家绝对不会向你耍得太多。”

我问：“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她家说过这样的话？”

刘姐说：“俺们村马上就要开发，光征地款每家都会分不少。只要是人家看上了你这个人，细节肯定都好商议。于老师，你不会没信心吧？”

其实刘姐说的这几个问题，我和周老师都已经探讨过了。除了钱的问题外，其他方面我都有绝对的信心。因为给我说过的几个对象，都是因为钱的事情而不欢而散。可我怎么也没想到她家是烈属，就问：“咱们国家好多年没打仗了，她老子是怎么回事？”

刘姐说：“我是嫁到这个村的，所以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可她能在村委会当了会计，人们都知道是明显照顾烈属，所以谁也不敢说三道四。我听说她爸牺牲时她还没出生，是她老子在西藏临上前线留下的遗书上说，无论生男生女都希望她妈能把她爸的这一门给顶起来。你们两个要是谈成了，也算是她妈把个大的任务完成了。”

我知道一九六二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主要是十八军打的，可是算年代不对呀？那应该是她爷爷辈的事情呀？刘姐说的其他我都明白，可她老子怎么会牺牲在西藏呢？

我正在思谋着，屋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刘姐说：“来了，快起来迎一迎！你是男的，主动些！”

我急忙起身跟着刘姐迎了出去，想不到来人竟然就是刚刚分开不久的那位闺女。刚才，咱还在心中一直想，自己的对象是她就太好了！今天这也太有戏剧性了吧！怎么会真是这样呢？我的手指着她好一会儿不知说什么才好。

刘姐问：“秀英，你妈没回来？”

秀英红着脸摇摇头，眼睛却盯着我。刘姐回头发现了我的异常，就问：“怎么了，你们认识？”

秀英突然开口说：“我妈早就回来了，她正在

准备午饭呢！她叫我过来叫你们两个人都过俺家吃顿午饭。”

我说：“我和她是刚刚才认识的。你要是不说，我还不知道她叫秀英。”

刘姐问：“秀英，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红着脸的秀英低下了头。刘姐回过头来说：“我问的不对，于老师，还是你来说吧！”

我把今天进村前后的经过说了一遍，刘姐就哈哈大笑。她还说：“天意，天意哪！”

秀英的脸上还是一抹红晕：“俺妈说了，无论大哥你看不看上我，她都希望你们两个人今天去俺家吃饭。”

按照山西的乡俗，女方开口请我吃饭，意思就是看上我了。而我只要上她家去吃饭，意思就是也看上她了。多余的话就不说了，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可我想，这事情进展得太快了吧！难道这世上还真有一见钟情？所以，我迟疑了一会儿没吭声。你说这吃完饭以后什么也谈不成，怎么办？

刘姐当然不笨，她直接就问：“于老师，难道你看不上秀英？”

我赶紧说：“刘姐，我不是那个意思。秀英这么好看，我哪能看不上？这顿饭可不是随便吃的。你看，是不是我和秀英先互相了解一下再说？”

秀英马上就说：“大哥，俺妈说了，今天的这顿饭与相亲无关。”

看来秀英不光人长得好看，脑子也绝顶聪明。她知道我是怕留下什么后遗症，所以赶紧澄清。这样的反应速度也可以了。

刘姐说：“于老师，在一起吃饭也是个互相了解的过程嘛！你个男子汉还害什么羞？这哥都叫上了嘛！走吧！”

刘姐拉着我往外走，秀英红着脸低着头走在前面。我觉得去吃饭不好，可要不去更不好！所以，别无选择的我只好跟上她们走。刘姐在半路上拉住我压低声音说：“秀英她妈年纪轻轻就守了寡，是于家人不忍心才作主劝她改嫁。可是她妈提出来嫁活不嫁死，她说死后还回来和原配合葬。所以，于家人一直把她当自家人看待。”

我一时还无法理解刘姐说的话，可秀英近在咫

尺我也不好细问。我只知道老人们常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所以年轻的秀英她妈改嫁是对的，可以免了许许多是非。

刘姐继续压低声音说：“所以，你和秀英成了后可一定要善待她妈。”

我点了点头，心想，我还能不善待丈母娘吗？

在饭桌上，大娘显得很兴奋。她说：“我看世上真有个月下老人，早早地就把两个人用红线给拴上了。你说这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情？今天我怎么会早早地遇上了女婿！”

我知道这是女方家的正式表态，我正考虑该如何应对，刘姐问道：“于老师，你平常是不是常常学雷锋做好事？”

我说：“咱们都是普通人，谁也会有个难处的时候。只要是力所能及的，当然应该是搭上把手。再说了，咱为人师表，总该给学生们做个样子吧！”

刘姐说：“于老师，你看人家女方已经表态了，你也表个态吧！”

我知道刘姐指的是刚才大娘已经称我“女婿”，可我认为这并不能完全代表秀英。我就说：“这个事情应该是看秀英。”

秀英马上低下头说：“俺妈说行，那就是行！”

刘姐说：“你也是二十多的人了，应该有自己的主意呀？”

想不到秀英竟然抬起了红红的脸说：“哎呀！大哥是个男的都说得那么婉转，我是个女的，还能说得那么直接？”

秀英的这些话已经说得够直白了，也是在将我的军，同时也说明她是一个挺精明的人，并不仅仅有好看的外表。我就赶紧说：“秀英你长的这么好看，我可是真想和你白头到老。说实话，我主要是不敢肯定咱两个在日常生活中能不能说到一块儿。所以，咱们还是先处一处再说肯定的话吧！”

大娘笑了，说：“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好这样。你看俺家就秀英一个，那么多地根本就顾不过来，只要你有空就来我家，跟秀英一起去地里，怎么样？”

我知道大娘是为我和秀英创造接触的机会，心想，这样总比逛钟鼓楼街实用，还不用花钱。我年轻，有的是力气。也就不假思索地说：“行！没问题！不过种地我可是外行。”

秀英竟然直视着我说：“你只要听我指挥就行了，干多干少都无所谓。”

我点了点头。刘姐说：“于老师，俺们村地里恐怕明年就种不成了。市政府已经准备开发这一片，就连俺们村下一步也要整村拆迁。”

我问：“要是整村都拆迁，让村民们一时往哪儿去住？”

大娘马上接话说：“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可这婚姻大事又不能随便拉一个人来。我看你们俩最好是赶紧领了结婚证，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人们也就没有闲话说了。”

刘姐说：“俺们这村里和城区就这一点不一样，没订婚的女的是没脸跟上男的走的。我看领结婚证不用太急，就先订婚吧！有了个名份，你就能常来找秀英了。俺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个村，连祖宗十八代的事情都知道。我想，于老师你明白我的意思。今天回去就赶紧和你妈挑日子订婚！你都看直了眼，你妈肯定也会看上秀英！”

我说：“刘姐，以前要不是我看不上人家，就是人家看不上咱。我还是第一次跟咱看上的，而人家又看上咱的谈论这些，今天真好像是做梦一样。如果有不周到的地方，请大娘和秀英多多原谅！”

刘姐说：“我的理解是你应承了，那我的任务也就算是完成了。”

我说：“不行！到办事儿的那天，绝对离不开你这个大媒！”

大娘兴奋地说：“你们两个都看上眼就好！反正生下的孩子姓于，咱们也就不说什么招不招的，就是那么回事吧？”

刘姐又说：“于老师你也不要多心，俺们村姓于的是一个大家族，按乡俗同宗是不能通婚的。而你是外地的，你跟秀英就是三十代也超过了，按婚姻法是允许的。”

秀英说：“咱们这于姓不是个大姓，而别人又不愿意当招女婿，所以，我的婚事才拖到今天。”

我明白秀英的言外之意，意思是说她不是没人要而嫁不出去！可是，她们家为什么老要注重孩子的姓呢？我就说：“这婚姻讲究的是两情相悦，我就是要跟看上眼的人结婚。”

秀英马上就板起脸说：“我亲自去请你来吃饭，那就是我的态度！”

我刚要作答，刘姐就抢先说：“秀英，你于大哥不是那个意思。于老师，秀英她爸是烈士，是英雄！是俺们于家全族的光荣！为英雄顶门立户，是俺们于家人的责任！”

大娘说：“俺原配临死给我留下了话，一定要把他这一门给顶起来！她老子是烈士，是为国捐躯！我不能不听呀！你们两个既两情相悦，又能把她老子这一门给顶起来，这是个多么好的事情！我觉得秀英能遇上了你，是天意！”

我知道当年二十八军打金门岛时，参战部队都是给家人写了最后一封信就登船离岸。所以我想，这个顶门立户的话，应该是秀英她爸临上前线前写给家里的最后一封信上说的。如果换作是我，肯定最牵挂的就是未知男女的后代，秀英她爸直至牺牲也不知道自己的后代是男是女。可是烈士依然是不计生死，勇猛冲杀，乃真英雄也！能与英雄家庭结亲，当然是一大幸事。

可我的心里还是有疑问，就说：“秀英，你爸是怎么牺牲的呢？在我的印象里，自一九六二年的那场战争后，西南边疆就再没有打过大仗。”

秀英说：“那是十八军撤销后，改由山地旅来防守实际控制线。俺老子当时是班长，年底就可以退伍回家了，可是对方的一个营乘机越过了实际控制线，妄想捞上一把。俺爸在的那个连立马就迎了上去，硬是把一个营的敌军打败。虽然咱们伤亡不大，可打仗总是要死人的。”

我知道十八军是中国百万大裁军时撤销编制的，而当时只出动了一个连，那就肯定是不公开宣传。可这样一来在时间上就对上卯了，秀英是一九八五年出生的。眼看着秀英的眼圈红了，我赶紧说：“英雄呐！他们连都是英雄！”

大娘说：“秀英他爹的战友们回来说，他们那一次反击非常及时，如果等到增援部队到来后再

实施攻击，对付修起工事的敌人，肯定伤亡会更大！”

那一次对方只派一个营过来肯定就是试探。如果不是咱们打了胜仗，对方很可能会得寸进尺，那中国的边界就不会安宁。可我今天来小于庄是相亲来的，不是作时事分析，更怕勾起秀英母女的伤心，急忙转移了话题说：“那就按刘姐说的办，先挑个日子定婚。人家谈恋爱是逛街逛公园，我和秀英一块儿种地也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

我把脸转向秀英，精明的她扭头就问：“妈，你说呢？”

刘姐抢过话头说：“什么都不用说了，你们两个就先定婚，差不多了就赶紧去领结婚证。像你西山的楼房，好歹也是个两室一厅，眼下肯定能住开。”

大娘说：“对！以后万一村里拆迁，你们住到一块儿也就名正言顺了。我这辈子最大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死了也有脸见秀英她爹了。”

吃完了饭，我赶紧起身收拾碗筷。大娘边阻止边说：“今天情况特殊，你和秀英就不用动手了，快去秀英那个锅舍去单独说话吧！”

刘姐笑说：“哥哥妹妹的那些事，你们就单独去说吧！”

秀英红着脸起身离去，我不好意思马上就跑去，细细思量这晋中方言，觉得挺有意思。这“锅舍”两个字真像是古老的象形文字，这有“锅”的“舍”才能叫家呀！刘姐突然推了我一把，说：“快去！再过一会儿，你可就没有那个福气了。”

我梦幻般地出了堂屋的门，看秀英正站在她的屋门口，我飘飘然地跟了进去，心想俺妈要是看到我引回去的秀英，肯定会高兴得跳起来。屋里的陈设我根本就没看，只顾看着美丽的秀英。她问道：“你刚才怎么像喝了酒一样？对了，平常你抽烟喝酒吗？”

我回答说：“烟是不抽，酒有时会喝一点。今天是酒不醉人，而是人自醉。”

秀英松了口气说：“那我就不用担心你发酒疯打我了。今天没见你抽烟，可也没见你喝酒呀？你

有什么话就直说！”

眼看着如此美丽的秀英，心中突然萌发出抱她的冲动。可碍于初次见面，实在是不敢唐突。可心中的那个念想又挥之不去，就小心翼翼地说：“我第一眼看到你时，心想刘姐给我介绍的对像跟你一样好看就太好了！想不到竟然真的是你！所以，我一直像做梦一样，光怕是假的。”

秀英眼珠子一转就轻轻打了我一拳，说：“你可真不是个东西！不要说是第一次见面，就算是以后，只要我大喊一声，俺大爷和三叔家的人就会闯进来！”

她虽然在骂我，可脸上一直有笑意，说明并没有真恼我。可是细细思量她的话，觉得她已经看穿了我的用意，而且还有另一层含意。我就说：“怪不得你妈不担心现在的你，光担心拆迁后的你。”

秀英说：“在村里住有俺一大家子的人罩着，可拆迁后无论跟谁住也不是个好办法。要是单独租一套房子，那就更说不清了。作为一个大姑娘真不好！”

她说的这个事情我理解，可新的疑问又涌上心头，我就问：“那你的爷爷奶奶呢？像今天这种场合，他们应该在呀？”

秀英的眼圈马上就红了，说：“因为俺爹的牺牲对爷爷打击太大，他的身体就一年不如一年，在我小学毕业升初中的那一年他老人家就走了。奶奶虽然长寿，可前两天刚过了百天。这个院子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俺妈才对我的婚事急心上火的。像咱们这个年龄段，对你们上班族来说正是婚姻的黄金时期。可在农村，你应该知道，我就不说了。”

要结儿女亲家，当然要问的多一些，心中所有的疑问都必须得到答案。可秀英还是个大闺女，有些话当然不宜由她来说。我就说：“对不起！这个问题我不该问。可是，今天我过来相亲，你妈为啥会不在家里呢？”

秀英马上变得一脸严肃，说：“不管咱两个以后会怎样，有关俺家的隐私，光你知道就行了。”

我点了点头，她就又说：“俺爹牺牲时我还没出生，那时俺妈比我现在的年令还小，所以，叔伯和舅舅都支持她改嫁。有些细节不是我这个当小

人的该去问的，我记得是我上了学后由爷爷奶奶照看，俺妈才又跟了个人。我知道的是爷爷奶奶以及大伯和三叔什么条件也没提，是俺妈自己提出俺爹是她的原配，是英雄！不能让英雄孤零零的，说她死后还要回来陪俺爹。所以，她老人家的户口一直还在俺们村。”

这时候的我才完全明白了刘姐所说的“嫁活不嫁死”的本意，原来大娘今天急急往回赶的原因也在此。我就又问：“这么说来，你妈现在是两头跑？”

秀英点点头说：“俺妈既要顾这头的我，又要顾那一头的一大家，真的是太辛苦了！”

我说：“这样一来，她老人家在那一家会不会受制？”

秀英微微一笑说：“谢谢你对俺妈的关心。俺妈又找的那一家也是个二婚，前妻留下了个跟我差不多大的闺女，你也知道中国社会历来是母凭子贵，俺妈过去后又生了个弟弟，我想她老人家不会受制。再说了，那一家就在我姥姥家村，俺舅舅在村委会还担个职务，谅他也不敢！”

秀英的出言吐语处处显现出她的精明，看来她不光是人长得好看，脑筋也不错。虽然她人是个农民，可素质绝不是我想像中的农村妇女。主意已定，这辈子就是她了！再说了，光为了我的母亲，也应该把秀英引回去。我就说：“我问完了，该你提问了。”

想不到秀英扬起头来说：“我什么也不问，反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罢了。”

这我就纳闷了，老人们常说，又不是结儿女亲家，问那么多干啥？可是话要反过来说，就因为要结儿女亲家，所以要问的多一些。难道说她对我什么都了解了？还是她另有想法？

我正思谋着，秀英抬起手来指着我说：“不要用那种眼光看我！我知道你心里想啥！本来我是有一肚子的疑问，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俺妈才急急地往回赶，见见你本人，替我把把关。你修完自行车后，我和俺妈就知道你是谁了。俺妈分析说，你对不认识的人还那么热心，对自己的婆姨肯定也错不了！原来准备跟你先见上一面再说，今天

是俺妈突然改变主意，让我叫你过来吃饭。”

原来如此，我问：“如果我不过来，你又怎么办？”

秀英又扬起头说：“俺妈说了，既然你知道俺家是农民还来村里，她老人家就不信你会看不上我！”

她这话说得虽然挺自信，可也是实情。像秀英这么精明、好看的女子还看不上，那我就是真的有病了。我说：“既然你没啥问的，要不，咱们过去吧！”

说着，我起身伸手想要揽她。秀英摆摆手说：“不要！你就是没话说也多待一会儿，俺妈会很高兴。”

我脱口而出：“难道告她说咱两个都愿意，她还会不高兴？”

秀英用手指点着我说：“亏你还是个知识分子，还为人师表，那些话是不用明说的。咱两个说话的时间长，说明说到一块了。如果要是几句话就完了，说明是谈不拢。不对？你小子是在套我的话，真不是个东西！你什么都知道！”

我赶紧说：“姑奶奶，我可是真不知道你们的乡俗，你就饶了小生吧！”

秀英生起气来也挺好看，也让我看到了她的另一面。她还是沉着脸说：“是于老师放小女子一马吧！你那个鬼心思我还不知道？想抱我还不直接说，还绕了个大弯。”

看来，她的脑筋就是好，确实是看穿了我的心思。说实话，是我太喜欢她了，所以才有些失态。如果她要是不愿意，我还是撤退为妙。不料，我刚刚挪动脚步，秀英就说：“你要是敢惹俺妈不高兴，我就真不跟你了！”

我赶紧半开玩笑地说：“好我的姑奶奶，你把小生吓坏了。”

秀英问：“你给我说实话，是不是看上了我才那样说？”

我不敢说，只是点了点头。秀英说：“男人想女人很正常，可是决不能乱来。我理解你是真的看上我了，才跟你说了这么多。可你今天真要是抱了我，以后你就抱不上了！”

我紧张地瞪着她，脑子里飞快地思谋她话的含意。她拍了拍我的肩说：“放心，我迟早是你的人。可你也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刚一见面就被你抱住，羞也羞死人了。”

这是正常反映，我松了口气。说：“你也快把我吓死了。”

秀英挥挥手说：“咱们还是说正事吧！你跟谁也不要说什么招不招的，只说是正常的你婚我嫁。就是回去跟你妈也这样说！”

老人们常说小子无能随妻改姓。所以，我知道她是怕别人小看我。说起婚嫁，我突然想到钱的问题。急忙说：“坏了！最重要的还没有商议！”

秀英瞪眼了，问：“今天还能有什么事情比咱们的这个事情还重要？”

我说：“我可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个钱的问题还是早一点说定的比较好！”

秀英点了点头，接着就问：“那你跟我说实话，你手里到底有多少钱？”

我说：“只有三万，你要是嫌少的话，找别人错个两万还是有把握的。”

秀英挥挥手说：“不要借钱！我估计三万也够当天的开销了，其他细节到时候再说。”

我突然感到事情进展得太快了，这刚见面就谈婚论嫁？可是话赶话地事已至此，思谋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说清楚比较好。我赶紧又说：“你想，咱们结婚以后会有孩子。照咱两个的条件和将来的国家政策，是允许生二胎的。我想到时候你肯定也要生个二胎。”

秀英红着脸点了点头，说：“只要你不说难听的话，我一定洗耳恭听。”

我接着说：“咱们要是生两个女孩还好说，到时候谁家看上就嫁到谁家去。可要是生下两个男孩呢？咱们还得给人家准备两套楼房，到时候怎么办？你要是跟我离了婚，咱岂不是妻离子散，人财两空？”

秀英突然抬手指着我：“不准你说不吉利的话！我既然决定跟你，就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你算计的也对，也不对！我是会计，当然比

你会算计。咱们就是生下两个小子也不怕！照样能给你顶门立户！一旦俺们村拆迁，我这个院子至少会给两套楼房，甚至可能会给三套。我说，你还发愁给你的儿子取媳妇吗？”

我说：“可是，这院子是你家的呀？”

秀英抬手打了一下我的肩，说：“我这个大活人都是你的，我的东西是谁的？”

我无语，她的这句话我无法反驳。秀英轻轻地说：“你也不要多想，俺爷爷和奶奶把这处院子留给了我，就是让我给俺老子顶门立户！说实话，我还真想生两个小子，这样对婆家和娘家都能交待了。”

看来，今天我不是来相亲，而是拣了个大金元宝。我说：“我遇上七仙女了。”

秀英绷起脸说：“这是山西太原，不是湖北孝感！你不是董永，我也只是个普通的农家女！”

秀英说得对，只要是有了楼房，其他的就不在话下了。光凭我和她的工资，日常消费是足足有余的。将来俺两个的家庭生活，决不会比别人次！所以，我说：“咱们很快也能达到小康。”

秀英说：“好生活是俺老子用命换来的，不是七仙女从天上带下来的。”

我赶紧说：“姑奶奶，我也只是个比喻。再说了，七仙女也没有你好看。我当然知道咱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烈士用生命换来的，咱们活着的人决不能让烈士流血又流泪。”

秀英低下了头，流了几滴眼泪。我说：“不要难过了，先说咱们的事情吧！”

秀英突然反起头来，擦了擦脸上的眼泪，说：“我也有个大事忘了跟你说了。你是学数学专业的，快教我学高等数学吧！”

我奇了怪了，问：“你为啥要学那个？”

秀英嘟起小嘴说：“我当会计当然要有会计的资格证。咱只有高中学历，大学的数学又没学过，会计证还算是有了。可那个要考上注册会计师证就太难了，我考了两次都没考上。”

我知道，现在好多资格证都是全国统一考试，而且还很难考。像会计、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当然也是全国统考。我还在西山上班时就听说，全矿务

局只有一个人有注册会计师证，也许现在能多出几个人。不用问人，我猜也能猜到，当会计的必须精通数学。我就说：“会计专业我不懂，但数学方面我可以帮你，回去后我先给你找本书吧！”

秀英说：“我要当会计必须精通数学，可我没有学过大学数学，明天是礼拜天，你过来给我讲吧！”

转面一想，真要跟她继续下去，必须得买一辆电动车。所以，明天应该是先去买辆电动车！我正要开口，忽然想到现在骑的这辆电动车不是借人家周老师的，这话又该怎么跟她说呢？

不料才沉默了一小会儿，秀英就开了口。她说：“明白了，今天你骑的这辆电动车是别人的。”

我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

秀英说：“一开始我只是猜测，刚刚只不过是证明了我的猜测是对的。你也不要瞪眼，探案小说看的多了，就应该想到！试想一下，如果你这几年每天都骑电动车上下班，你还能那么熟练地修自行车？你不要怕！这个话我可没跟俺妈说，外人就更不会了。”

我挺直了身子说：“俺们家是不咋地，我也从来没问过俺妈手里有没有钱。我手头的这三万块钱，是我上班后攒下来的！”

秀英笑着说：“你能这么节俭过日子，正是我心目中的那种男人。什么都不用说了，明天你早点过来给我讲函数。吃了午饭后，咱们相跟着去买电动车。”

我说：“明天我早过不来，还得等银行九点开门后取钱。”

秀英问：“那你手头到底有多少现金？”

我说：“只有五、六百块。”

秀英说：“我这儿有两千多，够明天买电动车了。”

我轻轻地问：“你就不怕别人说你？”

秀英瞪起眼说：“你的钱也是我的！我还相信你妈不会把私房钱给了别人，她肯定会留给自己的孙子！”

我以前相亲，都是说上几句话就散了。真想

不到今天和秀英说了这么长时间，还说了这么多的话。我就问：“今天是怎么了？我是不是在做梦？”

秀英反问：“是不是我说错了话？”

我说：“今天这事发展得太快了，使我感到有点不太真实。”

秀英翻了翻眼说：“你要是不愿意，明天不过来就行了。”

我说：“明天就是下刀子，我也要来！”

秀英开心地笑了。我思谋，她今天说了这么多，固然可以理解为她已经铁了心要跟我。可是，我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无论怎么说，我和秀英的话题大都太前卫了。我回想了一下今天见到秀英母女的过程，我感到她们两个都是很正常的人。算了，不想了！反正事已至此，先和秀英处一处再说吧！

我和秀英回到了堂屋，想不到刘姐没走，一直陪着大娘说话。我告别时，她们一直送我到街门口。我说：“谢谢刘姐让我认识了秀英。”

刘姐笑着说：“这应该感谢你自己。”

我愣了，说：“秀英是你给我介绍的，你是大媒呀？”

刘姐拍拍秀英的肩说：“要不是你学雷锋帮了她妈，人家今天还不一定跟你谈婚论嫁呢！”

想不到情况原来是这样，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看来，回去后真的要跟妈妈商议挑日子订婚了，像秀英这么好的一个闺女，我也决不轻言放弃。

（作者为铁路公司退休职工）





远逝的山菊花

□ 马文秀

这是一封不知名的来信，不经意间打开却让我五雷轰顶如坠深渊。天啊！怎么会是这样？看着信我突然一阵眩晕，感觉整个办公室和办公桌上的东西全部向前面倾斜，我本能地抓住办公桌一角，身体向后倾再向后倾，我害怕自己稀里哗啦地摔倒在前面。不肖几分钟我的前胸后背额头都沁出了细细的汗珠，我的大脑像一个塞满了物品的仓库堆积如山杂乱无章，冥冥之中我记忆起了几年前的那件事，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罪过呀！我的大脑短路了，人变得懵懵懂懂迷迷糊糊。结果呢，身为办公室秘书的我，居然把矿长第二天上午让我通知的会议忘得一干二净，第二天，早晨八点半，矿长到会议室发现一个人也没有，一问才知道会议根本就没有通知。这或许是一个重要的会议，气得矿长勃然大怒，当着众人的面就把我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不想干，滚蛋！

矿长的会还是开了，时间改成九点半。散会后主任找到我：小柳，咋回事？主任是一个五十出头的老者，头微微有些谢顶亮亮的，平时挺器重我的。我低着头：主任，我给办公室丢脸了。我不是问你这个，这两天我就看你心事重重情绪低落，遇

到啥难事了？该怎么说呢，怎么才能说清楚呢？我低着头半晌没说话。是啊，我有心结，解不开的心结，好几年了，我不知道该怎样跟主任说，我压根就不想跟任何人提及此事。

A

五年前，准确地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结束了十年动乱，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浪潮汹涌澎湃的推动下，煤炭部计划在全国煤炭系统开展评选首批现代化矿井活动，以推动和促进全国煤矿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局党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推荐我们东风矿参加评选，并要求抓紧准备事迹材料上报煤炭部。矿党委自然非常重视，组织了以党委副书记为首的写作班子，执笔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柳青的身上，谁让咱是矿上的一支“笔杆子”呢。事关重大，听说要是被评上了现代化矿井，全矿职工每人将提升一级工资，哇！那可是七八块呀，要知道那个年头十几年不涨一级工资，我大学本科毕业每月工资四十五块，隔了几年转正才五十六块钱，

真是，刘罗锅上山——（钱）前紧啊！

我深感责任千斤重担，不敢有丝毫懈怠。收集资料，开座谈会，确立主题，确定提纲，一头扎到办公室里，几个昼夜连续奋战脸都写绿了，材料终于起草完毕，经写作班子集体润色修改，上报矿党委和局里审阅通过，报送煤炭部。当然，这个任务又光荣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其实，到煤炭部报送材料，我已经去过好多次了。刚开始煤炭部在东长安街，王府井街口对面，离北京火车站很近，后来被调整到和平里，就在地坛公园附近。轻车熟路报上材料，承办人员让三天后再来。

以往材料上报后，我会抽空到北京的各个著名景点看看，反正一个人没事，北京的景点非常多，八达岭、颐和园、天安门、故宫、天坛、紫竹院、东陵地下宫殿、北海、地坛等等。后来，都看过了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当然，天安门广场和颐和园我每次来还是会去看看，重温那里的美景和繁华，我对这两处有百看不厌的偏爱。然后，我会找清静的地方看看书或者杂志，每次出差我都会带一本或几本书，这是一种习惯。

八月盛夏，北京赤日炎炎酷暑难奈，为了到煤炭部方便，我就近来到地坛招待所，被安排在地下室一个房间，地下室就地下室，地下室挺好，便宜、凉爽、安静，还能多落几块出差费，当时家境贫寒不怕别人笑话。

确实，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她承载了中华近千年的历史文化和文明古迹，承载了中华人类数万年的文明发展史，历史是厚重的也是经典的，令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向往而趋之若鹜。地坛公园也算是北京的一个著名景点，位于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外东侧，地坛始建于嘉靖九年(1530年)，为北京五坛之中第二大坛，与天坛遥相呼应，素有南天（坛）北地（坛）之说，地坛与雍和宫、孔庙、同子监隔河相望，是一座庄严肃穆、古朴幽雅的皇家地庙。地坛又称方泽坛，是明清两代皇帝每年夏至

祭祀土地的地方，但不知何故地坛公园在北京著名景点中开发得相对差一些，除了一些陈旧的牌楼、祭祀坛、斋宫、钟楼、牡丹园之外，就是许多颗千年古树巍峨茂盛。所以，真正到这里来的人是很少的，那个年代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国贫民穷，人们还在为解决温饱而苦苦努力，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更没有起码的经济实力去游山玩水或着健什么身。除了为数不多上下班和上下学的人路经此地，地坛公园整日里显得空空荡荡。虽然冷清，但却是喜欢清静安宁、喜欢读书学习、喜欢独立思考人的一个理想之地。

下午，我带了一本《牛虻》从地下室招待所出来，转过地坛体育场信步走到地坛公园。果然人烟稀少，头顶的烈日烤得人暑热难耐汗流浹背，我赶紧找到一处祭坛台阶，一颗参天古树有大片阴凉的地方，痴迷地看起书来。这本书我以前随便翻过，是英国著名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1897年的作品，主要歌颂意大利革命党人牛虻反对奥地利统治，争取国家独立斗争的故事。我很喜欢，我被书中牛虻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所折服，痴迷地吸引着。我不记得我跟前有没有人路过；不随意古树的影子由侧转到后；也没有在意是蝉鸣了还是鸟在啼叫，只是觉得天渐渐地暗下来了，许久不动的腰身和脖颈有些发僵，两眼有些犯困。站起来张开双臂伸伸懒腰，噢！西边天空一片绛红，一条一条的云彩也被染成了绛红色，夕阳无限好，只是——该收兵回营了。

顺着林间小路往回走，我还在想着牛虻最后的命运该是怎样，结局是好还是坏？突然，隐隐约约地听到一声“哎哟”！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脆生生地。刚才站起来时我四周瞭望过，没有一个人影，怎么突然就有了这个声音？我生性胆小，在这幽暗斑驳的千年古树下，在这树影婆娑树声沙沙之中，我不由得想起了《聊斋》里读书郎和狐狸精凄美的故事。但那是在深更半夜，绝对不是发生在夕阳西照。接着还是听到了痛苦的呻吟，不对！是有

人在呼叫，我急忙折回去，顺着声音寻找，只见另一个拐弯处一位身穿红衬衣的女孩子半爬在地上，想挣扎着坐起来，身边散落着一本书和几页稿纸。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托住她的手臂，把她扶到台阶上，顺便捡起来地上的东西。她低着头，并没有看扶起她的是谁是什么人，只是微微地喘着有气无力地说了声：谢谢！我站着朝下看，她梳着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乌黑乌黑的头发梳得齐齐整整只是额头有些散乱，是一个顶多十八九的女孩子。这时，天已经有些暗下来了，她一个人在这里干啥？怎么会摔倒在这里？我蹲下身子想问问她，却看到一副青春年少的面容上一张潮红色的脸庞和发青的双唇，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充满了血丝，白净的额头沁着些许细细的汗珠，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际，这个女孩子病了。我问她你怎么不舒服？她这才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也许发现我慈眉善目不像坏人，勉强朝我咧咧嘴，算是笑了。坐久了，猛地站起来想走，结果两眼一黑，倒了！

是病了吗？她没有回答。可能是不愿意跟一个陌生人说，我也不便多问，那就没人陪你吗？我看她穿得是浅蓝色的条纹裤，好像是哪个医院的，一般人是不穿这种裤子外出的。

前几天我娘在哩，后来走了，地里活忙。你现在在哪里住，不行，我送你回去吧！不用，我在地坛医院。

她款款站起来，不让我扶，又朝我咧咧嘴，慢慢地朝前走了，跟我来的方向相反，缓缓地一片红云融化在暮色苍茫中。

这女孩肯定病得不轻，回去的路上我想，这么年纪轻轻就病得这么重，看她说话有气无力气喘吁吁，走路步履蹒跚，嗨！管她呢，天底下病人多了去了，你能管过来？与你有什么关系？

B

第二天，我去西直门专门拜访了两位老朋友，

两口子都是北京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中分配到东风矿。那个动乱年代许多正常程序都被打乱了，大学生毕业分配的原则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并没有什么错。但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等名牌大学的十几个学生陆续分配到东风矿，当时，我们这些矿院的学生感到费解，他们到煤矿能干什么，这不是浪费人才吗？之后不久清华大学的两位同学被煤炭部要回北京了。后来，北师大男的先调回北京，在著名的北京四中任教，随后女的也调回北京了。实习期间我们与这些名牌大学的学生相处得不错，同在一个单身宿舍楼，下坑劳动有时也在一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回京后，他俩多次邀请我，到北京出差，无论如何到家里坐坐。其实，我多次到北京出差，也想去看看好朋友，但我一次也没敢去。早听人说“京油子，卫嘴子”，大地方的人是瞧不起小地方的人的，北京是首都，北京人自然瞧不起咱小地方的土老帽，虽然在一起工作过，但人是会变的，一旦回到北京身价自然就高了。一位朋友真切地跟我说，一次，他到一个北京友人家，还带了不少礼物，到家里见了面，对你特别热情，热情得让你手足无措，寒暄后谈点往事兴趣盎然。快中午了知趣地赶紧走人，不要麻烦人家，但贵贱不让走，接着东拉西扯地聊，可是十二点多了，没见人家厨房有什么动静，知道人家就是客套，并没有真心留人，赶紧走，别管他们再说什么好听的，要不双方都尴尬。

这次我之所以准备去，就是看到他们信中多次诚恳相邀，而且多年不见也挺想念。去吧，几经犹豫之后我决定去了，我只是看一看他们生活工作得怎么样，抓紧时间绝不拖延到中午，不会遇到那个尴尬，我在北京买了老陈醋等礼物，通了电话后去了。老朋友相见自然热情，谈资甚浓，我谈了矿上这么多年来发展变化，这次来京就是报送全国首批现代化矿井评审材料。当然，幸事之中也有

不幸，咱们那批北京矿院的尹建明在井下劳动时遇到顶板垮塌，把腰砸坏了，下肢瘫痪，年纪轻轻永远站不起来了，两口子听了眼都红了。他俩也谈了他们回京后的酸甜苦辣，唉！都不容易呀。好在咱们还年轻，要珍惜眼下。他俩还问起我，你成家了吗？我脸红了，说没有，如今大学生不好找，加之我家在山区农村条件不好。该抓紧了，不年轻了，不过也不能太草率了，面包会有的，大学生什么时候也是大学生。

快十一点了，我执意要走，他俩拉住我，怎么——怕我们管不起你一顿酒，说着把我拉到厨房，好家伙，鱼、肉、菜一桌子，他们早准备好了。我深受感动，心情愉快，一顿饕餮之餐，三二锅头下肚，大红着脸被他俩送出门外。在回来的公共汽车上，我还想，什么人尽埋汰人家北京人，怎么寡人就能享受到贵宾般的待遇。

回到凉爽的地下室，我美美地睡了一大觉，酒精的威力就是大，一般我中午并没有睡午觉的习惯。起来清爽了许多，闲来无事拿着书又信步向地坛走去。我还想到我昨天去的那个地方，那里安静又阴凉。可是当我快走到那个地方时，却远远地看到一个红衣女子，我想起了昨天那位穿红衣的女孩子，该不会是她吧，地坛这么大，我犹豫着该不该过去。自己是一个大小伙子，人家是一个小姑娘，昨天只是偶遇，今天又见面，没有任何理由，还是退避三舍吧，不要自找麻烦。我准备拐一个弯，再找一个合适地方。还没有转过身，却看到那个女孩朝我这个方向招手，左右看看没有其他人，我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找我吗？她没有说话，还是朝我招手。

今天，女孩的气色好了许多，只是双唇还微微发青。你好些了吗？昨天怪吓人的。走过去我赶紧问。

好多了，医生给我打了针，我过来主要是想等你，跟你说声谢谢！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谁遇上也会帮的，我谦

虚道。

沉默，女孩坐着，我站着，看来这个女孩子不善言谈。我真想问她到底有什么病，年纪轻轻的，但看她不说，我也不便多问。我心想赶紧走开吧，不熟悉的孤男寡女很容易制造尴尬气氛。我正准备转身离开，却听到她说：听你口音不是北京营（人），你来北京干啥？

我赶忙说：我是山西人，在一个煤矿工作，这次是到煤炭部报送材料，他们审阅让我等三天。她没有接我的话，又是一阵沉默，我浑身不自在。

我知道你想问我，但不好开口。我是东北锦州黑山县营（人），就是电影《黑山阻击战》那疙瘩。我得的是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八岁那年我得了重感冒，山区的孩子经折腾，农家贫寒没钱看病，熬一熬就过去了，我却熬不过去。

那就赶紧治呀！

小医院去了，不顶事；大医院太贵，去不起，唉！家里本来就穷，这病把家里拖累得一贫如洗。后来，一年比一年厉害了，我心想不能再拖累老娘了，看她整天唉声叹气，还不到四十岁看上去都成老太太了，我心疼呀，说着泪眼汪汪的。不怕你笑话，好多次我死的心都有了，可是我又想，我死容易，我死了苦命的娘就更没法活了，她可就我一个女儿呀！说着，女孩抽搐着哭出声来，那是一种使劲压抑得不想让人听出来的哭声，我的心被这哭声揪扯着，我不知道该怎样劝慰这个可怜的女孩。

过了许久，女孩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抬起泪眼，不好意思地说：让你笑话了！看着女孩红肿的双眼，我无言以对。其实，我是一个笨嘴笨舌的家伙，我不懂得医学知识，不知道怎样面对一个陌生美丽女孩突如其来的苦难，但我知道心脏病人的情绪不能太激动，不可大喜大悲。我赶紧劝道，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你还这么年轻。

停了一阵，女孩似乎平静了一些，用手背擦了擦眼泪，说：好多天了，我没有跟人说过这么多话，我见你是一个好人，好大哥，我想跟人吐吐心

里的话，要不我心里憋得难受。

你可以找大夫说说，好让他们更了解你的病情，好对症治疗。

快甭说大夫了，医生对病人从来就是救世主的样子，他们对外地来的病人，特别是农村来的病人，从来没见过他们对我笑过，总是一脸的严肃，每天到病房问诊，每个人顶多两三分钟，等你还想再问些什么，他们或许看也顾不上看你一眼，转身走了，永远是那么一副急匆匆的样子。

姑娘，凡事要想开一些，北京大医院全国的病人都来，大夫会忙得晕头转向，要理解他们。再说有病咱不怕，既来之则安之，现代医学越来越发达，特别是你已经来到北京，一定会治好的。要相信科学，你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女孩又用手背擦了擦眼泪，脸上露出了些许的笑容，谢谢你的吉言。她接着说道，其实，从你的眼睛里我已经看出了你的疑问，你家里那么穷，咋能跑到北京看病。

我点点头。

虽然我身体不好，但我从小学习就不错，在学校总是名列前茅，去年，我考上了大连师范学院。紧张的学习让我在一次课堂上晕了过去，学校知道病情后，把我送到大连医学院附属医院，不行，又转到北京。

好了，这下就好了。

正好赶上暑假，不必担心学习进度。可是，来这里已经一个多月了，病是见轻了，可我感觉还是不太好，时重时轻。

不能心急，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慢慢来，慢慢来！

沉默，又是一阵沉默，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说了这么半天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她突然问我。

我姓柳，叫柳青。你呢？

我的名字山气，爹给我叫菊花，我们那疙瘩山里的野菊花满山遍野，是贫瘠山区唯一的亮点，鹅黄色、浅红色、淡紫色、纯白色，争奇斗艳非常

靓丽。特别是进入秋季，东北地区已经有几分寒意了，所有庄稼都枯黄了，而野菊花却精神抖擞地在瑟瑟冽风中伫立着。长大了我渐渐明白我爹为啥给我起这个名字，他就是想让自个儿的闺女生得漂漂亮亮，身体健健康康经得起风吹雨打。不知什么时候，有同学叫我“山菊花”，山菊花就山菊花，反正咱是山里来的。

这名字挺好听的，挺有诗意，我说。她看着我，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晚霞映红了西边天际，我看看表，不早了，咱们走吧！她款款站起来，好家伙，我个子在男人堆里不算高，可也是中等身材，她站起来居然跟我同肩，这个山菊花个子够高的，可不是嘛，东北姑娘——都高。看得出她比昨天好多了，腰板也挺起来了。

谢你了，大哥！同你说了这么多话，我心情舒畅了许多，病也似乎轻松了一些。

不谢，碰上了，应该的。

她站着似乎并没有立即转身走的意思，两眼直盯着地看着我欲言又止，我无法知道她在想什么，一个大一的学生，一个年龄不大还很稚嫩的姑娘，能想什么呢？我实在无法知道，我有些不自在了，忙说：要不我送送你吧，她笑笑，不用了，你——你明天还来吗？欲言又止中她还是说出来了。

我——估计还能来，我是后天到煤炭部，你有事吗？

我——没啥！

好吧，明天下午见。

C

夜已经很深了，我辗转难眠。山菊花的命太苦了，投胎到一个贫寒的家庭，又得了这样的病，让人不由得心生怜悯，一朵靓丽纯洁的山菊花，人生对她来说也许刚刚开始，不应该就这样凋零下去。

我不是医生，给她看不了病；我也是山里贫困家庭出来的，经济上帮不了她多少。但是，我想我可以尽我所能把她从重病缠身前景无望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让她看到人生路上的一线光明，看到人生美好的前景，看到布满荆棘的路上还是有希望的航灯。对了，明天是星期天，医院早晨查完房就没事了。不行带她到几个景点看看，拓宽一下她的视野，转移一下她整天呆在医院里专注病情的目光，看看首都北京的美丽，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昨天听她说来北京一个多月，连天安门都没去过，只在医院跟前的地坛坐坐，她母亲在时不让她乱跑，母亲走了，她一个人更不敢乱跑，可怜的山菊花。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我吃过早饭后径直溜到医院，她见到我一副惊喜的样子，两只眼睛更亮更大了。双唇还是泛着微微的青，查完房了吗？我问。没查！护士告诉我们，大夫有事，今天就不来了。那你没事了？没事了！我说，我想带你出去转转，行吗？她又一副惊讶的表情，两条辫子在胸前一摆一摆，太好了！她突然张开双臂毫不顾及病房里的其他人，像要扑上来拥抱的样子，脸上充满孩子般的童真。我赶紧后退一步，说，准备准备，带上药，中午咱们不回来。

她到病房的洗手间又洗了一把脸，两条早晨可能已经梳过的辫子又重新拆开精心地梳理起来，辫子下摆还扎了红线线，从枕头下面把昨天精心叠好的红褂子抖开穿在身上。未见她往脸上涂抹什么，但人看上去却精神了许多漂亮了许多。其实，这几天我还真没有仔细端详过山菊花，只觉得她是个病人，大多时候都是病怏怏的，模样倒是长得还不错，今天可算看清楚了，山菊花是一个漂亮姑娘。

看着我在病房中一直傻傻地等菊花，一位大娘笑着说，你是菊花的对象吧！小伙子挺精神的。我尴尬地笑笑，想解释说不是，可三两句话又说不清楚，再看菊花脸早绯红了，什么也别说了，她拉着我

飞也似地逃出了病房。

D

第一站，我把菊花领到颐和园。就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完美地结合来说，颐和园有其独到之处，是其他许多景观无法比拟的。走进颐和园大门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股沁人肺腑的桂花香，那里有两棵好大好大的桂花树。而山菊花像一个顽皮的孩童，大睁着眼，这里瞅瞅那里看看，什么都好奇，步履比其他人慢多了，我随她也慢慢地欣赏着这里的美景。铜牛、十七孔桥、长廊、石坊，还有远处的万寿山、佛香阁、昆明湖。在长廊里，我给她讲廊顶上彩绘画的许多故事，岳母刺字、三娘教子、赵氏孤儿、三英战吕布，看得出她在仔细地听着仔细地看，讲了一些，我突然感觉到大多数故事她一定知道，她已经是大一的学生了，怎么能不知道这些儿童故事呢，我不该把她当小孩子看待。我不讲了，让她自己看。也有个别不懂的，她看着看着就把头调皮地扭向我，两眼充满疑问。此时的她面容姣好，面色正常，根本看不出是一个病重的女孩。

缓缓登上万寿山，中间歇了几次，我怕她一下承受不了因爬山而引起的剧烈心跳。终于坐在佛香阁的长条凳子上，面向广袤的昆明湖，此时已近中午，热烈的阳光照耀着大地，湖面上微风吹拂波光粼粼，点点白帆游弋其间，远处变小了的十七孔桥、铜牛，还有朦朦胧胧中大片大片的树林，一些不知名的建筑蕴藏在绿色之中。

上来时微微的汗水，被风轻轻地抚摸着吸允着，这里太美了，我感觉心旷神怡，我真想大声喊出来。

扭头想问问山菊花，这里好吗？却见她神情专注地望着远方，望着苍茫的天空大地，纯洁白净的面容跟正常女孩一样，见不到一丝丝病色，我心里想，她要是永远这样该多好啊！

比我梦想的还要美！突然间从山菊花嘴里冒出这么一句，我还没有来得及问她，看来，她和我同感。我欣喜地告诉她，颐和园美，北京美，祖国的大好山河美，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些美，跳出眼前的病痛和暂时贫困的桎梏。你这么年轻又有文化，你的身体会好起来的，不用几年工作后，家里的生活会好起来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凭口就对她说了这么多，也许这是我久思久想从心底里流出来的肺腑之言。她睁大眼睛久久地看着我，并没有说什么，只是脸上露出欣喜的微笑。

半下午，我们在万寿山后街品尝了宫廷小窝头和小米稀饭，挺好吃也挺便宜的。

傍晚时分，我把她送到医院门口。快回去吧，今天够累的了，赶紧休息，我说。她站在那里，恋恋不舍地看着我，并没有转身也没有挪动脚步。快回去吧，我催促她。她还是没动窝，笑眯眯地看着我，突然冒出一句，你真好！然后，转身跑了。

回来的路上我想，今天的出游对改善她不良情绪应该是有好处的。只是觉得她有些怪怪的，什么“你真好！”看来我这个临时大哥她是认可的，这我就更有信心了。

E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煤炭部。资料组的一位领导跟我说，材料看了，总体不错，但有些地方需要补充一些数据和事例，好让材料更充实更有说服力。并具体指出需要补充的地方，他们说得有道理，我挺佩服，到底是煤炭部的水平。

出来，我跟矿行政办主任通了电话，汇报了这里的情况，并跟他要了一些需要的数据，至于事例我脑子里和笔记本上多得是，然后，回到地下室，拉着那盏昏黄的灯泡，就在床头柜上修改起材料。

秘书工作就是这样，只要有了主要的紧急材料，就跟战士上了战场一样，什么也顾不得了，中

午饭吃了没有不知道，只记得包里的几块饼干没有了，喝了几杯温温水，一直到傍晚最后一个字写完，我才站起身来。为了尊重煤炭部领导，我不仅把材料按要求改好，还从头到尾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遍，那可是一万多字的大材料呀，直写得我两眼发花、两手发麻、两腿僵硬。虽然我精疲力竭，但我的心还是愉快的，一件重大任务完成了。

第二天，我把材料又送到了煤炭部，一位中年女领导翻了几页材料，看着我说，小同志，这字写得挺秀气挺漂亮的嘛！我不好意思地笑笑，算是礼貌地回应。后天，你再来吧，我们再看看，她说。如果没什么问题，你就可以带着材料回去了。

从煤炭部出来，外面阳光依然灿烂，我心情挺好，我想我又有两天时间了。我抬手看看手表，还不到十点，闲来无事我顺着马路瞎溜达，不知何故竟然溜达到地坛医院，现在来这里干啥？是想看看山菊花吗？上午医院大夫病人一般都挺忙，何况医院上午不能随便探视，是冥冥之中还在牵挂着那个姑娘吧。想到这里我脸红了，好在并没有人发现也没有人注意。和平里距离王府井不远，我得去那里转转，顺便给办公室的同志们买点小食品小物品。每次回去他们都会肆无忌惮地翻动我的帆布包，有好吃的，一窝蜂就扫荡光了，根本不给你留下一星半点儿，一群土匪。不过，我给主任的是要藏在一个小包包里，千万不能让那些家伙发现，老主任是农村来的，结婚早，小孙孙都会跑了。

下午，我口袋里装了一大把各色水果糖，花花绿绿的甚是好看，还用稿纸包了几块小糕点。我想山菊花活这么大不知是否品尝过这些精美的小食品，可能没有，可能连见都没有见过，听都没有听过。虽然，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也算是奢侈品，但我毕竟品尝过，该让山菊花也尝尝生活的甜美了。

下午一见面，她就急切地问我，昨天咋没来？让我——我抱拳应到，“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小妹呀，我这相有礼了，给你道歉！我扮着古代相公的模样，抱拳弯腰给她行了一个大礼。我这怪相逗

得她咯咯地直笑，她的笑脸真似一朵灿烂的山菊花，美丽芬芳。她边笑边说：谁让你给赔礼了。其实，我这样做就是想让她高兴。我告诉她昨天下午我在招待所修改材料，整整一下午，完事已经日落西山了。说着从口袋里拿出糖和糕点，你尝尝，这可是北京的特色产品，稀罕着哩！

瞅着这些花花绿绿，山菊花瞪着两眼，嘴唇蠕动着，但她并没有伸手。你尝尝，挺好吃的，我说。她还是——我看她可能是不好意思，我帮她剥开一块糖纸，递到她跟前。糖到嘴里，她细细地巴扎着，抬起头闭着双眼，口中念念有词：好甜呀！唉，要是我妈在跟前该多好啊！农村人很少能吃上这些好吃的。

她吃着糖，好长时间没有开口，我没有打搅她甜美的回味，时间就这么静悄悄地流过。等一会儿，我问：那天在颐和园玩得还好吗？她顽皮地歪着脑袋看着我，说：太好了，比我梦见的还好！那天是我这辈子最快乐最开心的一天。说完，她半晌没有吭气，仿佛在回忆那天的快乐。唉！刚才还一脸灿烂的她突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大哥，你出差不几天就要走了，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一想到跟你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就发愁没有你的日子该是怎样的度日如年。她怎么会突然冒出这种想法，看来我原来想得有些太简单太肤浅了。我不知道怎样解答她的这个难题。刚才的快乐很快被沉闷笼罩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半晌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她瞅着我嗫嚅了好一阵；你明年放暑假还能来北京出差吗？

这个——我不知道，反正我每隔一两年差不多都有机会来北京，但不一定是暑假。咋啦？我反问她。

大夫告诉我，你这病做手术风险太大，你还这么年轻，还在成长期，采用保守疗法更有效更安全一些，不过需要较长的时间。你是一个学生每年放

假有时间，每次需要一个多月，这样也不耽误你的学习。今年是一个疗程，明年暑假你再来。连续三四个假期，应该问题不大，所以，我想见到你，只能是放暑假。

噢！我明白了她的意思。我说，差不多吧，如果有事我尽量往暑假挤。我不想扫她的兴，不想让她失望，起码现时现在不想。但我心里清楚，任何一个公职人员出差，是由工作需要和领导决定的，并不随个人的意愿，想搁在暑假几率并不高。

听了这话，她高兴地拍起了巴掌。要是能这样就太好了！她说。其实，说完这话，我就有些后悔，我这不是在骗她吗？面对一个那么纯洁的心灵，我这是在干什么？好半天，她沉默着看着远处，静静地在体味着过去的或许是未来的她能想象得到的快乐的每时每刻。停了好一会儿，她突然扭过头来问我：你在北京还能呆几天？

估计后天大后天，材料通过了，我就该回去了。

这么快！她的眼神忽然就暗淡下来。我怕太伤她的心，赶紧说，别急，还有一两天的时间。

大哥，你还能带我出去看看吗？停了一下她说，我还没有去过天安门。从小学课本上我就见到过天安门，还有毛主席像，还有比天安门高的那两个华表。听说天安门广场可大了，比我们村子还大。

看着她那天真无邪的样子，我说：明天下午咱们就去。咱们这里离天安门广场不远，好去。她高兴地又拍起了巴掌，像个幼儿园的小朋友。短短的两三天，山菊花的情绪太琢磨不定了，一会儿是朗朗晴空阳光普照，一会儿又是阴云密布山雨欲来，就像过山车一样。我心里想山菊花这般妙龄少女本该有童话般无忧无虑的生活，连老话都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可是，唉！要把她从愁苦中解脱出来——还远着呢。

连日的劳累，我有些困顿，晚上八点多躺下

看书，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迷迷糊糊地被人推醒，是招待所的服务员，有人打电话找你，快！不好，这么晚了来电话，是不是山菊花病情突然恶化了，我打了一个激灵坐起来，是医院的电话吗？不是，好像是你们单位的长途，快点，长途电话好贵啦！真是的，单位的电话你不白天打来，三更半夜捣什么乱，怪吓人的，是瓦斯爆炸了还是煤层燃烧了，真是——我情绪不好闭着眼睛冲着电话就喊，这么晚了，谁呀？你小子跑那儿去了，是主任的电话，我清醒了一些。下午到处找你，招待所说一天都不见你的踪影，煤炭部办公室说你上午送了材料就走了。告诉你，明天早晨赶紧坐上火车回来！一听说明天就让回去，我脑门子立即清醒了许多。主任，后天我拿上材料就回去了，我心里有事，我真的不想明天就走。不行！主任态度很坚决，下午刚接到通知，中央一位首长要到咱们矿视察，要听汇报，只有两三天的时间，赶紧回来！“将在外君命——”我强词夺理，反正我平时跟主任说话也随便惯了，他不计较我。你让田向东或赵乾他们搞吧！尽胡说八道，他们能搞了还这么远找你？这么重要的材料，时间这么紧，不跟你废话了，赶紧给我滚回来！咔嚓，电话挂断了。

其实，田向东、赵乾有几下子，我心里最清楚，一个办公室能不知道吗？他俩都是煤校采矿专业毕业，但不知人家是哪路神仙，不愿意下坑就先后安排在办公室，文化程度不低，可平时连个通知都写不好，更别说材料了，占着茅坑不拉X。要是平头百姓就这能耐，早被撵到黑豆地里去了。没办法，那就回吧，谁让咱是受苦的命。

回到床上，刚才的迷糊劲早飞到爪哇岛了。我主要是担心下午刚答应山菊花明天去天安门，答应了人家的事一声不吭就消失了，她该怎么想，该不会认为我是一个骗子？该不会在刚刚恢复并有了些起色的情绪上突然浇上一盆冷水，满怀希望的破灭是很令人伤心的。找她解释一下来不及了，现在去

医院早关门了，明天早上六点就得去火车站，排队买票，七点五十火车就开了，哪有机会找她。我这是刚刚把人家从火坑里拉出半截，突然手一松又让人家跌落到火坑里，我真怕她心绪的反复和大起大落。

一夜无眠！

F

一回到办公室就等于又投入紧张激烈的战斗。

局党委副书记带了局办公室的一帮人还有省市委的几个同志，加上矿上的主要领导，一起研究部署了视察路线、汇报内容、接待规模、安全保卫等任务。特别强调汇报内容要实事求是、言简意赅，不能华而不实、空洞无物。会散了，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却感觉泰山压顶，一头雾水。汇报既然有那么多要求，那侧重点是什么？是生产安全呢，还是精神文明，还是生活保障，还是文化娱乐，还是包罗万象？只有短短几十个小时，我的妈呀，这不要人命吗？其实，刚才我有心要问，可是，会议室一片人，除了领导就是领导的领导，再怎么也轮不到我说。

赶紧找主任，主任赶紧找书记，层层往上找，最后，省委办公厅答复，他们连哪位首长来都还不知道，内容就更不好定了。你们是基层煤矿，党中央结束文革动乱，把全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尽早实现四个现代化，那就侧重生产安全吧，当然，其他方面也要有所表述。

趴在办公桌上，一写就是一个通宵，脸又写绿了。好在刚刚起草完上报煤炭部的材料，脑子里库存着不少货，写起来没有太多卡壳，一夜熬出了六千多字。老主任不错，他能切身感受到赶写材料的辛苦，安排机关食堂半夜十二点给我送来一碗清汤面，热乎乎的上面飘满了香喷喷的葱花油。我喝得额头冒汗，顿觉身上轻松了许多，加满了油的机器

又轰隆隆地运转起来，整整一个昼夜，牺牲了无数个脑细胞，流了许多的汗水，赤日炎炎，办公室没有空调，材料终于拿出来。接着修改再修改，审查再审查终于通过了。

中央首长视察顺利结束了，上级领导还表扬了我们矿，虽然辛苦几日，自个儿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忙乱之后的清静，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两件事。一是煤炭部的材料听主任说，局办公室的人顺便从北京给捎回来了，但是我还没有见到；二是那个可怜的山菊花该是怎样眼巴巴地盼着我这个所谓的大哥去领她到天安门，可是望眼欲穿却什么也没有等到，她该是怎样地失望，该是怎样看待我这个言而无信的家伙，一个道貌岸然的骗子。不能让她有这样的看法，不能因我而让她对人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印象。我必须尽快跟她解释清楚，最好是当面。

第二天，我找到主任说：看来我还得去一趟北京，看看材料还有什么问题，直接在那里就解决了，顺便拿回来。

主任惊奇地看着我，材料已经回来了，你不知道？

不知道！我装着糊涂。

骗谁呢？人家局里说，材料在他们那里，他们要看看，并且说已经告诉你了。

没有呀！我继续装糊涂。

你搞什么搞，是不是在北京搞什么鬼，你要给我偷奸耍滑小心我收拾你小子，说着在我头上拍了一巴掌。

看来蒙混过不了关了，北京是去不成了，那就写一封信吧，要不我于心不安。地址：北京地坛医院心血管科，病房号码我并没有注意，姓名：山菊花。我把我突然走掉的原因老老实实地告诉她，希望她能理解、原谅，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带她去天安门广场，参观故宫博物院；还要带她看北海白塔，天坛祈年殿；病好了还要带她登万里长城看祖国壮美的河山，上香山碧云寺看秋日满山的红叶。北京

的好地方多的是，我真切地希望她能收到。但是，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渺无音讯。怎么回事？我忐忑不安。信不会有问题，地址和人名不会错，要不是医院人多手杂把信弄丢了。要不就是山菊花也出院走了，她说已经住了一个多月，现在是八月中旬，离开学的日子不远了，可能就是她走了。当然，我最担心的就是她真的生气了，真的生我的气了，这对她的身心是会造成很大伤害的。见不到她的回音，就听不到她的原谅，内疚像一根扯不断的线，时时揪痛我的心。我无法原谅我自己，虽然我也是出于无奈。

J

光阴荏苒，时光流逝，在无奈中岁末年尾不知不觉就到了。这时的办公室又忙碌得晕头转向起来，召开全年总结表彰大会，办公室负责总结材料，甬问，对我来说又是责无旁贷。我得成天钻到井下基层队组，了解典型事例；我得走访地面主要科室，核对许多经营数字；我得请示党委书记、矿长、副书记等主要领导，确立主题思想和工作要点。既然是全年总结，方方面面都必须兼顾到考虑到，所有十来个副职都得走到，不敢顾此失彼，小小的一个秘书哪路神仙也得罪不起。所以，起草这些面上的大材料，点灯拨蜡连班加点累的不仅是身体，更主要是心里，或许是心身兼累。

那个年代，劳模表彰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是分别召开的，一个在年前，一个在年后，这个年是指春节。

春节前夕，我轻松了一些。闲来无事常常会想起在北京那几天的经历，觉得挺有意思，为了帮助一个病人，自己那样千方百计那样不辞辛苦，这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结果，有时自己觉得自己还挺伟大。但遗憾的是匆忙之中没有留下对方的联系方式，那个年代人们都比较老实，刚认识时间不长不会主动索要对方的详细地址，那是容易引起误会

的。其实，我想找她主要是牵挂她的病情，毕竟北京之事是半途而废，责任在我。木已成舟，没有办法，想多了也于事无补，等来年暑假看是否有机会再说吧。

我开始考虑今年放假要不要回家，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家了，老妈来信托人催了我好几次，其实，我也很想回家看看，看看把我辛辛苦苦拉扯大又把我培养成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大大和妈妈。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大孝子，但养育之恩没齿难忘，每个月领到工资五十六块，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大我妈在那贫瘠的大山里，在那坑坑洼洼的山坡地上辛勤劳作挥汗如雨的身影，想到一年四季寒来暑往面朝土地背朝天，也挣不下三瓜两枣，我的心就隐隐作痛。穷人家的孩子，我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每月只拿出十六块作为生活费，其余四十块攒起来，半年往老家邮寄一回。随信我总叮嘱，让他们千万不要再那么拼命劳累了，儿子邮回去的钱就是孝敬二老的，想吃点啥喝点啥尽管花，儿子的钱有的是。可是，返回的信里，大大妈妈总说，他们俩生活得挺好，猪也养大了，鸡也成群了。但是，我知道今年夏秋我们老家那里大旱，农民收成不好，人的口粮都很困难，哪来的猪鸡成群？唉！他们连撒谎都不会，他们是在安慰儿子。还说，你邮回来的钱我们一分也不动，攒着给你娶婆姨。今年春节咋地也回来一趟，有一个姑娘模样不错，人家还是民办教师，是吃公家饭的，能跟你配上。

我不想多回老家，主要是基于：一、回一趟老家连路费带花销得一百块钱，相当于我半年的生活费，确实心疼；二、老妈总催我回去相对象，我不想回老家找，两地生活很不方便，将来孩子还是农村户口，但我当面又不好驳老妈的面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出来；三、每年假日有双工资，你走了这钱你就挣不上了，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不回去了。我找到我的一个近老乡，让他给我大捎回去两瓶老白干，给我

妈捎回去二斤点心半斤糖果。还捎话说正月十五可能回去。

其实，在矿上关心我的人挺多，可是光打雷不下雨，介绍过不少，一个也没成。唉！那个年代啊——那个年代的姑娘们择偶带有很强的政治取向：一军（人）二干（部）三工人，末尾才是大学生，拥有知识就是反动，所以，大学生就有了“臭老九”这顶光荣的帽子，没有一个姑娘愿意背这个包袱。虽然文革结束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转变，但十几年深深地烙印已经根深蒂固地篆刻在许多人的骨髓里。给我介绍过的好几个一听说我是一个大学生连面都不见就推掉了。我心里有气，不愿意拉倒，老子这个大学生——我突然想到了北师大那位同学说的，大学生终归是大学生，邓小平已经发出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信号，大学生出头之日不远了。

为了安慰父母大人，我每回去信总跟他们说，我已经找下了，我们正在相处，等来年我一定把儿媳妇给你们领回去。可是时间长了就露馅了，来信大骂：把你个没良心的灰鬼，连你大你妈都日哄，你知道你多大了吗？你二十大几快三十的人了，跟你一起耍大的娃们娃娃都上学了。看着信我哭了，可怜的大大妈妈，我都这么大了，还让你们这么为我操心。

不行再降低条件，只要是个女的只要有城市户口没有工作也可以，我就不信了，我这辈子要打光棍。其实，在人们眼里我还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五官端正、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不高不低，只是戴一付二饼子，度数有些高像两个瓶底子，书生气挺浓，男子汉气度不足。

春节前两天，我实习劳动的安装队吕师傅找到我，说学校有一个老师，人挺老实，只是家庭成分高一些，人长的也一般。停了停吕师傅说，考虑再三我才过来找你，论各方面条件她配不上你，但我跟她家是多年的邻居，我了解这孩子，本分老实，会踏踏实实跟你过一辈子。要在过去我可能会犹

豫，大学生名声不好再加上她的成分不好，真是不好的平方了，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爽快地答应了吕师傅。我看到了一线曙光，起码她不会嫌弃我头顶上快要摘掉的臭帽子，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一般较少嫌贫爱富，较少物质要求。

这是一个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女同志，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家庭成分富农，看来她也是一个困难户。姑娘个头不足一米六，齐耳短发，不算白净的脸上散布着星星点点的黑蚕沙，五官还算端正，穿着一身青灰色的老式的对襟女装，最上面的一颗纽扣也扣得严严实实，看得出家庭教育的老旧古板。言语不多，浑身散发着成熟而不是青春，她比我小两岁，但看上去比我老诚多了。

就她了，只要人家不嫌弃我。只见了一面，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都这么大岁数了，哪有那么多花前月下，哪有那么多卿卿我我，哪有那么多海誓山盟，特别在那个年代。虽然我们星期天也进过城里，逛过商场，到过公园，在小饭店吃过饭，还看过两场电影，相处两个月，我连她的手都没有碰一下，我当时也试图碰过，但有贼心没贼胆，我怕她翻脸说我流氓不正经。

半年后，我们就把婚事办了。那时的婚礼很简单，把我的大大妈妈从老家接连来，就在矿区一家饭店摆了三桌，主要是女方家的亲友。办公室的伙计们凑份子钱给送了一对搪瓷脸盆、一面镜子、一条双人床单；实习队的工友们联名送了一对枕巾、一面镜子和一个小闹钟。婚礼节俭和睦，矿上给了一间十平米的小平房。婚后，我们俩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老婆是个好老婆，她处处照顾我，当然我也关心她，生活是平淡的但也是甜蜜的，我从心底里真正体味到哲人的至理名言：平平淡淡才是真！

H

婚后的工作和生活是忙碌而充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的那事似乎渐渐地淡忘了一些，可

是不知咋地有时又会突然冒出来，令我不能释怀。后来，我给大连师范学院试着去过一封信，希望能联系到山菊花，希望能得到她的消息，但同样泥牛入海渺无音信。这一年夏天一晃就过去了，九月一号，邻居的小朋友们又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我实在没有机会也找不下任何去北京出差的理由和借口，可能又让山菊花失望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失约，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什么不好。其实，见不见山菊花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什么，她只是我萍水相逢的一个小学妹，一个得了重病需要关心爱护的小朋友，只是，短短的几天我发觉她对我似乎有了些许的好感和依赖，我很珍惜这个好感和依赖，我希望用这个好感和依赖想一些办法把她从病痛无望和生活的窘境中解脱出来，让她的身体尽快好起来，她是一个好姑娘，她是一个大学生，也许她将来还是祖国建设的优秀人才。

有时我想，我真是一个没有用的家伙，人家不就是想让你领着去看看天安门吗？不就是想跟你放暑假的时候在北京抽机会见见面吗？这事就那么难吗？也许对许多人来说并不难，可是对我这个平头百姓可就——

光阴如梭，第二年春夏之交，煤炭部下发通知，八月中旬，部里要实地验收现代化矿井，真正的关键时刻来到了。经过一年的材料审核、收集反映、摸底排队，全国初步筛选出八对矿井作为首批现代化矿井实地考察验收，符合条件的召开命名授匾大会，不符合的以后再努力争取。到时候煤炭部的领导、省煤管局的领导、矿务局的领导一大批领导及相关人员都会聚集到矿上，井下抽查生产一线队组；地面听取汇报，检查资料；还要安排好这一千人的吃住休息，责任重大。党委一声号令，全矿三万职工家属齐动员，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百米的最后冲刺，一级工资一定要拿到手。井下治理脏乱差，实现标准化；地面大搞环境卫生，实现靓丽化，会场布置简洁明快，招待所安排清爽温馨，食堂准备色香味美。我们办公室也没有闲着，督促

检查方方面面的进展情况，把矿领导的意图落实到位，我呢，除了上下跑腿，还得准备一份更详细的资料，主要是从党务政工、生产经营、安全工作、后勤服务、文化娱乐到家属街道等方方面面的数据，以备检查团现场提到时及时应对。辛辛苦苦半个月，检查团终于通过了对我矿现代化矿井的验收，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在兄弟矿无比羡慕的眼神中我们挺胸抬头，仿佛高人一等。

只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矿党委召开全矿干部大会，告诫人们戒骄戒躁，我们虽然取得了现代化矿井的荣誉称号，但我们还存在不少问题，还有许多不足，按照现代化矿井的标准严格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这次煤炭部领导走时，给我们提出了六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尽快整改落实提高，问题涉及到的相关单位要立即行动起来，一周之内把整改情况报到煤炭部。

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信息，一周之后也就是八月二十来号，我可以拿上整改报告言正名顺地奔赴北京了，因为给煤炭部这么重要的报告肯定又是我起草。可是，等我忙乎了几天拿着报告找领导审阅时，主任告诉我，北京不用你去了，让他俩去，我知道主任说的他俩是谁。苦心盼望了这么多天，为了一句诺言我苦苦等待了七百多天，到头来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不甘心，我太不甘心了。一股无名之火突然喷发，我愤怒地大声喊到，凭什么？为什么？我生性胆小从来没有敢对领导这么大声地吼叫过，特别是对自己的主任，此时此刻我发涨的头脑已经管束不了我自己。主任看着我这一副扭曲变形跟酱猪肝似的面孔也有些吃惊，怔怔地看着我，怎么啦？

凭什么，啥苦差事也是我，到北京就是他们了，他们长着两个X？

小声点，这是上面有人点的名，你让我咋办？

好，既然上面有人一杆子插到办公室，那我不干了行吧，我惹不起还躲不起，我不伺候了，就凭我的吃苦劲，到哪里挣不了这点钱，把我交到干部

科！

主任看着我真急眼了，有些莫名其妙，柳青你是怎么啦，平时腼腆得跟猫一样，今天眉毛胡子都竖起来了，不就是去个北京，你都去过多少次了，稀罕吗？

我气鼓鼓地低着头喘着粗气，一声不吭。停了一会儿，主任似乎体味到什么，悄悄地问我，你小子告诉我，你急着到北京是不是有什么事？我噤着，好一阵——我把在北京遇到的那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主任。

主任似乎想了想对我说，既然是这样，那就还是你去吧！我吃惊地看着同样老实本分的老主任，我去了，你咋地跟人家上面交代？

顾不了那么多了，他们爱咋咋地，大不了不当这个破主任。

那不行，为了我这点事，让你受影响，那可划不来，我不去了，主任，我理解你，我真的理解，不去了！

柳青，你小子听着，我觉得你是在办一件好事，在完成一项具有不同凡响意义的事情，或许说你是在拯救一个年轻的生命也不为过。去吧，放心大胆地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了，我一定能摆平这件事。

R

第二天，我去了北京，就住在地坛招待所地下室。煤炭部的事情很简单，整改报告交给办公厅就完成了。从煤炭部出来，我等不到下午，径直奔向地坛医院。在原来的病房找没有这个人，我到护士办公室，请她们帮着查找一下叫山菊花的年轻姑娘，一个约莫三十多岁别人叫她护士长的女同志过来跟我说，我们这里的病人没有叫山菊花的，道是有个叫仇菊花的，前几天已经出院了。

这个仇菊花多大了，哪儿人？我想证实一下，我恳切地问护士长。

二十来岁，听口音好像是东北人。

看来，我说的山菊花就是这个仇菊花了，闹了半天，我连人家的姓都没有搞清楚，怪不得发出去的信收不到。费了半天劲还是晚了一步。没法子，打道回府吧，北京城我也不逛了，没意思！可是走出医院大门，我始终心有不甘，这么远跑了一趟，还跟主任闹了一个不愉快，背后还不知道惹下什么人，还让人家主任承担了说不清的责任，什么也没有了解到，我总该问问她今年住院的情况，病情恢复得怎么样？

返回住院部大楼，几经周折找到了仇菊花的主治大夫。这是一个五十来岁富富态态的阿姨大夫，可能是每天看得病人太多了，心情总是紧张烦躁，表情肌长期麻痹，见了人特别是病人或陌生人不会笑，一脸的严肃。我近乎点头哈腰一脸的笑意，请问阿姨大夫，我想问问仇菊花最近的病情，应该好些了吧？她先是抬头上下打量了我，眼中流露出些许疑惑，问，你是谁？我没有想到她会这么问我，一时有些慌神，我——我是她朋友。

既然是朋友，两年住院都没有见过你，有你这样的朋友吗？

去年我来过，因为平时工作忙，只来过一次。我在外地工作，来一次并不容易。

看着我诚惶诚恐的样子，不知怎么拨动了她的哪根怜悯之心，她不仅让我坐下，还大致给我讲了仇菊花的病，她说，小仇被送来时病情很严重，是典型的风湿性心脏病，早就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好在她还年轻那点旺盛的生命力支撑着她。我们找来专家会诊，排除了手术的可能，尽量用保守疗法，让病情慢慢好起来。去年，效果还不错，特别是临近出院的那段时间，效果出奇的明显，人也精神了，脸色也好了许多，我曾经问过她，她神秘地笑一笑说，是你给我看得好。可是不知怎么回事，今年来时就没有去年走时那么好，脸色又憔悴了不少。系统检查了各项指标，不如去年走时好，问她也不说。每个病人出院时，我们都会特别叮

嘱，这病是一个要命的病，千万要注意不可掉以轻心，要注意休息，要注意饮食，特别要注意保持良好的心情，心情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病情的好坏。小仇是一个大学生，这个道理一说她就应该明白，可是——唉！年轻姑娘的心别人是无法捉摸透的。

今年出院时，咋样？我急切地问。

不怎么样，住了一段时间，情况还好一些，后来，我感觉她总是心神不宁的样子，整天郁郁寡欢，问她也不说。出院时多项指标都不太好。我有些担心——

今天可是太谢谢您了，阿姨大夫，耽误了您这么多时间。我浑身无力地站起来，漫无目的地走出医院。看来，仇菊花的情况不太妙，我冥冥之中感觉到这个不妙与我有某种关联，假如我没有出面帮她，假如她压根就没有认识我这么个人，她的病情可能就没有这么个大起大落，难道我想做好事却做出了罪过？

回到地下室，我一头倒在床上，我感觉我身上有些发热，我是不是感冒了？可我没有心情也不待了上街去买药，内疚不断地吞噬着我的心，是我把人家仇菊花害成了这样，是我呀！迷迷糊糊地我感觉有好心人给我吃了一粒什么丸药，我仿佛像《西游记》里的神仙一样，在一朵朵白云的湛蓝色的天空上飘飞着，飘过脚下广袤的大地、飘过玉带一样曲曲弯弯的河流、飘过跟镜子一样明亮的湖泊，最后，飘到一片丘陵模样的地方，那里实在太漂亮了，大片大片的山菊花五颜六色真似天上人间，我被这美丽吸引，徐徐降落下来，这里瞅瞅那里看看，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突然听到远处有一群姑娘在嬉戏，银铃般的声音悦耳动听朝我这边拥来，我赶紧躲在一株高高的山菊花后面，近了，我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那不就是菊花，我一直想见的山菊花吗？我站起来，她好像也看到我了，两眼怔怔地像是在注视一个陌生人。我正要过去跟她打招呼，她却扭头跑了，连头都没有回一下，我赶紧去追，却被一块山石拌倒了——哎哟，我的妈呀，

疼死我了，醒来，一头的冷汗。

回到单位，我很快给大连师范学院又去了一封信，收信人：我大大地写上了“仇菊花”。没有几天信果然返回来了，但回信却没有签名，而且肯定不是仇菊花的，是一封不知名的来信。

柳青大哥：

你肯定不知道我，但我却知道你，我是这么猜的，所以我也随她叫你大哥，不怪罪我吧。我是菊花的闺蜜、老乡，她性格内向在学校里只有我这个朋友，两年来，她N多次地跟我悄悄提到过你，说你人好心好，她仰慕你欣赏你喜欢你，可是，你却是一个负心大萝卜，在挑逗起一个少女内心深处那根最神秘的神经的时候，你却突然离她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漫长的七百多个日日夜夜，让她无端地承受那么多痛苦、煎熬、失望以至于身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去年，暑假回来，她的情绪比较低落，病情反反复复，我问她，她不愿意说，不像第一年从北京回来，每天嘴里唠叨的就是一个你，脸上流露着少有的幸福和满足，好像全世界就只有你一个人似的。今年回来，病情每况愈下，我心急我心疼，问她，啥也不说，我说，你的那个好大哥呢，在你眼里全世界不就是他一个好人吗，他哪里去了？不提你还好，刚一提到你，她哇地一声像决了堤坝的江河——稀里哗啦痛彻心扉。唉！这心态病怎么能好呢？我急得掉眼泪。姓柳的，当时你要在跟前，我一定会抽你一个大大的嘴巴，你算什么男人，诚实和守信是做人的根本，你做到了吗，你的心叫狗叼走了？

其实，骂你已经不解决任何问题了，开学不久她实在无法坚持，学校批准菊花病休一个学期，她回老家了。

不好意思，对一个陌生人我这样有失礼貌，但为了菊花我不吐不快。

末了，她把仇菊花老家的地址告诉我。

我连夜给菊花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把两年来想对她说的话全部掏出来撒在了纸上，我虔诚地忏悔，希望求得她的原谅。

信走了，石沉大海。我又给她写了一封信，言词更加恳切，同样石沉大海。

她真的生气了，而且生老鼻子气了？这是我最担心的。

冬去春来，万物该复苏了。可是，我却突然收到了一封不知名的来信，我想该是那位同学的来信，让我如坠深渊，仇菊花走了，带着短暂生命无尽的遗憾，带着对青春年华无数的渴望，带着对春日美好无限的眷恋，仇菊花就这样走了。我再一次痛彻心扉，本来，我计划今年暑假要跟主任悄悄请一个假，反正领导已经知道这件事的原委，他一定会准我这个假的，到时跟菊花当面道歉，好好跟她谈一谈，再带她到北京各处转一转，她会原谅我的，她也一定会好起来的。可是——

Z

我不能等了，一天也不能等了，我要奔赴仇菊花的老家看一看，虽然，我知道去了也于事无补，但是，我还是执意要去，主任开导了我半天看我态度坚决，也默许了。好在两会都召开了，最近也没有什么大事。

按图索骥我找到了仇家庄，此时，早春三月东北地区依然春寒料峭，满目荒凉。仇家庄就展现在丘陵般一座小山的向阳坡上，几十户人家从坡底到坡顶，零零落落地散乱着，大都是厚厚的低矮的泥坯房。经打问在最东头找到了仇菊花家。门没有闭紧，我轻轻地推门进去，屋里一片黑暗，仿佛没有窗户。我定了定神轻声地问，家里有人吗？没有动静，我又问了一声，还是没有回答，但我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声音，有人朝门口蹒跚地走来，谁呀？一个颤巍巍的老妇的声音。是我，我赶紧回答，你是谁呀？我是菊花的一位同事，来看看她。到跟前我

看清楚了，这是菊花的母亲吗？但是，跟我想象的差距未免也太大了，根据菊花年龄的推断，她的母亲年龄也就四十多岁，应该是一个中年妇女，在城市里有钱人家这应该是一个风韵犹存的少妇。但看上去她要苍老许多，黝黑的肌肤，整个额头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就跟刀刻了似的，上眼皮耷拉，腰身也弯曲着，手背上的血管愤怒似地暴涨着，跟蚯蚓一样，两眼灰黄，毫无表情地看着我。可怜了，我的花儿！她自顾自地说着，两行浑浊的泪水应声从面颊涌了下来。

大婶——我该怎么称呼她呢，斟酌半天，不能叫大娘也不能叫大妈，她只比我大十几岁，辈分我也搞不清楚了，就叫大婶吧！我是来看你的。她没有接我的话，也没有抬头看我，还是自顾自地叨叨着，唉——她长长地唉叹了一口气，晚了，晚了！那年，花儿回来，嘴里常常念叨一个营（人），说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好营（人），一个疼她关心她的好营（人），我不知道是谁，该不会是你吧？我不置可否，默默地点了点头。那时花儿整天乐呵呵的，嘴里不时地哼着好听的曲儿。街坊邻居说，花儿好啦，花儿好啦！真替你家高兴。我悄悄地问姑娘，那是个男的吧？她害羞了，转脸点点头。你们好上了？娘！看你说的，我们刚认识，我只是觉得他人好心好。

说到这里她停住了，转过身去，背朝着我。好一阵没有说话，我不知道我此时该说些什么，其实，此时说什么对她来说都已经是多余的了，我静静地等待着。唉——头年里真的挺好，没想到第二年就不行了，成天囚在家里闷闷不乐。我心急，我心痛，花儿啊，是心里不舒服还是遇上啥事？她闷着头一声不吭。你真要把老娘急死呀，唉，孩大不由娘。是不是那个男的坏了良心了。娘，你不懂！是啊，我咋能懂你们年轻人呢？这时，我才看清她手指数着一串念珠，口中含糊不清地叨叨念念，目光散乱，可怜，我的花儿啊——昏暗中我又看到了她布满皱纹的眼角闪现着泪光。说着她又背转身

去，肩头一耸一耸。

此时的我心口憋着一口气，仿佛似心绞痛，让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能说些什么呢？屋里昏暗寂静阴冷。停了好一阵她转过身来说，去年年底花儿突然回来了，原来学校让她病休一学期，看来情况更不好了。我急着让她到医院，她就是不去，还是整天闷闷不乐地呆在家里，有时见她趴在床上写些什么，有时整天不说一句话。唉——我那可怜的花儿啊！

此时的我早已泪流满面，我真想大声地哭喊出来，把我对菊花对她们家的愧疚和对自己的憎恨痛痛快快地兜落出来，让菊花的母亲让街坊邻居让村里的全体村民，让知道这件事情的所有人们都来批判我斗争我绞杀我，谁让我是一个没有诚信的家伙。我鼓起勇气说，大婶，是我害了菊花的，我有责任我有罪过，你就——大婶惊奇地抬头看着我，伸出干枯的手制止着，说：孩子，我不会怪你的，看你面善的是个好人，我家花儿从来没有怪罪过谁，怪只怪花儿福浅命薄，我也说不了。噢，对了，她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转身蹒跚到墙角一个小木箱跟前，从箱底翻出了一沓纸，这是花儿生前写的，我问过她写什么，她一句也没跟我说，我心想姑娘大了有些话不想跟娘说了，我也就不问了。唉——我一个睁眼瞎，搁我这里也没用，你拿去，我觉得兴许跟你有关系。其实，我见她写了很多，可是我又见她烧过好几次，一沓一沓地烧，一边烧一边掉眼泪，搞得我心如刀绞——

在返程漫漫的长途路上，在内燃机车隆隆的轰鸣声中，我心身疲惫地呆坐在靠背椅上。这个季节出门的人并不多，许多座位闲空着，车箱里出奇地冷，人们大多蜷缩在厚厚的棉大衣里，闭眼困顿着。我却毫无睡意，车走得越远我的心被拽扯得越疼，睡意全拽跑了。我从帆布包里拿出了那一沓纸——这是几封没有邮寄的信。

柳大哥：

今天是八月十五日，我来北京已经快一个月了，一直没有见到我想见的人。

说实话，我活了二十岁，已经阅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我有爱我的勤劳的父亲母亲。其实，贫困不怕，可以改变，我勤奋读书就是要立志考上大学，让二老过上好日子。但命运却不垂青予我，让我得了这病，在绝望中，我遇到了你，在北京跟你短暂相处的分分秒秒里，你又点燃了我希望的火种，拨动了我爱的心弦。

在等待的365个日日夜夜里，我经历了怎样的煎熬，我曾多少次地梦到过你，有时清晰有时模糊的面容和身影。我想象过多少次来年见到你的情景，我们奔跑着来到对方面前，澎湃的心绪，羞涩的目光，我们不敢相拥甚至不敢拉手，但我们离得很近，近得能听到彼此的心声。有一次，我真的见到你了，不是在北京是在我的家乡，在如画的菊花岭。我痴痴地看着你，眼泪汪汪。你微笑着拍拍我的肩头，花儿啊，你说，不要这样，我们不是见面了吗？好久不见，你面色也好多了，我真替你高兴。好不容易见到你，我丢掉一切世俗偏见，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拥抱我魂牵梦绕的你，却扑了一个空。唉——这个梦太短了。

从小我失去父亲，是娘一手把我拉扯大，我渴望父爱，渴望父亲般宽阔的胸膛，高大的身躯和永远安全温暖的臂弯。

我是一个自闭的女孩，从小不喜欢跟男孩子玩。当我在治病的绝望和希望中挣扎的时候，我遇见了你，那个慈祥的跟大哥哥一样关心我的人，那个我一眼看上去就喜欢的人，那个我希望托付终身的人。虽然当时没有，但一年的深思熟虑，我逐渐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当然也许这只是我的单相思，即使这样我也愿意。

我想见了面鼓起勇气跟你谈一谈，我虽然年纪比你小，但也小不了几岁。我虽然长得不算漂亮，但在别人眼里我还算不错的女孩，身材适中、面容姣好。我虽然有病，但我会好好治疗，趁着年轻。

虽然两地，但将来我可以调到你单位，天下哪里没有学校？当然，如果你已经娶妻生子，那就另当别论了，我依然会衷心地祝福你。我们可以成为知己成为最好的朋友。

我好悔呀，其实，我当时真想跟你要下你的单位地址，可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少女的矜持让我有些不敢。我怕你把我想坏了，何况我们只有短短的几天。就是这短暂的几天，你像大哥哥一样关心我照顾我，让我高兴让我快乐，让我忘记了烦恼忘记了忧愁，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值得纪念的几天。

我不知道因为什么，你突然不辞而别，让我胡思乱想了好多天，可我想你肯定是因为工作，我相信你。

其实，我知道这是一封无法投递的信，但我还是无法控制自己，一种心绪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周身已经发酵得太久太久了，让我心神不宁。有时，我会努力克制自己，不要总是想你念你，可是越是这样你的音容笑貌你的举手投足在我的心目中越是挥之不去。

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起的短暂而美好的时刻，我的精神似乎就好多了，我感觉我并不是一个病人，更不是一个重病号，我多么希望这个时刻永远不要从我身边溜走。

三百多天苦苦等待，特别是这个暑假在北京的二十多个日日夜夜，白天我在病房的窗台前数着马路上的行人，一个、两个……；下午，我在地坛你呆过的地方，眼瞅着你来的那个方向，直到黄昏……傍晚，我会在医院门前徘徊，直到病房熄灯；夜籁俱静，我望着窗外投射到天花板上的光影，天真地希望在这一片微弱的灯光里找到你的身影。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一个人期盼另一个人的焦虑，等待无果的失落和什么叫度日如年。此时，每天的阳光和月亮都是灰蒙蒙的，被人抛弃的感觉是痛苦难过的。

我不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

不好意思，你也不用笑话我，东拉西扯地写了这么多，像是在说梦话，其实，痴人说梦有时也是幸福的。

朋友，你在哪里？

……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要让邻座误会我是一个神经病，但我还是数度模糊了自己的眼睛。可怜的花儿呀，我们仅仅是萍水相逢、仅仅是偶然邂逅，怎么就……要知道是这样，我就是请上几天病假，我就是扣了工资，就是挨领导批评处分我也会义无反顾地到北京。

说实话，这封信看得我好累好累，在咣当咣当的车轮滚动声中，我眼前不断晃动着花儿失望的眼神和痛苦的面容以及她母亲蹒跚的脚步和佝偻的身影。我不能原谅我自己，可是，又能怎么样，自杀谢罪吗？

车到北戴河，估计已经三更时分了，又下了一些人，车箱里更冷清了，我还是睡意全无。

柳：

光阴荏苒，又一个漫长的年度熬过去了。这次到京，冥冥之中我感觉到今年一定会见到你，我期盼着等待着。

入院复查，多项指标不如去年刚来时的好，大夫问我，怎么回事？我无言以对。心脏病除了吃药和适当的运动休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保持良好的情绪。唉！我呢？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失着，日子一天一天又过去了，想见到你的希望又一天一天变得渺茫起来。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当时不是说得好好的吗？相约是我提出来的，我确确实实还想再见到你，问题是你在稍作犹豫之后还是爽快地答应了，可是——人怎么能这样不守信誉呢？

也许你工作确实很忙，实在无暇他顾，想来来不了？

也许是你已经成家，孩子老婆热炕头，北京之事早已忘到九霄云外？

也许是你身体不舒服或者出了什么意外，来不

了啦？呸呸呸！识破了吧，不会的。

也许，也许人家心里根本就没有你，几天相处，人家只是可怜你，可怜你一个重疾在身的病蛋子；可怜你一个多愁善感的“林妹妹”；可怜你一个也许不久就可能香消玉殒的小废人。

你一个姑娘家，为什么要这样不知廉耻的自作多情？世上好姑娘多的是，凭啥就让人家一定想你念你。

有时候我又在想，爱是不需要理由的，爱也不应该去论长短，不应该索取回报。虽然我不知道我是否被爱过，但这不要紧，要紧的是我爱过，爱过一个没有结果甚至连面都见不上的人。

我问苍天我问大地，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这一封封含血带泪的信，像一支支利箭直刺我的心头，我疼着痛着。言而无信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是我害了她，虽然我是无心的。

朦朦胧胧中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菊花了，短短的两年她完全变了模样，头发散乱，满脸污垢，浑身脏污，这是哪里的一个拾荒姑娘，要不是她拦住我的去路，我看到那一双吃惊的大眼睛，根本想不到会是她，我也想念的仇菊花。你不是在大学读书吗？这是——她看着我只是傻傻地笑，一句话也不说。我看着可怜，想拉她去洗个澡，理理发，再换一套新衣服，然后把她送回家，我们漂亮的菊花不该是这样。可是，还没有等我靠近，她却突然举起手里的木棍朝我头上砸下来——

菊花呀，你在哪里？

窗外露出鱼肚白，一个新的黎明到来了。列车在平坦的原野上奔驰着喘息着，我也不知道这是到了哪里，估计是华北大平原吧。我依然卷缩在座位上，已经一天一夜了我滴水未进，一种无法解脱的深深的负罪感把我压得爬不起来。我设想了无数个如果我能赴约将会怎么样——有用吗？没用！还不如放个响屁有味道。信还有几页，只是信纸皱巴巴的，一看上面的字歪歪扭扭大大小小不太像菊花写的，菊花的字跟她人一样娟秀漂亮。

柳：

你的两封来信都收到了，我的即将枯槁的心又泛起了点点春潮。你两年的消失看来是事出有因，我误会你了，实在对不起，你还是我心目中的好人好大哥，可是，可是这一切来得也太晚太晚了。

短短的两年，我的日子仿佛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跃上峰顶一会儿又跌入谷底，搞得我痛不欲生心身疲惫。其实，收到你的第一封信，高兴的我彻夜难眠，我真想给你回一封长长的信，把我两年想跟你说的话全给你倒出来，可是——可是，我自知已病入膏肓，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现在连拿笔的力气也不多了，躺在床上，写几下就得喘喘气歇一会儿。当然，更主要的是我没脸给你写信，由于我对你的误会，我把自己折磨得死去活来不成人样，当年还算漂亮的我现在你见了肯定会吓一大跳。什么也甭说了，这就是命，这就是我的命！人的命天注定。唉！——

别了，亲爱的朋友，别了，亲爱的大哥哥，别了，这辈子我唯一爱过的人，如果有缘，来世我还找你。

菊花绝笔

此时的我犹如万箭穿心，不能自持。

回到家里，我迫不及待地跟老婆把北京之事和盘托出，我希望她能出主意帮我度过难关，否

则我只能在内疚和痛苦的不断折磨中苟且偷生。我有些情绪激动地说完此事，老婆低头沉思着好一阵没有吭气。我有些沉不住气了，站起来冲她吼道，你倒是说话呀！她也站起来，两眼盯着我，缓缓地说，事情因你而起后果严重，不能只是内心谴责痛不欲生，我们应该用实际行动来缓解你的罪恶感。我想我们能不能帮帮菊花的母亲，给她寄些钱或者把她接到我们家住一段时间，逢年过节也可以去老家看看她，让村里的众乡亲感觉到菊花还在，我们就当她是我们的老人，让她老人家不至于在孤独无望和穷困潦倒中度过余生，也让菊花地下有知聊以慰藉。你说呢？

老婆，你真是我的好老婆——我一下子扑倒在老婆大人的脚下，失声痛哭。



这是什么声音

□ 阎进朝

这是什么声音？
从小放驴，听惯了驴蹄的掌声：
格蹦蹦，格蹦蹦。
如今大街上，
也有这种声音。
莫非是驴也进了城？
欣赏改革开放繁荣，
市场的兴隆？
把高楼看成原始森林，
把草坪视为牧场绿茵？
也许在想：
有个伙伴多好，相互对啃，
解解痒，舒舒心；
在绿茵上打个滚，
抖抖毛，打个喷嚏，
解解全身的乏困；
或大叫几声，
压一压车辆的轰鸣，
显示一下驴的威风？
然而，
这些事儿都没发生。
回头看，原来是：
高头大马，
威风凛凛的骑警。
亦步亦趋地巡视街亭，
保卫市井的安宁。

做你一世的情人

(中篇连载)

□ 南 云

(十六)

清明是在为方副市长送购房合同时接到“芷若”短信的，“芷若”说到美国读博的事已经定下了，明天她要去北京签证，问清明是否有时间陪她去。从方副市长办公室出来后，清明回了“芷若”短信，说公司事情很多，抽不出时间。“芷若”用手机发过来一个小女孩嚎啕大哭的表情。清明知道，自己应该学会拒绝，该断就要断的。

日子在清明与官员和开发商朋友们的忙碌应酬中悄然而过。这期间，清明从短信中得知“芷若”办好了签证，订好了机票，对这一切，清明显得漫不经心。出发前一天，“芷若”给清明打来电话，说临走想再见一次面。

清明赶到商都见到了“芷若”。“芷若”一改往昔的含蓄文雅，一见面眼圈便红了。清明忍不住将“芷若”揽在怀里，“芷若”抽泣得更厉害。过了很长时间，“芷若”才停止哭泣，仰头问清明，“是不是我去美国你就不理我了？”清明说：“怎么会呢，只是不想耽误你的前途未来。”“芷若”说，“你只要保证一辈子爱我，我可以不去美国，跟你到南城。”

“芷若”总是委婉含蓄的，这样的表白让清明感到很吃惊。清明说，若萱我很感谢你对我的爱，但我

不能用爱牺牲你的大好前途，我负不起这个责任。清明的话让“芷若”很恼火，“叶清明，你就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芷若”一句“不负责任的男人”，深深刺疼了清明，也让清明顿时柔肠百转，内心生出万般怜惜。“好！我保证爱你一辈子，等你从美国回来。”“芷若”放声痛哭，狠狠吻着清明，释放着一个月来对清明的思念和不满。

当晚，“芷若”没有回家，和清明住在了一起，不过这次是“芷若”主动把自己脱光的，清明很投入，两人很疯狂，似乎是一场生死离别。

飞机是中午十二点的，需要从商都飞到北京，再换乘飞往洛杉矶的国际航班。“芷若”已经把行李收拾好了，清明把皮箱搬上车，然后开车和“芷若”一起到教授家。教授与清明礼节性握了握手，告别上车的时候“芷若”哭了，清明在后视镜中看到教授也在拭眼角。

离别的时刻到了，候机大厅安检门前，“芷若”又哭了，清明和“芷若”再次拥抱。“昨晚不是说过不哭的，怎么又哭了，要是改变主意就跟我回南城成亲吧！”“芷若”破涕为笑，清明为“芷若”擦了泪痕，送“芷若”进了安检门。安检结束，“芷若”远远向清明挥了挥手，拉着行李箱向登机口走去。

开车绕行到飞机场北侧，当一架十二点钟起飞的波音737飞机向北飞去，清明舞动了“芷若”留给他的那件红丝巾，“芷若”说起飞时她会向地面寻找的，清明相信“芷若”一定能看到。

像做梦一样，两天之内糊里糊涂对“芷若”做出了承诺。清明一向视承诺如生命，他相信自己会为了这份承诺坚守下去，至于“芷若”能否做到，他不敢保证。“两情若是长久，又岂在朝朝暮暮”，那样的执著爱情，在现实中毕竟非常稀少，何况“芷若”去的是美国，而且是三年。清明坚信女人是多变的，他静静等待着“芷若”负约，这样责任便不用他来负了。

“芷若”说对了，清明是个不愿负责任的人。他想起几个月前，大觉寺那位云游僧“多修善根，多种善缘”的相劝，清明虽然对这份爱情并没有抱太多奢望，但还是以一颗虔诚的心播种下了希望。

(十七)

有了和“芷若”的三年之约，清明收束了自己的网上情感生活。清明不再和女网友约会，甚至将QQ上的一些女网友拉了黑。每天忙完公司的事情，只要没有应酬，就要开车到学校接晨晨，然后在路上买菜，挽着袖子下厨房烧儿子爱吃的菜，尚佳在旁边打下手，一家人其乐融融，好像之前什么也没发生过。隔三差五，清明会在尚佳那里过夜，开始的时候和晨晨挤一个床，晨晨有意见，就睡在客房里。一天晚上，尚佳躺到了清明身边，看清明无动于衷，尚佳觉得无趣，又回到自己屋里。清明不是不想，只怕再上尚佳的套，一旦被“套死”，三年后如何给“芷若”交代。

与“芷若”的交流主要在QQ上，因为错了十二个时差，QQ聊天变成了QQ留言。很多时候，“芷若”前一天晚上的留言，清明在第二天晚上十点以后才能看到，此时“芷若”在地球那边正紧张忙碌。清明也因为一天下来的奔波劳累而哈欠连天，疲于回复“芷若”的留言。清明觉得自己缺少的是对爱情的热情澎湃，剩下的只有执著坚守。因此，从整体而言，清明

与“芷若”的交流，基本是“芷若”在说，清明在听。

林溪花园项目进入内部装修阶段，按当前工程进度，半年后就要交工。房子基本售罄，资金开始回笼，宜家公司下一步如何开拓空间，如何做大做强，是清明当前考虑最多的。征求钱处长意见，钱处长认为公司扩张新楼盘为时尚早，当下关键要进行一次财务核算，看看目前林溪花园项目挣了多少，知道家底多少，再做打算。清明突然想起之前说过的10%股份，钱处长的意思很明白。

宜家公司林溪花园项目的成功，归功于老曾多年的官场人脉，钱处长的背后支撑，薛老板的鼎力帮助，还有关键时刻“芷若”的出手相救。清明深知，宜家公司要想再上台阶，自己要想在南城房地产市场立足站稳，面临巨大挑战，单那些深不可测幕后潜规则，对他来说便是盲区一片。薛老板在林溪花园前期土地招拍挂中，实实在在拉了自己一把，但那也仅仅是一个带头大哥对小弟的舍施与帮助。如今小弟向大哥请教如何成为“大哥”，这岂不是明摆着在窥觊大哥的位置。

清明想到了小覃。正如丹霞所说的，小覃和薛老板掰了，分开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小覃离开薛老板后到了商都，小覃是薛老板身边的女人，其见识自然不一般。清明萌生了到商都请教小覃的想法，便拨了小覃的电话，电话是关机的，设置了移动小秘书。晚上的时候，小覃用商都的手机号拨了过来，清明说了想到商都见她的想法，小覃爽快答应了。小覃说，到商都出发前一定要先给她打个电话，因为她经常要到外地出差。

周末的时候，清明给小覃打电话，小覃说她出差在外，还是周一吧！周末出差周一休息，看来小覃的工作挺没规律。周一下班的时候，清明在商都东区一家新开茶馆与小覃见了面。小覃与在南城时相比有了不少变化，变化在哪里清明想不起来，只是感觉多了不少成熟美。茶馆里兼营餐点，清明点了四个精致小菜，为小覃酌了红酒，喝了酒后小覃两腮桃红，愈加妩媚动人。真是个美人坯子，只是不属于自己。清明暗暗叹息。

小覃没有让清明失望，把自己所掌握的南城房地产市场各类潜规则和幕后消息全盘托出，还顺带着讲了不少薛老板的故事。清明笑着说，我来找你算不算挖薛老板的墙根啊？小覃说，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反正我跟他已经没关系了。清明说那更好，我就不用愧疚了，之前没有跟你多联系，就是碍于薛老板这层关系。小覃说，我一直觉得你人不错，那次在大觉寺相遇，更是感到和你很有缘份，以后在开发上有什么困难和我说一声，说不定咱们还有合作的可能。清明心头一震，突然想起南城房产圈子内一个关于小覃的传言，难道那个传言是真的？

本来开车要送小覃回去，小覃却自己拦了一辆出租车走了。回到宾馆住处，已经十一点多了，打开电脑，QQ上果然有“芷若”的留言。“芷若”的留言让清明睡意全无——“芷若”说她怀孕了，今天到医院检查的。清明赶紧拨了“芷若”美国的手机号，手机是关机状态。“不会吧，有这么巧？”清明作了回复。

凌晨两点，清明突然被手机铃声叫醒，是“芷若”从美国打来的。“芷若”很不满意清明的那句回复，仿佛受了天大委屈，在电话中哭得梨花带雨。清明安慰了好久，“芷若”才挂了电话。

“芷若”会不会要生下孩子，以后是不是要每月向美国汇抚养费？清明再也睡不着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快十点，昨夜把手机调到了静音状态，一看手机吓了一跳，上面有十几个未接电话，还有一条丹霞催他尽快回电的短信。清明拨了丹霞电话，丹霞说出事了，老曾在外边有女人的事情被老伴知道了，如今在办公室哭闹。清明问老曾在哪里，丹霞说躲起来了。清明说那就好，你把她领到我办公室等着，就说我正往回赶，回去了帮她处理老曾。

清明赶回南城已经十二点多了，老曾老婆还在办公室等着，一见清明，便嚎啕大哭起来。清明说，让您受委屈了，我马上将把老曾开除了。老曾老婆马上止住了哭，问是不是真的？清明说当然是，刚才已经通知财务，把他这个月的工资扣了，没有钱看他养什么女人？以后让他在家里老实呆着。老曾老婆怔怔的，说能不能不开除，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清明说不行，

你上午到公司这一闹，公司上下都知道了，他已经不适合当领导了。老曾老婆有些慌乱。

此时，丹霞端了两份快餐进来，清明劝老曾老婆吃饭，老曾老婆说不饿。看清明大口吃饭不说话，老曾老婆忍不住，再次求清明不要开除老曾。清明说一定开除，他这种人损公司形象。老曾老婆急了，我只让你批评教育他一下，你把他开除了日子还怎么过？清明说，哪有那么严重？老曾老婆说没了老曾的工资，这个月儿子在北京的房贷月供就得想办法，再说下个月儿媳就要生了。清明说，那你先回吧！回头我们研究一下。老曾老婆千恩万谢起身告辞了。

老曾老婆离开后，清明给老曾打了电话。老曾问老婆还在不在办公室？清明说已经走了，老曾在电话中舒了口气，说自己给公司添乱了。清明问老曾准备怎么处理这件事，老曾说想离婚。清明说婚可不是随便离的，你都快爷爷辈的人了。老曾说，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你能离婚我咋不能？我都憋屈一辈子了，刚找到点做男人的感觉，让我回去天天守着那只母老虎，还不如让我死了。清明说，我看未必非得走离婚的路子，你家儿媳马上生了，你让她到北京抱孙子，在南城还有谁管你呀！一席话让老曾醍醐灌顶。清明把和老曾老婆的对话告诉了老曾。老曾说，我知道怎么办了，我现在就回家。

第三天上班的时候，老曾老婆闯进清明办公室，说叶总你去看看吧，你把老曾开除了，他呆在家几天都没出门，茶饭不下，瘴瘴怔怔，这样下去要出毛病！清明便和老曾老婆一起到了老曾家。老曾躺在床上，见清明到来赶紧起了床。清明说，你自己犯下的错误有多严重吗？老曾说知道。以后可不能犯这样的错误了！老曾连忙点头，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老曾老婆说，既然改正错误了，叶总是不是考虑能让他回去上班？清明犹豫了一下，最终点了点头。老曾老婆很高兴，一定要留清明吃饭，老曾也说好多天没在一起吃饭了。清明便留下了，吃饭时老曾从柜子里翻出一瓶存放好多年的五粮液，两人碰着喝了，很快便有了状态，好在两人都是有城府的人，唠叨的全是以前社科联上班时候的陈年老事儿。

(十八)

清明把自己关于公司的下步打算正式和老曾谈了话。老曾说，局委这一级没问题，跑林溪花园项目时候已经留了后路。清明说只是这方面手续繁琐、应酬多，担心你身体受不了。老曾说，我自己的身体我清楚，再干十年不成问题。清明说，一些攻关的事情让丹霞多跑跑，该给她压担子了。老曾说那是自然。清明说，从这个月起每月给你多发三千元生活补贴，不列入工资表。老曾很感动，说我明白你的好意。清明笑着说明白就好，只是要注意身体啊！老曾说一定的。

几天后，公司印发了文件，任命丹霞为总经理助理。接到任命文件，丹霞推门进了清明办公室。丹霞说，凭什么老曾和管财务的老丁是副总经理，轮到我就变成总经理助理？清明说，你连这点都想不通，真是傻透了。他们谁有我的车钥匙，谁能随便出入我的办公室，谁敢大呼小叫老叶？只有你丹霞，连我都受你这总经理助理管控，你还嫌官小。丹霞嘿嘿笑了，我以后真能管着你？清明说肯定能。丹霞说，老叶你现在越来越会哄人了，特别是善于哄女人。丹霞说得清明脸发烧，他知道斗嘴不是丹霞的对手，只好笑笑算是认输。

清明知道，现在最不好哄的是“芷若”，“芷若”每天都在网上絮叨着自己的读博生活，却只字不提怀孕的事。“芷若”不提，清明也不好问，也许那天她说的“怀孕”，纯粹就是无聊女生说编出的恶作剧，拿来涮他玩的，时间一长早忘了。但“芷若”不是尚佳，也不像是那类爱编故事的女人，“芷若”也可能把这个麻烦已经处理了，毕竟她在美国还要读博。对发生在大洋彼岸的这件事，清明怎么也琢磨不透。那次尚佳慌称自己怀孕，把清明折腾了一个多月，这次“芷若”同样让清明每天都心神不宁。

与“芷若”QQ聊天，成了清明寻找事实真相的惟一渠道。之前基本是“芷若”在说，清明在听。如今清明心里有事，聊天主动了很多，两人在网上你来我

往，不知不觉间聊得你依我依卿卿我我，俨然一对初恋小情人。遗憾的是，即使在这种状态下，清明也没能从与“芷若”那里寻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清明把宜家公司的财务报表交给了房管局钱副局长，钱云飞处长现在已提拔为副局长。钱局长端详了财务报表好久。清明说，明天我把10%的利润给你带过来。钱副局长说不用了，我当初没看走眼，你是个实诚人。一座楼盘有多少利润我清楚，按常理你会造一份假报表，会告诉我利润很少，但你这张财务报表却是货真价实的，就像你的人品。利润先放你那儿，算是我名下的发展基金。清明很感动，说应该给你打个条子。钱副局长说不用，你我是君子之交，将来你不认账了，这件事也就拉倒。清明点点头，眼眶热热的。

宜家公司的第二次华丽转身，清明把目光瞄准了白玉河对面的河南新区。南城城市发展，白玉河是绕不开的主题。白玉河从伏牛深山潺潺而下，一路汇纳千沟万溪，进入南城市境水量骤增，变得碧波浩渺，俨然大家闺秀，温润中通透着灵秀大气。白玉河从南城东北方进入，然后在东南方折向西，环绕半个南城后一路向南。多年来，南城主要机关单位都在河北岸，河畔高楼林立，夜晚霓虹闪烁，一派现代化城市气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河对岸。河南岸荒滩野林，少有人居住，夜晚黑灯瞎火。上海浦东新区开发战略决策，启发了南城决策层的灵感，既然北岸城区狭小拥挤，发展空间受限，何不多修两座桥，把对岸的荒滩野林变成商铺豪宅，岂不是南城发展史上的大手笔。届时“以河为轴，南北并举，拥河发展”，那是何等的气魄啊！关于建设河南新区的事，据说市里已酝酿了很久，目前正在编制详细的南区发展规划。通过老曾的关系，清明已将南区规划图草案弄到了手。清明选定的这宗土地，毗邻市中心通往河南新区的一座规划中的特大斜拉桥。这里距北岸高档商住街仅一河之隔，将来大桥建成也仅仅是1公里的路程，而目前这里的地价却不到对面的十分之一。但问题是，市里对河南新区一直不温不火，尤其新市长态度一直模棱两可，从没发表过关于河南新区的见解。没有发表

见解意味着什么?南城上下有着各种解读。所以,包括薛老板在内的众多开发商举棋不定。在外界看来,清明此时竞拍那宗土地,无疑是一次赌博,是商界大忌。

让清明最后下定决心的,是小覃提供的信息。清明把赌注压在小覃身上,清明相信自己的感觉。

老曾和丹霞的最佳结合,清明关键时刻的冲锋陷阵,宜家公司在河南新区那宗土地的运作上,可谓行云流水。由于没有潜在竞争对手,两个月后宜家公司轻松拍下这块土地。而两个月后,市里规划中通往南区的那座斜拉立交桥,也开始动工兴建。这一切,让南城的地产大佬个个捶胸顿足,后悔万分。

(十九)

清明第一时间把宜家公司的好消息,通过QQ告诉了“芷若”。“芷若”发过来一张翘着大拇指的表情,让清明很受用。女人的赞许和掌声令哪个男人不心醉?陶醉于成功幸福中的清明,向大洋彼岸发出了一张拥抱动作。美国那边的“芷若”却好久没回应,那边应该是夜里11点了,“芷若”大概是睡着了。

二十分钟后,QQ上的小企鹅跳动起来,“芷若”有了回复。“芷若”说也有好消息告诉清明。清明问什么好事,“芷若”让清明猜。清明说你在美国,我怎么能猜得住。“芷若”说与你有关,你好好猜。清明催“芷若”赶快说,“芷若”说今天到医院作孕检了,是个女孩!清明一下子懵了,这“芷若”真不是凡人,这么长时间按兵不动,一朝出手就是惊天动地。

清明说,你真怀孕了?“芷若”似乎很吃惊。之前不是给你说过吗?清明说,这些天你提都不提这件事,我以为你是开玩笑。“芷若”说,这种玩笑能是随便开的?我天天给你说我怀孕的反应,你能飞过来照顾我吗?再说你也未必同意我生下来。清明说,有了孩子你怎么读博,你一个人怎么带?“芷若”说这里是美国,人家有专门照顾单身妈妈的义工,你就不用瞎操心了,再说还有我哥和嫂。你哥和嫂怎么不阻止你呢?清明很生气。“芷若”更生气,我知道你叶清明

压根就不是个负责任的人,反正孩子不用你养,将来随我的姓,我的事不用你管了。还没等清明回复,“芷若”就下了线。

大洋彼岸的“芷若”真的怀孕了,不久自己将会有一个美国籍的女儿。这算好事儿还是坏事,清明一下子还理不清。晚上回到家里,尚佳已经做好了饭。一家人围着饭桌吃饭,清明问晨晨的学习情况,晨晨瞥了他一眼,撂下一句“食不言,寝不语”,端着饭碗进了自己房间。清明看尚佳,尚佳好像没听见一般。清明很尴尬,满肚子的无名火无处发泄,放下半碗稀饭准备回自己的小家。尚佳看他要走,说有事商量。尚佳说,晨晨下个月就要初中毕业了,她想把市一中旁边的房子装修一下搬过去。清明说好吧。尚佳又说,等我们搬过去,我想让谷雨和冬梅他们搬过来住,他们一家子也不用在外租房子了,秋天牛牛和雪妮要到城里上学。冬梅是谷雨的媳妇,牛牛和雪妮是他们的儿子和女儿。林溪花园工地交工后,谷雨到宜家公司负责职工食堂采买,冬梅把两个孩子撂给爷爷奶奶,也进城来找谷雨,成了食堂帮工。据说,是尚佳怂恿冬梅进城的。冬梅在职工食堂上班两天后,清明才知道。尚佳这次提出让弟弟一家搬过来住,清明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在这件事上,清明不由得暗暗佩服尚佳。尚佳如今不但傍上母亲这座靠山,而且不动声色拉到了谷雨和冬梅这两个同盟军。尚佳真是一个意图高远的操盘手啊!

当然,清明更是名副其实的操盘手。新楼盘的名字,他已经想好,就叫南岸明珠。楼盘设计规划,是凌云宵推荐的一家南方设计院。楼盘的各项手续,老曾和丹霞正积极运作。前些天,老曾老婆去了北京,老曾恢复了自由身。紧接着,老曾儿子又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媳妇生了大胖小子,老曾高兴得满面红光,工作劲头很足。丹霞还是老样子,跟电视台的小于主持分分和和、吵吵闹闹。清明语重心长劝丹霞结婚,每次都被丹霞冠之以“狗咬耗子”耻笑嘲讽。是啊,自己的婚姻都搞得一团糟,还去充什么人生导师,岂不是自寻其辱。如今,“芷若”干脆玩起了失联,对清明的QQ留言和手机短信一概不回。

没了“芷若”消息，清明空落落的。犹如居家生活中的食盐，平日里不觉重要，可一旦缺失，一日三餐便立马寡淡无味。“芷若”每天那些支离破碎的短信，若即若离的情愫，让清明在浅啜细品间难以自拔。也正是“芷若”给予他的这种愉悦享受，让他能够坦然出入以前的家，甚至与尚佳同床而眠，也保证不会再有肌肤之亲。

这些天，清明住回了自己的两居室，整夜开着电脑，QQ一直在线，他给“芷若”留了言，盼着“芷若”回复。夜里，清明做了梦，梦到“芷若”一个人坐在白玉河畔，他跑上前，“芷若”却像风一样飘到了河中间。眼看着沉到了河里，清明跳进河里拼命向“芷若”游去，可靠近时“芷若”却不见了，仔细向周围寻找，却发现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坐在一面大荷叶上向他笑，清明问她是谁，她说是周若萱。周若萱不就是“芷若”吗？清明说你不是周若萱，女孩说我就是，我是你女儿。清明一下子急醒了。醒来后，清明突然想起一个关于女儿是父亲前世情人的说法，而刚才那个荒诞的梦，“芷若”怎么就变成自己的女儿呢？也许，是自己挂念那个即将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了。

(二十)

接到小覃的短信，清明正在规划局催问南岸明珠的规划手续。小覃说方便时回个电话，清明借口到卫生间回了电话。小覃说她回南城了，清明问在哪里，小覃说如果方便的话，中午到大觉寺山下素餐馆一起吃饭。清明匆匆与汪局长告别，驱车赶到上次吃饭的那家素餐馆。小覃的模样让清明很吃惊。首先是戴着墨镜，其次是明显隆起的小腹。很显然，前者是为了掩盖后者。清明觉得和小覃的会面，就像地下革命工作者的秘密接头。

小覃说，南城熟人多，依我现在情况，是不适合见人的。清明说，难得我有此待遇，看来今天得好好请你了。小覃说，这些日子胃口不好，一直想着这儿的几道素菜。清明点了一大桌子菜，小覃也不拦阻。吃饭的时候，小覃告诉清明，房管局副局长钱云飞昨天

下午被纪检部门带走谈话了。清明心里咯噔一声。小覃说，我知道他和你是老乡，他在林溪花园项目上对你有帮助，关键时候要把握好啊！清明点头说明白。小覃说明白就好。

这顿饭小覃吃得香，清明却如嚼干蜡。离开餐馆时，小覃将剩下的菜打了包，说要带到商都去。清明说，路途太远了会变质的，小覃说车上有冰箱。清明才发现小覃开的是一辆奔驰越野车，后备箱果然很宽大。小覃将车发动，摇下玻璃和清明道别时，好像突然想起什么。清明凑近小覃。小覃说，听说南岸明珠项目报规划局了？清明说上午还在催汪局长。小覃说你放心吧，很快就会批下来的。

小覃离开后，清明迫不及待拨了钱云飞的电话，电话那头提示音说关机。清明暗暗抽了一口凉气。又给老曾打电话，老曾显然也被这一消息惊呆了。清明开车刚进南城，老曾便打来电话，说确有此事，人在天华宾馆控制着。清明问能不能托关系通融一下，事情不大的话让他早点出来。老曾说可能性不大，听说常委会已经研究了。清明当然知道“研究了”意味着什么。

钱云飞接受纪检部门调查，在南城房地产圈子里引起轩然大波。首先是薛老板作为证人被传唤，据说钱副局长供述说薛老板向他送过钱，接着是大明房地产的胡总也被传唤。思量着和钱副局长有过金钱来往，南城不少房地产老板闻风纷纷跑路到外地。

清明是一星期后的下午才被传唤的。在天华宾馆，清明并没有见到钱云飞。办案人员让清明交出手机，在房间等待。两三个小时过去了，清明一个人依旧呆着，办案人员好像把他给忘了。因为不能与外界联系，清明很着急。母亲今天下午要从乡下来，他让尚佳订了饭店，通知谷雨冬梅过来吃饭，他还想起下午放学要到一中门口接儿子。他被纪委传唤只有老曾知道，如今日头已经偏西，家里联系不上他，不知道会急成什么样子。

终于，一老一少两个办案人员进了房间。年老的办案人员态度和蔼，年轻的面无表情。办案人员说，

据我们了解，你和钱云飞是老乡，在林溪花园项目中他给你帮了忙，他已经交代了，你给他送过钱，我们想核对一下数目。清明说，我是提出给他送钱，可是他没有要。年老的办案人员笑了，“你再回忆一下，你只是证人，承认了对你影响不大。”清明说，真的没有，可能是钱云飞记错了。“好吧！今天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你现在可以离开了，回去后把事情想清楚！”办案人员结束了谈话。

接过办案人员递过的手机，上面有十几个未接电话。清明首先回了尚佳的电话，然后是老曾的。离开天华宾馆天已经落黑了，透过车窗，人行道上一个拎着塑料袋买菜的中年人，正缓缓向家的方向走去。清明突然非常羡慕那位中年人，天华宾馆失去自由的几个小时，让他体会到了市井居家生活中蕴含的幸福。

值得庆幸的是，晚上的全家聚会并没有因为清明的失联而受影响。一家人其乐融融，清明向母亲、尚佳、冬梅一一敬了酒，还破天荒与谷雨碰了三杯。谷雨是贪杯的，也效仿清明给母亲和嫂子敬了酒，自己也往肚子灌了不少。看到一家人高高兴兴，清明油然而生出几多幸福感。佛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无论多平常的事物，总会孕育着快乐。这世界并不缺少幸福，缺少的是发现幸福的眼睛和知足常乐的心。

因为纪检部门三个多小时的谈话，让清明找到了幸福感觉。接下来的日子，可谓幸福来敲门。首先是南岸明珠项目建设规划被市里批了下来，接着又是一个喜讯：“芷若”将新出生女儿的照片用QQ发了过来，还附了出生日期，算下来应该是十天前。照片上，一个像红虾米一样的婴孩正熟睡，清明将照片扩散到最大，仔仔细细端详，感觉她很像刚出生的晨晨。清明眼睛模糊了，他突然有一种立刻将“芷若”和女儿同时搂在怀中的渴望。清明在网上向“芷若”回复，他要到美国看望女儿。

回复了“芷若”，清明马上给老铁打电话。老铁正录制一档直播节目，清明让老铁忙完了立马过来。“芷若”在美国给自己生了女儿，如今在偌大的南城，清明只能找老铁一个人分享。清明和老铁喝了酒。喝高了的时候，老铁问清明真的要美国？清明

说当然了。老铁说，钱云飞的案子还没有了结，纪委随时都会传唤你。清明酒醒了一半。

(二十一)

不管怎么，清明还是决定要到美国去一次的。第二天，清明到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填表申请了护照。“芷若”在QQ上告诉他，她正在着手办理邀请函，估计十天后能寄到，届时只需拿着邀请函，填写好DS表，就能到北京的美国使馆办理签证了。

十天后，“芷若”从美国寄来了邀请函。清明委托一家相熟的旅行社帮助填写表格，办理了预约面签。半月后，清明到出入境管理处领取护照，工作人员告诉他，因为他涉及一起受贿案，所以护照暂时缓发。

清明本来想让老曾托人通融一下护照的事，却先接到了纪委会办案人员的电话，让他到天华宾馆。这次没有等多长时间，办案人员便和清明谈了话。办案人员问，听说你办护照要出国？清明点点头。出国旅游还是探亲？清明说探亲。准备到哪个国家，探望什么亲戚？清明说到美国，看望女儿。你老婆和儿子在南城，你什么时候在美国有了女儿？清明说，我离婚了，女儿一个月前在美国刚出生。办案人员显然很吃惊。“上次问你和钱云飞的事情，想清楚没有？”办案人员转移了话题。清明说想清楚了，真的没有给他送钱。“你以为我们会相信吗？”办案人员笑了。清明想争辩，两位办案人员却起身离开了。

办案人员这次没有让清明交出手机。吃中午饭的时候，工作人员给他端来了盒饭，清明觉得味道还不错。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两个办案人员又回来了。问清明回忆得怎么样？清明说仔细回忆了，绝对没有给钱云飞送过钱。两个办案人员相互看了看，都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年龄大的办案人员说：“你把刚才说的话写下来，盖上公司公章明天送过来。对了，在钱云飞案件没有办结之前，你不能离开南城，保证随叫随到。”清明自然满口答应。

美国之行搁浅了。在告诉“芷若”之前，清明为“芷

若”汇去了一笔钱。清明很清楚，一旦将自己取消美国行程的消息告诉“芷若”，钱她是肯定不会收的。如何给“芷若”解释，“芷若”会相信吗？

在确定“芷若”收到汇款后，清明把事情的原委在QQ上告诉了“芷若”。“芷若”一直没有回复。清明忍不住又留言，问“芷若”是不是不相信。“你说我该相信吗？”“芷若”很快有了回复。“芷若”的话跟那位纪委办案人员很相似。“芷若”说，我之所以不相信你，主要认为你叶清明是个不愿承担责任的人。得知我怀孕，你就盼望着我做掉，难道你汇过来十万美元，就能推卸掉你作父亲的责任？

清明突然觉得，不管是面对纪检部门，还是远在美国的“芷若”，他都陷入了一场信任危机。

随后的日子，“芷若”又回到原来状态，对清明的QQ和短信留言一概不回，只是偶尔将那个小人儿的萌照发过来，每次都让清明在激动和愧疚中久久不能平静。

伴随着信任危机的还有不期而至的家庭危机。先是尚佳办理了病退手续，理由是晨晨上中学，母亲年纪大了，上班的公司距新家太远。在家呆了一个星期，尚佳提出到宜家公司上班。清明自然不答应。这个时候，清明母亲出场了。母亲语重心长，你不让尚佳到公司上班，你又不常回来，我在南城也是隔三差五的，她一个女人闷在家也不是事儿，不如你们再要个孩子，跟她也有个伴儿。

话说到这儿，清明恍然大悟。敢情是尚佳和母亲联手演的一场苦情戏。这一切，也许是老于事故的母亲早就窥到儿子的秘密，不动声色间，逼迫儿子束手就范；或许是精于算计的尚佳策反婆婆成功，婆媳联合布局，为存心逃脱的丈夫织就一张亲情大网，让其身陷其中不能自拔。

如今他和尚佳已无夫妻之实，而且自己对“芷若”有过承诺，三年后自己如何向“芷若”交代。现在回归尚佳，那是对“芷若”的一种不负责，更是对尚佳的一种欺骗。一向对母亲顺从的清明，决定这次违背母亲意愿。

晚上睡觉的时候，清明认真与尚佳谈了自己的想

法，第一次谈到了美国的“芷若”和刚出生的女儿。黑暗中，尚佳不说话。窗外车灯一闪而过，清明看到尚佳泪流满面。清明一下子崩溃了。两人婚姻瓦解，尚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些年来尚佳费尽心思试图破镜重圆，作为女人尚佳付出了很多，也许这样对待尚佳太过残酷。“你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不适合再生了，如果真的想要孩子，就抱养一个吧！”尚佳依旧不说话，将头蒙在被子里。

(二十二)

小覃从商都打过来电话，说钱云飞的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也就是说纪委的办案程序已经走完了。清明问是不是快结案了，小覃说应该快了。清明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小覃又问南岸明珠项目进展，清明说目前正在筛选建筑商，很快就可以开工。小覃说，我给你推荐一家公司，你了解一下，看能不能合作。清明说当然可以，小覃便说出了商都一家建筑公司的名字。

开发林溪花园项目，清明与天一建筑公司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南岸明珠项目，清明本来打算把主体工程交给天一，但小覃却推荐了商都市一家名叫中冠的建筑公司。清明不得不考虑小覃的推荐，他清楚记得，小覃之前说过有机会合作的话。

作为河南新区的首个标志性建设，南岸明珠项目开工奠基仪式让南城人津津乐道。开工仪式选在周六，吸引南城人眼球的，不是众多官员商界名流参与的开工仪式，而是仪式后宜家公司美女经理与南城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于欢的盛大婚礼。因为是电视、广播直播，又加上之前媒体热炒，南城几乎一半左右的家庭在那一刻都打开电视，几乎所有出租车都锁定南城交通音乐频道。大手笔的费用投入，精心的营销策划，清明让南岸明珠在南城家喻户晓。

开工仪式的圆满成功，归功于丹霞和于欢。两人拍拖两年多，结婚大事一直没提到议事日程，硬是被中间人老铁忽悠到了与南岸明珠开工仪式那一天。

来自省城商都的中冠公司，是托着小覃关系而来

的。开工建设后，清明发现中冠公司的技术实力和管理水平，其实远远超过南城本地任何一家建筑公司。回想之前自己对小覃的种种猜测，清明觉得自己真有些阴暗卑鄙。

“一桥飞架，明珠生辉”。连接白玉河南北两岸的斜拉式大桥即将建成，让南岸明珠这句广告语变得名副其实。虽然尚未取到预售许可证，楼盘刚出地面，已经有两个单位与宜家公司签订了内部团购合同，销售形势看好。

本世纪头十年，时代造就了中国房地产业，民营房地产商在这一领域纵横捭阖，作为这个时代的弄潮儿，南岸明珠项目第一次让清明的财富之梦变得清晰起来。

(二十三)

钱云飞的案子终于了结，因为收受开发商贿赂，被判了十二年。省城第三监狱，清明探望了钱云飞。钱云飞神情呆滞，全然没了往昔的儒雅洒脱。见面时间只有十分钟，钱云飞不说话，清明安慰他想开点，在里边好好改造，将来出狱了就到宜家公司上班。听到这句话，钱云飞眼睛突然亮了。

在母亲的张罗下，尚佳从乡下抱养了一女孩。当初面对尚佳的伤心欲绝，清明提出让尚佳抱养孩子，是基于尚佳和自己离婚了，抱养孩子是她的权力。但抱回的孩子与自己是什么关系呢？还没等清明弄明白，母亲便自作主张通知乡下亲戚，为小东西摆了满月酒。众亲面前，清明哭笑不得，只能装出一副幸福美满的样子。

当然，清明更时刻挂念着美国的“芷若”，还有未见面的女儿。最近“芷若”几乎每周都要发来女儿照片，还有成长日记。清明问女儿的名字，“芷若”回复说：“不用你牵挂费心，她随我的姓，现在有一个英文名字Angel。”清明连忙翻出英汉词典，才弄明白Angel是天使的意思。清明称赞Angel这个名字好，“芷若”不领情，发过来表示“轻蔑”的QQ表情。本来想哄得“芷若”高兴，然后重提到美国看女儿的话题，

看“芷若”一直冷嘲热讽，清明便不敢再提出来。

现在，清明很少回尚佳那里。每次回去，母亲和尚佳就催着给小丫头起名字。看清明不乐意，母亲便把孩子往他怀里塞，说抱抱就亲近了。也真是奇怪，好几次，孩子正哭闹，一递到清明怀里，马上就止住了哭，两只乌黑小眼睛滴溜溜看他，让清明隐隐心动，怀中恍惚就是美国未见面的女儿Angel。在起名字的事情上，清明坚持不参与。尚佳便打电话请乡下公公给起名字，清明父亲深感责任重大，请村里退休老校长，按照叶氏家族“辈字”，起了叶维菡的名字。尚佳和母亲连说好。问清明有意见没有，清明当然说没意见。自己的亲生女儿姓了“芷若”的姓，而这个小东西却名正言顺进了叶家族系。看来，这个将来写在叶氏族谱上的女儿叶维菡，清明是赖不掉了。

(二十四)

小覃给清明发了短信，说三天前生下了儿子。清明很替小覃高兴。小覃说，孩子的事对外是保密的，南城只有你知道，我是信佛的，想托你到大觉寺给孩子请一尊开过光的观音挂件。

几天后，清明托南城玉雕界的朋友，觅到一尊极品翠玉观音挂件，镶了白金，前往大觉寺请方丈妙言开了光。

给小覃联系送观音挂件，小覃说她已经出院了，说清明到商都后，她会让人去取的。小覃的意思很明白，她不想向清明公开自己的具体住所。小覃背景复杂，清明很能理解这个小女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啊，一个大男人赶数百里路，为一个女子刚刚出生的孩子送去一件翠玉观音，这意味着什么？清明不得不佩服小覃的慎密。保持一定距离，也许对双方都是一种保护。

至此，清明改变了一个人前往商都的打算，拨通了丹霞老公于欢的电话，说商都一个女性朋友生了孩子，自己一个大男人前去探望不方便，希望明天丹霞陪同。于欢问，当天能赶回来吗？清明说应该没问题。于欢说那就好，我外甥带了女朋友从外地回来，我姐

邀请我和丹霞明天晚上到他家吃饭。放下电话，清明又给丹霞打了电话，丹霞满口答应。

第二天，清明和丹霞赶到了商都。清明先在金水宾馆开了房间，然后给小覃打电话。半个小时后，一个自称是小覃表妹的年轻姑娘打通了清明电话，说在宾馆大厅等。清明和丹霞下到大厅，将翠玉观音交给姑娘。姑娘说，刚才我在对面丹水湖酒店给二位订了套餐，希望你们照顾好自己。清明和丹霞连忙说不必了。姑娘说必须的，我姐说这次你们从南城来，不能陪你们吃饭非常失礼。

在丹水湖酒店一楼大厅音乐喷泉旁边，清明和丹霞享用了小覃安排的精致午餐。吃饭的时候，丹霞问清明，是哪位女性朋友生了小孩？清明含糊其辞。丹霞说，你不说我也能猜到，是小覃生了儿子。清明此时正将一片蘸了芥末汁的生鱼片往口中送，丹霞的话让清明放下了叉子。“一看你遮遮掩掩的，我就知道是小覃，你送了观音，肯定生的是男孩。”清明说丹霞胡说八道。丹霞说，我还不了解你呀，你本来是个诚实人，一说谎眼神就慌乱。

午饭后丹霞要清明陪着逛街，被清明拒绝了，一个人气呼呼出了酒店。下午四点的时候，丹霞还没有回来，打丹霞电话，丹霞说正和商都这边的女同学逛街。清明说我答应于欢今天赶回去的，于欢说你们今晚要到他姐姐家吃饭。丹霞在电话中发火了，“老叶，原来我和你一起来趟商都，是经于欢批准的！”清明说，你现在结婚了，单独跟我外出，于欢自然有想法，我只是担心影响你们夫妻关系。丹霞说，我怎么没听说今晚要到他姐姐家吃饭的事儿，既然他不放心，今晚我就真的不回去了！说完挂了电话。清明再打过去，丹霞电话变成了无法接通。清明只好给于欢打电话，让于欢帮助联系。过了好一会，于欢回电话，说他也联系不上丹霞。

一直等到五点半，丹霞依旧没消息，清明一个人回了南城。清明知道，这次和丹霞一起来商都，于欢心里本来就有疑虑，如果他留在商都过夜，肯定是说不清的。出商都上高速公路后，于欢打过来电话说联系上丹霞了。清明说他已经上了高速，让丹霞今晚住

下明天乘大巴回。于欢说只有这样了。

丹霞第二天从商都回来后，清明向丹霞道了歉，丹霞不理清明。几天后，丹霞依旧板着脸，清明问是不是还生他的气。丹霞叹了口气，说主要是生于欢的气，于欢心眼太小了。清明说，那证明他太在乎你，你应该感到幸福。“婚姻就像是穿在脚上的鞋子，合不合适自己最有发言权。”丹霞幽幽说出的这句话，让清明打了个冷战。

丹霞和于欢拍拖两年多，南岸明珠奠基仪式前，老铁提议把两人的结婚典礼与奠基仪式合并进行。清明征求丹霞意见，丹霞说一切听从安排。清明清楚记得，丹霞答应自己时，眼中满是幽怨。清明内心把丹霞当妹妹，丹霞的任性他是清楚的，他也想借此促成丹霞的婚姻。所以，丹霞那句鞋子和婚姻的比喻，让清明感到愧疚不安。清明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促成丹霞和于欢结婚的动机。

(二十五)

当女儿Angel一周岁即将到来的时候，清明与“芷若”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收到“芷若”从美国寄来的邀请函，清明很顺利到北京的美国使馆办理了签证，订下半月后飞往美国洛杉矶的机票。

当清明沉浸在与“芷若”和女儿即将团聚的喜悦中，老曾带来的一则消息却让清明情绪一落千丈。老曾说，规划局汪局长被省纪委带走了。宜家公司在林溪花园和南岸明珠项目上，没少和汪局长打交道，经济来往肯定是有的。上次钱云飞案，让清明心有余悸。清明首先担心的是这次美国之行，如果再次泡汤，在“芷若”那里他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其次，还有让清明更担心的。在南城官场，汪局长的位置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点，汪局长落马，会不会带出更高层面的官员？如果那样的话，将意味着南城官场的一场地震即将到来。清明想到了那位主抓城建的方副市长，甚至还有小覃背后的那位大人物。

暴风雨即将到来，如何保住宜家这棵大树不被击倒。清明反复掂量，终于下了决心。第二天上午，

他将丹霞叫到办公室，把汪局长被调查的事告诉了丹霞。丹霞不以为然。清明说，打点汪局长都是老曾来做的，每次送钱都是我同意的。老曾年龄大了，经不起折腾，这事儿肯定得我扛着。而一旦我出问题，肯定对公司是致命的，从公司长远发展看，法人应该马上更换成你，宜家公司有你和老曾，就不会垮掉。丹霞说，这事儿太突然，我没一点准备，公司法人换成我，以后公司就是我说说了算，你放心吗？清明说，我担心谁也不会担心你丹霞，我这样做只是给宜家公司留条后路。丹霞说那好吧，我听你安排。清明又把老曾叫到办公室，说了自己的决定。老曾说既然决定了，就赶快办理吧，省得夜长梦多。

一周后宜家公司法人代表变更成了王丹霞。也许是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峻，汪局长那里竟然没有新消息传出。半个月后，清明登上了飞往美国洛杉矶的飞机。

飞机起飞后，望着机窗外漂浮的朵朵白云，清明长长舒了一口气。对自己的有惊无险如期出行，感到非常欣慰。

飞机是下午两点钟从首都机场起飞的，十三个小时的航程清明没有一点睡意，他一直在努力想象和女儿Angel还有“芷若”见面的情形。之前说好的，“芷若”要开车到机场接他，清明甚至想到“芷若”会像小鸟一样飞向他，然后是拥抱和接吻。

当地时间傍晚七点，飞机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办理了出关手续，取了行李已经八点多。出站口，“芷若”正翘首以待。清明看到，“芷若”的满头秀发束成了马尾，以前白皙的脸庞多了几分红晕。清明向“芷若”张开双臂，却被“芷若”羞涩地回拒了，“芷若”指了指不远处，说哥哥也来了！“芷若”的哥哥也走向前，亲热地与清明握了手。寒暄过后，大家一起出了机场。

坐上车后，“芷若”哥哥提议先吃饭。在一家中餐馆，清明吃下了踏进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顿饭。饭菜的味道实在不敢恭维，“芷若”哥哥说，美国的中餐就是这个味儿，以后慢慢适应就好了。吃饭后到“芷若”租住的公寓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开门的是“芷若”

的嫂子，说Angel已经睡下了。之前，清明在“芷若”手机上看过嫂子的照片。清明赶快拿出准备好的礼物，嫂子很高兴地收下，然后和哥哥离开了。

清明要到婴儿房中看熟睡中的Angel，“芷若”说算了吧，让她好好睡吧，反正有的是时间。“芷若”先洗了澡，然后拿出早已为清明准备好的睡衣，催清明洗澡。清明洗完澡，“芷若”已在床上等着了。

第二天早上，清明是被一双软绵绵的小手给拍醒的。窗外，美利坚合众国的朝阳分外耀眼，自己睡得太贪了。一个粉嫩嫩的小人儿，正流着涎水，好奇地看着他。呵呵，不知道什么时候，“芷若”将宝贝女儿Angel抱到了他的床头。清明想，亏得小东西没在他床头撒尿，当然，要是撒尿他也是高兴的。

吃早餐的时候，“芷若”说她已经告诉小区帮助照看Angel的各位义工，说Angel的爸爸从中国来探亲三个月，其间不需要提供帮助了。清明说我会照顾好Angel的，家务你就不用操心。“芷若”将Angel的饮食规律和活动场所作了详细解说。“芷若”说，冰箱里有吃的，中午我不回来，你自己应付吧！

在美国出生的Angel真的很乖，可能是小区义工轮流照顾的原由，间或是亲情血缘使然，她压根就对清明不疏远，没有半天时间已经搂着清明的脖子嬉笑个不停。当然，清明带孩子是有经验的，儿子晨晨自小就愿意和他在一起。冰箱里边除了西红柿、黄瓜、香肠、面包、牛奶、鸡蛋，剩下的全是Angel的食物，看来“芷若”在美国的生活很简单。中午饭清明凑合着随便吃了一点。晚餐的时候，清明精心做了“芷若”爱吃的蛋炒米。国内一位著名女作家在其自撰中称，她家招聘厨师，首先要让厨师试做一份蛋炒米，据说一份简单的蛋炒米，便可透出厨师的烹调理念和厨艺水准。清明从来没机会在“芷若”面前显示自己的厨艺，一份蛋炒米果然博得“芷若”赞叹不已。

随后的日子，清明白天带着女儿在小区公园疯耍，教Angel学走路。晚上的时候，“芷若”从外边采购回清明需要的食材，清明乐此不彼地为“芷若”展示自己的厨艺。当然，“芷若”回报给清明的不仅仅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称赞，更有每晚的缠绵悱恻。清明的

美国探亲之旅，成了蜜月之行。

利用两个周末，“芷若”带清明游玩了洛杉矶的比弗利山庄和圣莫妮卡海滩。比弗利山庄的格里菲斯公园视野开阔、美丽纯净；圣莫妮卡景色秀美，夕阳下海滩妖娆无比。其间，“芷若”和清明为女儿Angel举办了生日Party。“芷若”哥哥和嫂子，还有一帮中国留学生参加了聚会，在异国他乡一下子见到这么多黄面孔，让清明非常兴奋。什么是乐不思蜀？此时此刻清明真的忘掉了南城，忘掉了宜家公司。

(二十六)

在若干年后，清明一直怀念和珍藏着那段美好的洛杉矶探亲之旅。那次探亲之行，就像一个梦，一个永远不愿醒来的梦。但，是梦就会有醒的时候。两个月后，清明先是收到丹霞关于老曾被检察院喊去谈话的消息，接着又收到方副市长被停职调查的消息。“芷若”沉浸在幸福中，正张罗着申请延长清明在美的居留期。清明暗暗祈祷，他期盼着南城的官场地震到此为止。

但丹霞的又一个电话，让清明彻底打消了幻想。丹霞说，老曾被监视居住了，检察院的人已经来两次，一直问你的联系方式，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外界都传闻你潜逃出国了。清明到美国之前启用了新号码，只有丹霞一个人知道。

趁Angel晚上睡下，清明决定向“芷若”摊牌。当“芷若”看了丹霞发过来的短信，一下子惊呆了，她明白清明让她看手机的用意。“一定要回吗？”“芷若”问。清明点了点头。你说会不会也牵涉到我爸那位市长学生？清明说这也是我最担心的。“芷若”倒抽一口凉气！“你给他送过钱没有？”“没有，只是送过一副张大千的画。”清明说。“芷若”不再问了，一个人坐在那里淌着眼泪。清明搂了“芷若”，本来想说说些安慰的话，却哽咽着说不出。

三个月后，清明准时从美国飞回北京，再从北京飞往商都。飞机落地后，清明打开了以前的手机。手机刚打开，便接到一个自称是纪检部门工作人员的电

话，告诉清明尽快回南城，到专案组所在的新华宾馆接受谈话。对方说，相信你会积极配合我们的。

清明从商都回到南城，首先到了老曾家。老曾被监视居住，老伴从北京赶了回来，看到清明好像找到了救星。清明向老曾了解情况，老曾说这次牵涉的房地产公司很多，连薛老板都被叫去问话了，咱们给汪局长和方副市长表示那一点，跟人家比简直不值一提。钱是我送的，但人家说你是老板，所以要找你了解情况。清明心里轻松了很多，安慰了老曾老婆，又到公司与丹霞碰了头。

下午四点的时候，清明到专案组驻地新华宾馆。一位女办案人员与清明谈的话。女办案人员问清明是否知道为什么让他来？清明说知道，是为汪大年局长和方子玉副市长的案子。女办案人员说知道就好，你就谈谈给他们送过几次钱、数目是多少。清明说，送多少记不清了，每次都是老曾送的。你想把责任推给老曾？女办案人员有点生气。“当然不是，每次送钱都是我同意的，我是老板，责任当然该我负，我的意思是老曾交代送的次数和钱数，我没有任何异议。”“对于你说的，我们会继续调查的。”女办案人员的脸色有些缓和，停顿了片刻才说话。“同时，可以告诉你，我们是省专案组的，这次让你来不仅仅要了解汪大年和方子玉的事情，还要了解其他市领导的事情。我们已经掌握了，宜家公司林溪花园和南岸明珠两个项目，有一位大领导给你不少关照，希望你如实交代与他的经济来往。”

清明觉得头有点发懵。“你说的大领导是谁？”女办案人员反问道：“你难道不清楚是谁？”“是市长吗？”“看来你是明白的。”女办案人员满脸嘲笑。我和他真的没有经济来往，好像就送给他一幅张大千的画，送出半月后才知道是赝品，为这事儿好多天心里挺愧疚的。女办案人员说，看你挺老实的一个人，怎么到关键时刻就要滑头了。“我说的是实话！”清明有点着急，额头上沁出汗珠。女办案人员说，不要着急，你可以慢慢回忆，反正有的是时间，需要提醒你的是，从目前来看，你只是一名证人，只要你好好配合，我们可以不追究你行贿的法律责任，希望你从

家庭和公司发展角度，权衡一下利害关系。说完这些话，女办案人员撇下清明离开了。一直到晚上七点钟，一位戴眼睛的办案人员才出现，告诉清明可以回去了，说这几天不要远离，一定要随叫随到。

(二十七)

这天晚上，清明到了尚佳那里。清明去美国的事，尚佳是知道的，心里自然不好受。在美国期间，清明给她打过电话，尚佳冷冰冰的。从美国回来，清明提前没有打电话，突然回来让一家人感到非常惊喜。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候机大厅，清明给尚佳买的一套化妆品，还是让尚佳露出几分喜悦。给晨晨买的一款掌中宝电脑，晨晨喜出望外，一个人拿到自己屋里摆弄去了。在这一点上，清明很感谢尚佳，尚佳没有将他到美国看望“芷若”母女的事儿告诉儿子，晨晨只是知道爸爸去了美国。也就是说，尚佳为清明留足了一个父亲的面面。

母亲回老家荆花了，家里只有保姆带孩子。看清明高兴，保姆将茵茵，也就是尚佳抱养的女儿叶维茵递到清明怀中。小东西已经十个月了，还没有逗她，就朝清明咧嘴笑，还用小手抚摸清明的脸颊。清明突然感到愧疚，怎么忘了给这个小东西买礼物？

保姆和孩子们睡下后，清明把今天他和纪检部门的谈话告诉了尚佳。尚佳很紧张，问会不会出大事。清明说，出大事倒不会，只不过我没有给市长送过钱，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的，人家会认为我不配合。而之前公司跟汪大年和方子玉有经济来往的事，我和老曾都是承认的，老曾是受我指示，这件事当然由我来承担责任。将来最坏的结果，是以受贿罪被起诉。尚佳哭了，说如果你出事，公司和家里怎么办？清明说，公司法人已经变更成丹霞了，有丹霞和老曾在，公司不会有问题。明天我从公司账户上给你取点钱，万一我进去了，也好有个应急。以后遇到钱的事儿，你可以向丹霞提出。尚佳说，也不全是钱的事儿，你要是进去了家里便没了主心骨。清明说，我相信你的能力，家里只要有你在，一切都不成问题。尚佳点了点头。良

久，清明说，我还是那句话，有合适的你还是再找一个吧，我现在这个情况，对你是不公平的。清明的话让尚佳非常伤心，拉过被子放声哭了起来。

第二天，清明到宜家公司上班后与小覃进行联系，小覃的号码已经变成空号。一切迹象表明，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这天上午，清明召集公司中层人员开了会，正式宣布从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他将把工作重点放在商都的新业务拓展上。

当天晚上，按照清明安排，宜家公司在金都酒楼摆下了酒宴，南城房地产界的老板、南城新闻媒体记者朋友齐聚一堂。酒宴上，清明畅谈自己美国之行的感受见闻，大家酒喝得很尽兴。酒至正酣，清明宣布了自己从总经理位置退出的消息，顿时举座唏嘘。清明说，今天让大家来，主要想借此机会感谢大家多年来对我的帮助。从这个方面讲，今天这酒算是与大家一个告别酒。说完，清明起身向四座鞠了一躬，然后将满满一玻璃杯白酒仰头喝下。清明一席话，让在座的各位叹喟不已，酒席间多了几分悲愤激情，大家纷纷举杯回敬清明。

南城圈子很小，几天时间，宜家公司总经理叶清明从美国回来后，把总经理位置让给美女下属王丹霞的消息，已被南城人传得沸沸扬扬。不管怎么，这一切似乎都达到了清明所想要的效果。

很快，清明又被专案组喊去谈了话。办案人员谈到了小覃，问他和小覃的关系。清明说纯粹的朋友关系。办案人员问有没有经济来往，清明坚决否认。听说她在南岸明珠项目上给你帮过忙？办案人员又问。清明说，施工的中冠公司就是小覃帮忙介绍的。办案人员说，据我们了解，小覃向你推介中冠公司作为建筑商，其实就是你和小覃之间的一种交易。清明对此当然是不认同的。办案人员很生气，“看来你没打算配合我们，你应该考虑后果的。”“后果我很清楚，但我总不能捏造事实吧！”办案人员说：“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你向汪大年和方子玉行贿的案子，今后将由检察院办理了。”

一个月后，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来到宜家公司，向清明出示了刑事拘留证。清明问能不能给我的律

师打个电话，办案人员说可以。清明拨通了商都市大明律师事务所徐大明律师的电话，说检察院的同志到了。徐律师说，你随他们去吧，我会尽快赶过去的。

由于清明的配合，检察院的笔录做得很顺利。中午饭是在检察院审讯室吃的，提供的盒饭实在不敢恭维。看清明没有吃的意思，工作人员说赶快吃吧，下一顿就要在看守所解决了，到那里你可就吃不到这样的饭菜了。真的要进看守所吗？虽然之前做好了进班房的充分思想准备，但事到临头，还是有一种崩溃的感觉。此时，清明盼望着徐大明律师尽快赶到。

当车子驶进看守所大门时，清明终于盼到了办案检察官的手机铃声。坐在副驾驶位上的检察官接到了院里打来的电话，说叶清明的律师已向检察机关提交了取保候审申请，院领导刚刚研究过，同意叶清明取保候审。当办案检察官让司机掉转车头回去，清明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看来，“芷若”为他推荐的这位徐大明律师，果然名不虚传。

接下来的日子，清明白天回归尚佳那里，用尽一个男人的所有担当，极力为尚佳、晨晨，还有开始蹒跚学步的叶维菡营造一个幸福的家；夜晚时候，清明会回到自己住所，与美国的“芷若”和女儿Angel在网上团聚。除此之外，清明从不外出，也不能外出。清明对这样的生活很满意。当然，这样的日子有一个不好听的名字——取保候审。

半年后，因行贿罪被起诉，清明平生第一次坐在了审判厅的被告席上。作为辩护律师的徐大明，在法庭上作了缓刑辩护。根据《刑法》规定，行贿人若在检察机关立案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可对行贿人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单位行贿罪，不应追诉当事人的行贿罪，但作为公司的直接负责人，对其应以单位行贿罪来追诉量刑。徐大明律师也就是根据这些条款，进行了有理有据辩护。

一个星期后，法院下发判决书：以单位行贿罪判处叶清明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二十八)

当一切都尘埃落定，生活便回归新一轮萌动。宜家公司经过这次劫难，在新舵手丹霞的带领下，南

岸明珠项目基本建成完工。连接南岸的斜拉大桥如期通车，南岸新区雏形已现，对于南岸明珠剩余楼盘，丹霞在与清明商议后，适时提高了价格，但销售依旧看好。

不过，丹霞和于欢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南城坊间传闻，他们的离婚与宜家公司前老板叶清明有关，叶清明能把公司交给王丹霞，两人的关系自然不一般。关键的是，这种不一般关系是存在两个男女之间，很值得让人玩味咀嚼。

缓刑在家的日子，有了更多时间，让清明再次审视自己。身陷囹圄的钱云飞，委身权贵的薛老板，沉浸在小资生活中的尚佳，还有找到爱情归宿的苏莹，失联很久的小覃……在别人眼中，他们或高贵或卑劣，然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却是自己实实在在的福星，在人生的某一个历程中，他们曾经用殷切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给予自己莫大的帮助。在世人眼中，自己又是什么？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搅混在一起，这世界纷纷扰扰让人迷离错乱。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何处是归宿，何处是乐园；金钱名利成了羁绊，生命之旅不堪重负。也许自己只是浩瀚天宇中的一粒尘，一阵风，一滴水，无解的来，无解的去。清明感觉自己陷在一片沼泽地，怎么努力也拔不出双脚。

选在一个下午，清明只身前往大觉寺。在妙言方丈的会客禅房，清明说出了自己皈依佛门的想法。妙言不语，只是手捻佛珠。清明一再追问，妙言说，你我是老友，你虽是有佛缘之人，但据老衲来看，您尘根犹在，尘缘未了。既然尘缘未了，倒不如顺其机缘，何况俗世间佛心佛性也无处不在啊！再说，你是清贵人，青灯佛卷与你不适。清明问什么是清贵人？妙言不答，只是将壶中热水，缓缓注入清明面前的白瓷茶盏。盏中汤水清盈，茶香浮动。清明突然想起一首“好茶烹一盏，色香转头空，着意啜浓淡，随缘了自心”诗句，恍然明白了清贵人的含义。

清明向“芷若”在QQ上说了自己与妙言方丈的对话，“芷若”说以你现在的心境，不如考研，也许校园生活最适合你。清明说我都四十多了，难不成还

要当一回老学生?“芷若”说,做学问是一种心境,“朝闻道,夕死可矣”,何况你还不算老。明年我就要回国了,可能到中州大学任教,我就收下你这老学生吧!清明哑然失笑:“你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我跟你风马牛不相及呀,要学我也报考古代文学专业,免得我天天问你叫老师。”“芷若”在QQ上发了狂笑的表情。

清明突然有了想法,如果在中州大学读研,又能和“芷若”和女儿Angel团聚,该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

有了这样的想法,清明开始准备考研。当然,一切始于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长期嗜好,那些浩若烟海的古代文学长卷、那些绚丽多姿的诗词华章,让他无限痴迷留恋,让清明在一年的缓刑期,实现了灵魂层面的解脱和自由。

白天的时候,清明回到尚佳住处。儿子晨晨已经不需要接送,但一日三餐饭菜,总是清明亲自打理。生活似乎已经定格,对于清明的彻底回归,尚佳已经不抱幻想,她只希望儿子有出息,女儿叶维菡健康成长,她只想维持好这个平静的家,哪怕是形式和表面上的,也让她感到满意。

夜晚的时候,清明回到自己的两居室。丹霞常常在这个时候过来,清明便沏了丹霞爱喝的碧螺春,与丹霞相对啜饮。宜家公司的事情很多,丹霞很累,离婚后丹霞内心更苦,丹霞变得恬静沉稳。清明要夜读,不能一直陪着,丹霞便一个人默坐。夜深了,清明催丹霞回去,丹霞总是恋恋不舍。好几次,丹霞在沙发上睡着了,清明不忍叫醒,便取来毛毯为她盖上。晚上清明睡在床上,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丹霞竟然也躺在身边。好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尾声

树叶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一年半后,“芷若”回到中州大学,成了外国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几乎是同时,清明也通过了中州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考试。

归去来兮,是该离开南城了。值得欣慰的是,儿

子晨晨今年考取了北方一所二本大学,鸟儿已经飞离巢穴,让他这个老鸟自由飞翔再无羁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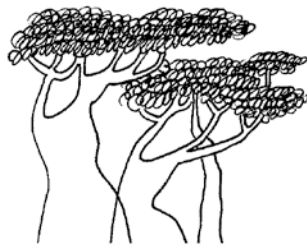
然而,当收拾了行囊准备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时,清明却发现南城对他是那样难分难舍。是前妻尚佳和养女叶维菡,还是那个对自己一往情深的丹霞,抑或是两者都难以放下。

还是放下吧!放下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一种超脱。也许因为自己的离去,尚佳和丹霞未来会开启一扇新的窗户,也许一轮明月会重新照亮她们的世界。而在另一个城市里,清明似乎看到“芷若”和女儿Angel已经伸出双手,她们需要他的怀抱。

就要离开了,尚佳执意为清明准备了住校的铺盖,她相信清明还是要回来的。清明将自己两居室的钥匙给了丹霞,丹霞问清明还回南城吗?清明说肯定还会回来的,只不过再回来时便是客了。丹霞长泪滂沱。

过风一样的日子。“芷若”就像一缕沁人心扉的兰香,让清明心驰神往。“芷若”说,我不想结婚,我只想做你一世的情人。

也许,这才是最让清明心醉的。



饶 恕

(小小说)

□ 王红岗

夏天的天娃娃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阳光灿烂，艳阳高照。一会儿功夫却乌云密布，电闪雷鸣起来，看来是要下雨了。

在东山矿运输科调度会上，科长老王正在拍着桌子大发雷霆：“你说，你说，你们机电队是怎么搞的。前几天丢了切割机，昨天又把电焊机给丢了。照这样下去，咱们这点家底还不叫你给丢光了。有能耐你把小偷给我揪出来，要不大家还以为你是监守自盗呢！”听了老王的话，机电队长赵杰不由得浑身冒汗。他明白，别看老王平时绵绵善善的，可真到事上，可是说一不二。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交代，可真要吃不兜着了。

赵杰立刻召集全队骨干人员，经过一阵商讨，决定采取守株待兔的方案。当晚便设下埋伏，就等着来个瓮中捉鳖。一连几天过去了，也没见着贼的一丝影子，所有人都人困马乏想要撤离时，一个人影鬼鬼祟祟从铁大门的缝隙里挤了进来。此时赵杰热血沸腾，恨不能现在就扑上去，打他几个巴掌以解心中积蓄已久的闷气。可那个人影犹豫一番后又往原路折了回去。赵杰只盼望能够尽快交差可想不了这么多了。一声令下，埋伏人员把来人团团围住扭送到正在值班的科长面前。借着灯光，这才看清所谓的小偷原来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正用手遮着自己的脸瑟瑟发抖。看到小偷的这种窘态，老王想到了放假在家的儿子，整天起来趴在电脑桌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摆着

一副少爷公子的架子，顿时一种同情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哎，你这孩子，好好的书不念，怎么想到偷东西！”

“叔叔，你就饶恕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饶恕你可以，但你要保证，以后再也不能干这种事了，你明白吗？”

“叔叔，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那你走吧，大家也都散了吧，这几天也辛苦了。”顺着老科长的高抬贵手，丢东西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一天，老王在井下工作现场查看一番后走了出来，准备再到下一个作业面去看看。忽然想起还有一些事情需要交代一下便又原路折了回来。由于身在回风巷道，老远便听到有人在说科长什么的，出于好奇，他便停住了脚步侧耳静听起来：

“听说那个小偷和科长是亲戚呀！”

“不是这么回事，有人说是小偷送了500块钱，他才把那个小偷给放了。”

“他妈的，老子去年拉车没挂保险绳，他就罚了我200块钱，这次还以为他是良心发现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别看人前吆五喝六，人模人样的，人心难测呀！”

自觉行事公正，一辈子问心无愧，血压又有点

偏高的老王听了这些后，一激动便晕倒在地。幸亏安检员路过，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才捡回了一条性命。平时没明没夜的，原本可以静下心来地休养几天了，他却总是闷闷不乐。在妻子的一番追问下，他才道出实情。

“哎呀，这点小事，你还放在心上。”

“你说，一来我也不认识那个孩子，二来也没有收过一分钱，他们怎么可以信口开河呢？”

“既然问心无愧，那你难过什么？”

“你咋不明白我的心呢，咱一辈子规规矩矩的，图个什么呀！”

“我明白，你老王的性格我还不知道。别人吃香的，喝辣的，好车开着，支票存折一大堆，就你清高。”

“哼，你这是明白？”老王闭上了眼睛，也不想再说什么了。

一年之后，正在写汇报材料的老王收到了来自煤炭大学的一封信。多年未曾写过一封信也未曾收到过一封信，什么人如此雅兴给他写信呢！出于好奇，他放下手头工作，急忙撕开信看了起来：

叔叔您好：

当我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迈入了煤炭大学的校园。叔叔，我就是那个偷东西的男孩，你还记得我吧！

一年来，我曾试图忘记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可您的身影总在我眼前闪烁。如果不是初次偷盗被抓，我也许已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如果没有你的那次饶恕，我也不会发奋学习，考上大学。是您把我从人生悬崖边上拯救回来的。

那段历史我不能忘记，也不应忘记。我当以此为鉴，刻苦学习。

以前我曾经认为，煤矿工人是那种五大三粗、没有文化、没有品味、没有思想的俗人，他们只因生活所迫，靠着一副结实的身板，而承受煤矿五大自然灾害的侵袭。也正因您的那次饶恕，我在这一年来曾试图与身边的矿工交朋友。通过接触，我才深深明白，他们爱劳动，爱生活，他们有一双勤劳的双手和献身煤炭事业的精神。也正因如此，我在填写报考志愿时选择了煤炭院校。

敬爱的叔叔，我当向您学习，做一个宽厚仁慈、明断是非、有技术、有能力的矿山人，为祖国的煤炭事业燃烧自己的青春。

一个被您饶恕的人
8月30日

老王拿着信件久久不愿放下，一年来的镜头在心底一一闪过，他抬头望向窗外，伴随着的是一行泪水夺眶而出，如丝如线。

那泪水是失落后的坦然，是被误解后的释然！是酸、是甜、是苦、是辣，也许只有亲身经历了，才能品尝到个中的滋味。

(作者单位：镇城底矿)



集团公司工会、文联和部分个人、作品获奖

简

在4月于北京结束的2013—2014年度全国煤矿文化艺术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会上，集团公司文联和工会潘洪科分别荣获全煤文化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称号。

在由中国煤矿文联主办的“中煤保险杯·中国梦、矿山情”新媒体展选活动微电影、视频、摄影图片评比中，集团公司报送的微电影《抢修队长——王二小》和《我不会让你失望》分别荣获这次展评作品二等奖和优秀奖，集团公司工会获优秀组织单位称号。

在全国煤矿职工乌金艺术奖书法、美术、摄影作品评比中，东曲矿刘亚怀的摄影作品获十佳摄影作品奖。

(唐雨)

讯

故乡泥土情 (外一篇)

□ 刘国明

儿子暑假期间，妻子正要为一年级的他报个英语班，以防落在同龄孩子的后面，输在起跑线上。我不以为然，说他一年级学个什么英语，瞎花钱！恰巧这时，远在故乡的父亲打来电话，说是想念孩子，要我把孩子让二姐他们带回去。

与妻子商量后，我决定亲自回一趟故乡。父母年事已高，这么久不见面确实放心不下。八月三日上午，我请了年假，领着孩子，陪同二姐和她初中毕业的儿子启启，一同坐上了回故乡的大巴车。

大巴下了“忻保”高速公路，驶入河曲境内的时候，我的心不由得被故乡的山山水水给揪住了，空气中一下子弥漫了那么一种熟悉的叫人亲切得透不过气来的味道。黄河的黄，耀得我眼睛火辣辣地直想掉泪；稻谷的绿，映得我心海绿盈盈地真想放歌喊它几嗓子。村舍屋脊还是那么齐整，庄稼菜畦仍旧排列得那么鳞次栉比，公路依旧窄狭没有变得更加宽广，行人照旧那么不赶时髦地土里土气。大巴驶入巡镇集市时，透过玻璃，我远远看到街边有位行人在翘首顾盼，她不时把手里的行李放下又拿起，迎来送走过往的车辆，脚尖一会

儿踮起，一会放下，让她变得时而高大，时而矮小。她完全不顾汽车驶过时的尘土飞扬，声音聒噪。近了，离她近了些，我才认出那位翘首顾盼的正是一直在路边等候我们的母亲。我赶紧叫司机停了车，急匆匆地跳了下去。母亲见到我们，异常地惊喜兴奋，问长问短，不停地摸着儿子与长大了的启启。看着很久不见的母亲，我的眼眶湿润了。她老人家的确老了，曾经爱赶时髦的她，现在穿着也不那么讲究，烫染过的头发，也让白发那么肆无忌惮地生长着。

母亲是坐早晨九点始发的县城公交车下来的，在县城她又采购了好多我们爱吃的东西。我们一起，在路边搭了一辆私家的小面包，兴致勃勃地向石家庄村进发了。

夜里，我们躺在故乡窑洞的土炕上，听着父亲母亲说不完的唠叨，不时地插上几句。天空的星星，透过玻璃照进来，觊觎着我们这充满温馨的一家。后来我在父母的唠叨声中睡着了，没有了匆忙，没有了压力，他们的话语，就像小时候哄我睡觉的一曲曲童谣。

醒来时，父母已不见了踪影，身边躺着的宝宝见我翻身，

也一骨碌爬了起来去穿衣服。待我起床洗漱完毕，母亲已在上院叫我吃饭。原来，他们一大早就起来了，干不完的活计在等着他们，烧火，做饭，准备骡子与羊一天吃的草料。

爷爷还是那么矍铄，虽已九十一岁的高龄，仍然健谈地招呼我们坐这坐那。一家人围坐在方桌上，吃着母亲精心置备的早餐。饭间，爷爷依然抱怨着孙媳妇没有同我们一道回来，我告诉爷爷她晕车，爷爷高兴之余仍不免有些遗憾。父亲说等我们吃完饭好好在家休息，他要去玉米地里锄一锄田地里的杂草，说是有村民已经笑话他了，地里的草快赶得上庄稼了！我一听，就要求一同去。二姐，还有启启，还有宝贝儿子也嚷嚷着要去地里。父亲不让，说路上累了，好不容易回来还要我们干活？架不住二姐的再三坚持与孩子们的磨缠，父亲只好答应了。

吃完早饭，父亲给骡子架上了车辕。我和二姐还有孩子们早已守候在了车前，准备好了手套，换上了父母的旧衣服，准备好好好大干一场。没想到，爷爷也拄着拐杖过来了，他说一个人在家闷，也要一同去。父亲看了一眼爷爷，知道他的身子骨能行，

没有去劝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只要爷爷主动要活干，父亲一般不阻拦，权当爷爷锻炼身体骨。爷爷把拐杖放在了车上，坐上了车子。启启还有儿子，也被爷爷招呼上了车。父亲赶着车，我和二姐跟在后面，向着“黄雨崖”的玉米地进发了。车子没走出多远，母亲便紧跟着撵了过来，也要一同去。一家七口组成了浩浩荡荡的大军，行进在村间小道上，引来乡亲们的驻足与羡慕。有人询问母亲是谁时？母亲兴高采烈地告诉大家，是她二小子、二姑娘带着娃娃度假来了。我和二姐总会冲询问的人笑笑，实在是不知道村子里人们的辈分，不知该怎么称呼。

“黄雨崖”玉米地里的草，实在是太茂盛了，密密地占据了玉米地之间的空隙。爷爷拎着锄头，一下一下给我们示范着怎么锄草，告诉我们不把草锄掉，玉米会长不好。我学着爷爷的样子，仔仔细细地锄着草，儿子跟着他启启哥哥，也有模有样地戴着手套拔开了草。我们七人，占据了玉米地的七个方向，从不同的角度向地的中央会师。母亲指挥着这场拔草行动，告诉我们把锄下的草聚成一堆，好收拢上车回去喂骡子与羊。干了两个多小时，我已没有了先前的新奇，腰酸、胳膊困想快点结束这场战役。再看看爷爷，依旧那么有模有样地锄着；父亲，不动声色地边锄边扶植被人踩倒的玉米；母亲，喜滋滋地指挥着两个小兵抱着杂草；二姐，一声不吭低头干活。我实在不好再去偷懒，擦擦额头沁出的汗珠，继续加入了战斗。

“黄雨崖”的劳作，让我着实腰酸背困了几天，父母没有我

那般娇气，干活就一直没有停过。之后几天，我们去了“鞍子崮”的瓜地里，品尝了西瓜与香瓜的甘甜；去了“圪瞭尖”的谷子地里，体验了同样的拔草感受；去了“马涧沟”的玉米地里，再次体验了拔草，知道了沟地被誉为“自留地”，它的采集湿气旱涝保收的得天独厚；去了“红圪尖”的苜蓿场，知道了那里是生长苜蓿、杂草的场所，是专门供给牲畜吃食的草场。短短七天的劳作，让我知道了农活的辛苦，知道了农民对于土地的那份珍爱与情愫。整个六平方公里，一百六十五户，四百多人口的村子，地名竟有不下百处之多，能被爷爷、父母、村民们如数家珍地叫出每一处的名字。

在临行前一天的午后，在“红圪尖”给牲畜割苜蓿的劳作中，爷爷好像知道我们明天就要走似的，割不了一会儿，就要停下手头的镰刀，透过山坡望向远处。我停下手头的活计，走到爷爷跟前，爷爷深情地望了我一眼，对我说：“蝈子，爷爷这一生，经历过民国战乱，也感受过新中国的改天换地，你们赶上了好时光啊！你知道‘西沟’咱们家的林地哇？有的树粗得人都快抱不住了，你爸妈年事也高了，爷爷百年之后，这些家当还得靠你们去打理哩……”我望着目光深邃而依然炯炯有神的爷爷，又瞅瞅不远处埋头干活的父亲母亲、二姐，还有在草场里活蹦乱跳的启启和宝宝，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沉重。劳作间隙，父亲把我叫到了他的身边，对我说，苜蓿这东西，生命力可强了，你把它割掉，十天半个月它又会生长出来；如果不割，反而会让草枯死、老死……

看着戴草帽挥舞镰刀割苜蓿的爷爷、父亲母亲和二姐，看着在草场里忘情玩耍的启启和宝宝，看着在午后阳光下生长茂盛的淡紫色的苜蓿花，我油然对脚下的这片泥土产生了浓浓的情意。故乡啊，故乡！我对你为何是如此地眷恋！苜蓿花啊，苜蓿花！我爱你落地生根、顽强不屈的生命毅力，爱你扎根泥土、默默无闻独放异彩的美丽，更爱你风风雨雨中与勤劳务实、朴实无华的亲人们的那种不离不弃！下一个孩子暑假，或者能抽出的分秒时间，我都会带着孩子们来看你们的，您们就是我们心中永开不败的苜蓿花，您们就是我们血液里永远为之奔腾的精神高地！

童年鸡趣

孩提时代我在老家生活，与奶奶朝夕相处，奶奶家里养着鸡，它们充满情趣地闯进我单调的童年生活，装点着我日后点点滴滴的美好回忆。

奶奶家的院子很大，有前后两个院，前院栽一棵梨树，空地被奶奶零星种上了西红柿、黄瓜之类的蔬菜，后院则种了一棵小果子树。偌大的院子，为鸡们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奶奶家的母鸡孵了很多小鸡，有二十来只。小鸡破壳而出的时候，我非常地着急，日夜守在它们身边，直到那二十来个一个接一个地破壳而出，我才安心下来。刚出来的小鸡，毛绒绒的，着实惹人喜爱，就连大姐大姐对它们也很关心，不时地撒些谷子喂它们。我和二姐则更加地疼爱它们，一有空就守在它们身边，给它们喂米、喂水，仔细地观察着它们的饮食起居。

小鸡长得很快，没多久它们就对整个院子混得烂熟，到处溜达。我们兄妹四个也把这二十几只小鸡划分了各自的归属。长得好看的，健康强壮的都被大哥大姐他们划去；剩下丑的、体弱的则归我和二姐掌管。我们给这二十几只鸡起了各自的名字，大哥大姐的鸡都叫什么“花花”“美美”之类大气大雅的名字；我和二姐的鸡，则根据我们对它们长相、性情的了解，给它们起上自己认为比较妥帖的名字，如“黑老娃”、“板格俊”之类。

我的“板格俊”是因为它的身材有别于其它鸡，是横向发展的，所以我才给了它那样一个名字。在每次喂食时，它总是被别的鸡排挤在外，很难吃上。这些，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就偷偷地跑到奶奶的粮食仓库，蹑手蹑脚地抓把小米，然后一溜烟地跑出去悄悄喂它。每次单独喂它，别的鸡就会一窝蜂似地拥来把体弱的它挤到一边，这时我则会动用武力，把它们撵开，只给它喂。很多时候，奶奶发现了我的“小动作”，心疼地“啊呀”几声，说小米珍贵的哪能成天给它们喂。再后来，奶奶见我不思悔改一意孤行，便任由我去了，但总要狠狠地“剜”上我一眼，以示惩戒。

“板格俊”这批小鸡在我们的精心喂养下，很快长大了，长成了大鸡，也会下蛋了。其中，大哥的一只鸡成了这群鸡中唯一的公鸡。它成了这群鸡的一家之长，使鸡群的秩序得到了很好的维持。以前在每次喂食时，“板格俊”都吃不上，必须靠我单独喂，现在不必发愁了。有了这只大公鸡，它一看到鸡群中有谁霸道、为非作歹就扑过去鸡毛一

簪，那些为非作歹的母鸡就乖乖的了。鸡群被它管理得井然有序，省去了我们不少麻烦。

鸡下蛋是好事，可是伴随着的麻烦也来了。鸡不光在院里溜达，有时也会跑到院外，它们有的把鸡蛋下在了院外。这下可急坏了奶奶，她就把鸡关在了院内，可院子那么大，怎么能关得住？有的鸡还是飞出了院子，在外面旁若无人地下起了蛋。奶奶那个急啊，一计不成另行一计，这回奶奶想到了用悬赏激励的办法。下了蛋的鸡，奶奶会乐颠颠地跑到它跟前，不再喂它们剩饭，而会毫不吝啬地给它吃新鲜的谷子，以示奖励。看见别的鸡过来争食，奶奶一通红柳棍，嘴里念念有词，“再教你们在外面下蛋！”“再教你们在外面下蛋！”看着下蛋鸡把恩赐的谷子吃完，奶奶这才高兴地一抿嘴走开。

一个月下来，奶奶清点鸡蛋仍觉有所缺失，她把我叫到她的身边，安排给了我一项特殊的任务。我尾随“外出”母鸡，做起了私家侦探。长时间艰苦的蹲点据守，让我终于摸清了“不安分”鸡的老窝，一一汇报给了奶奶。奶奶高兴地抚摸着我的头揉拽着我的耳朵，叫我把下在外边的蛋及时收回来，别让别人给收走了。我应声而去，把各个“据点”一枚枚胜利的果实，悉数交给奶奶。奶奶高兴地坐上锅，当场奖励我鲜鸡蛋吃，直吃得我说够了，够了！

八岁那年，我们离开了奶奶去城里追随煤矿上班的父亲。临行前，我再三叮嘱奶奶喂好鸡，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她。一晃多年过去了，再回到故乡时，方知岁月是如此的蹉跎！奶奶老了许

多，皱纹也明显加深加重了。当年的鸡，老死的老死病死的病死，已经所剩无几。奶奶为了临行前那一句我的嘱托，竟然没舍得杀一只鸡吃。一股伤感萦绕心头，让我怎么也排遣不去。我静静地跑到奶奶的粮食仓库，撮一把满满的小米，然后走到依然存活的“板格俊”身边，悉心喂起了它，看着它在我脚下欢快地边点头吃米，边“咕咕”乱叫，我的心酥了。

“板格俊”吃完米，我操起了扁担，给奶奶去水库挑水，它居然一直跟在我身后，从家到水库从水库到家，更让我没有料到的是奶奶，她发现水桶和我不在了以后，竟然追到了水库，怕我出危险，远远地尾随在我们身后。看着瘦小而有些蹒跚的奶奶，我的眼眶湿润了，泪水“吧嗒吧嗒”地滴在了故乡黄黄的土地上……

今天，奶奶还有故乡的鸡，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把这些美好的往事写下来，心里敞朗了许多，多年以来，我一直想说一句话：奶奶我爱你！可是拙笨的嘴，一直没能在她老人家面前亲口表露。今天对着静默的文字，我的心在哭泣，一些东西，过去了，就永远也回不来了，奶奶啊，奶奶！您是那么的爱我们，而我们那时为什么竟然是那样的全然无知。

（作者单位：西山热电）



爱语四章

□ 宋变爱

看见你的美，我无法舍离

无论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走多久，我依然爱你。因为爱你不是一件随意可以披上的华丽衣衫。这份爱写在心底，画在心怀，藏在心间，美在心田。

记得我细致观察小鸟在树上停留，小鸟都能看到哪片树叶上附着小虫，瞬间飞向那片纤细的树叶，因为它有这个本领，要为巢中的幼鸟准备饭菜。而我亦如小鸟在生活的繁杂里亦能看到你身心世界的完美和神态，我对你的爱就会发生实质性的向往。

我想世界上没有一种事物可以抵挡对于真善美的极佳追求。所以，我从中感受深刻无限的是你的质朴，你的真诚，你的侠义，你的品行，你的仁义，你的风范，你的无私和你的奉献精神，我都为之感动。

我无法舍弃离你而去，但是我也无法完全拥有你，但即使如此，我也不会后悔与你曾经相逢。这就是我无法放下你的唯一理由。我不要你为我做更多的事情，我只要你在关怀别人的空隙

里有意识地关照好自己，因为我对你依然情深意切，不是想要索取任何东西，也不是非要你守在我身边，而是想要你在享有我们的这份真情之后学会善待自己。

善待人生，善待生命，不要再让疾病困扰着你，让我也会在沉寂的夜里为你伤悲，好想让你拥有更多的快乐，不懂得停下脚步反思自己的行为，只顾向前冲，那是一种不是很惬意的生活方式，原来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实践理想的路上以生命奉献，然而享有生命的和谐和完善却是需要自己对于自己的清明烛照，温暖的世界是需要每个人首先学会善待自己而后才能更加有力地善待这个世界。

一个社会，感动了自己而后才能感动这个世界。只要我们对于生活有着明晰的理解，对于人生有明确的方向，对于生命有智慧的引导，我们就自然会活在自主自立自尊自爱的田野，任何低矮的意念就会翻不起浪花，而你活在最好的境界里就不是艰难的事情了。

由于看见你的美好，享有这份真情，我才无法释怀，过属于

自己的生活。

你过得好吗

你现在过得好不好，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知道在久远以前你一直是我人生旅途当中最要好的伙伴，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相见甚少，甚至很久没有消息传递，可是朋友是一生的牵挂，虽然没有消息，但是绝不能代表我们之间已经丧失了牵挂。因为即使是一时遗忘，在夜晚偶然时分也会想起我们曾经相互激励共同进步的所有交流，如同流星悬挂在天空，虽然我们不曾见面，其实我们都很记挂对方，这就是生命与生命之间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链接。

在人生的旅程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历史责任，而当我们觉知了自己的生命所关注的领域，我们就自然而然走在向往的行进路上，在更多时空里我们失去了联系，我们都各自忙碌，为了生活，为了生活得更好，为了生活得品质更高，我们走在不同的人生路上。

可是，过往已经成为无法

挽回的河流，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故事不会随风而去，而是会在悠闲的季节给我们的今天送上美好的礼物，生命之间的相互赠与就是如此，只要我们深深懂得生活是一本永远无法拒绝的百科全书，阅读越觉得我们的心境是浮浅，我们的生活是粗略，而我们的心灵依然呈现荒芜的星星点点，让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对于当下的生活无所适从，真的是无限的悲哀。

我们是很久没有见面了，可是我们不能说没有见面就减少了过往本该驻足的友谊，现在我想每个人都该好好善待自己，而我以为我们虽然都能够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我们的内心世界是否有所向往，对于未来的生活是否充满热情，我们的身心是否宁静祥和，我们的精神是否振奋昂扬，我们的容貌是否被岁月的风雨已经打磨成一株苍老的树木。

而我们的眼睛再也没有小时候那样清纯明亮充满火一般的激情，可是我们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为此而减弱我们前行的勇气，更不能萎缩不前，将自己的所有的理想抱负统统打包邮寄给浮云，而是应该在活着的当下收拾山河，重振旗鼓，将我们这一生来到地球的唯一一次旅行机会擦肩而过，而无法知晓生命本身何等的神圣和伟大，而在我们的手里成为一次单薄贫瘠的所在。

我们不能这样活，只要我们活着，就要活出最好，只要我们存在，就要抵达生命的至高峰，只要我们有一口气，我们就要勇敢地前行，我们应当成为活在生活中高处的神圣存在者，而不是被

生活拖拽被迫活着的人群，我们应当成为站立在灵魂世界最高峰的人，否则我们的存在就会丧失掉存在的真实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无求，才会感到富足，我们少欲，才会享有自由，我们无争，才会获得宁静，我们无知，才会享受谦和，我们无取，才会从容自如。

现在的你过得好吗，我很是记挂着你，因为很久没有联系说明我们都在夜以继日忙碌着，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对你说，如果我们为了生活，我们可以付出劳动，这是生活所要求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过更好的生活，我们就不要过于谦卑把本该属于我们的挺拔的脊梁轻易弯曲，导致我们的身心难以和谐，尊严有所打折，而心灵有所憋屈。

哪怕我们生活简约不甚奢华，哪怕我们言语木讷不会虚夸，哪怕我们孤独寂寞不蹙利益的浑水，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神圣富足的生命力量，不可以轻易弯曲属于生命本质的钢铁脊梁，否则当我们仅仅是存在时，我们已经丧失了属于我们各自的精神能量。

所以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无法施予，那就是正直的品质和诚信的容颜，因为它们的存在属性不属于置换的领域。黄金昂贵，不及男儿膝盖高贵，钻石璀璨，不堪与真理的光辉比拟。

当我们选择了前行，我们就不再犹豫，因为我们活着并不为了谁，更不是在意别人的欣赏而存在，我们生命的存在只是将本身的美好自然呈现，活出本来就是最好的所在。

所以，你一定要过得好，

否则我的心会不断地牵挂着，过去的所有故事不会成为负担，会成为我们走向未来不断警策自己的最好灯塔，相信你好好善待自己，为了我们曾经的相约，把年月放慢，把心境调试好，把生命中最好的情感性格和精神财富款款地释放出来，来报答我们当下的生活。

你就不要想起我

相爱的人总是被迫陷入思念的沙滩而局限自己，然而这也不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可是只要我们足够理性，我们不会被拒绝那份真情厚爱。因为生命是需要全面建设的，如果我们只需要在物质的天地里随心所欲，而对于心灵的滋养漠然处之，那也算是你真有本事。

可是不行，总是在不经意间想起你，想起我们曾经的所有美好。有些回忆无法释怀，不是我过于多情，而是生命本身在倾述，美好的东西无法远离我们的生活，更无法远离我们的心灵。

精神生命的构建是需要更多的生命本身的自言自语自我宽慰和自我激励。而学会善待自己才会在过往的所有岁月里捡拾属于美好人生的精美贝壳，而让我们一次次温情过往对于当下美好人生的深厚回味，从而激励我们活在当下，无怨无悔。

虽然我不曾打扰于你，可我知道我并没有将我们的情感置放在冰库，而是时时张望等候渴盼向往。但愿你不要想起我，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十分自私的人，我知道被你所爱是幸福的人生，但是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我们自然

不曾相爱，那我们就必然是在世界上难以相识的人。

而我依然会为我们有缘相识有情相在有爱相随有志趣相投，我们的每一次深情地相视，都不会成为过眼云烟，因为我们眼神交汇不仅仅是看见对方，而且在生命的宽广大海里享有最美好的故事情感的相互赠予。无法释怀不是要占有多少时空，而是在享有之后倍感那份甜蜜不会散去，因为真诚真挚真实的情感和精神生命的相互支撑是无法删除的，也是无法简单复制便可获得的。

请你不要想起我，我不会怪你，因为我知道给予你最好的自在和自由，那是我的本意，也是我对于你最富足的请求。我只是看到你对于工作奋不顾身，对于自己粗心大意，对于朋友倾力关怀，我怎么舍得打扰于你，我因为有你做朋友，便再也不舍得局限自己，生怕照顾不好自己，让你操心，心生不忍，宁可自己完全掌控人生的所有是非琐事，从来不舍得让你分心，这就是我对于你最小的愿望。

当你不能完全彻底地爱自己，我就极其地难过，因为生命不仅是用来使用，而是鲜活的生命体，需要维修保养，特别是自我意识的早日觉醒，对于自身生命不能完全实现全方位的呵护，那么你将会被身体的高度疲惫减弱你生命的活力，从而让你得到一份生活品质不高的生活。

为此，我对于你忧心忡忡，因为我不舍得你浑然不觉苦自己，稀里糊涂害自己，不会料理生活不会管理时间不会利用休闲，善待自己一筹莫展，关怀别人情谊延绵。你不知道自己苦了

自己，而是伤了我的心，理性的光辉在你的世界里细碎点点，而觉醒的灯光在你的房间里时隐时现，悟性的蜡烛潜藏在废旧的橱柜里，而火柴早已在你的生命里远离万里。

心灵的灯光需要自己点燃，而烛照自身前程的方向和路途，而你总是迟疑，对于自己的照顾。如今你只有照顾好自己，才是最明智的选择，而我一如过往撬动生活的所有层面，给予自身生命所有的解放，不受局限，不受干扰，活出最好的自己，活在当下，充分利用所有的时空，点亮生命的心灯，照亮未来的所有路途。

而对于你只有一句珍重的话语，多多保重，感谢过往我们曾经享有的所有美好的生活，我们不会成为过客，我们是生活的主人，我们要把生命当做珍贵的财富，珍惜激活创造最好的世界，因为我们都看到了享受过美好的生活，我们不会无所适从，我们都会度日如年，每天都像过年一样心情最温馨，心田最温暖，心怀最欣然，心神最和谐。

你说对吗？挚爱人生的人不会将生命置身与苦海，而是给予生命最高的尊重和敬畏。

今生和你约定

你远远地走来，轻轻地走近我，质朴善良，少欲无求，从不嚣张，也不自负，总是谦卑憨厚，给我最好的人生指导。人生是需要好朋友支撑的，否则你将无法对于另外一个优秀的生命欣赏，从而获得身心世界的滋养。

在当今世界上，有很多人惧

怕和异性交朋友，那是因为和异性交朋友有较多的困惑，尤其是和品行一般，修养有限，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交往，的确需要警惕和考量。而人常说，好朋友遍天下，而知己却廖若星辰，就是这样。

人生若能体味到知己的情谊，那你就会知晓交一个志趣相投情趣盎然的朋友是多么富足的一份精神财宝。而若有如此的因缘，那就深深理解古人的情怀，如果我们没有机会和没有条件结识比较出色或是才德相当的朋友，那么你一定感到生命内在能量的局限和浪费，而对于寻找和寻觅与你志趣相投的朋友就会成为你一生的神圣事业。

尤其是品行端正较少不良习惯的朋友更是三生有幸赢得一份持久的缘分，因为生命之间的交往是人生最高级的精神共鸣，在所有张望和向往的世界能够身心相随，无所苛求，而是站在一定的距离，给予生命最平等最温和最真挚的礼遇，这就是朋友在你心底驻守，而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心理和精神的负担与压力。

好朋友就是这样，从来知晓站在何处比较理想，而不是不知深浅，尊重彼此圆满抵达。为此，你若有幸活的光明磊落，站在天地间，那么你就必然感受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生命之间的相互欣赏和激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而这份尊重和理解都是发自内心的，而你享有一份精神生命的灯塔照耀。

仿佛前生有修炼，导致今生有因缘相识相遇，而不会让自己走失，因为好朋友如镜如灯时刻站在你的生命里，给予你无限的

一

又到了草黄的时节，遍野的绿色斑驳着消失，只有那干枯的浅黄渐次布满了人的视线，是生命终结时最柔韧的余唱。

又到了落叶的时节，一片片枫叶在枝头打转，反侧又辗转，依依而不舍，最终，还是随风而下，红遍了地面，也枯干了树枝。

又到了白雪的时节，雪花仿佛经过仙女的撒播，徐徐下降，轻盈而纯洁，晶莹而剔透，微风一吹，玉屑似的雪纷纷洒洒，似烟似雾，美化了城乡，洁白了大地。

闭紧双目，枯草的味道就包围了我的嗅觉，涩涩的，却是清香的，是稻子成熟时的那种香味，是牛羊奶里的那个香气，更是大自然的原香，是大地的味道，母亲怀抱的味道。

二

一个冬日的午后，阳光懒懒地照着大地，一丝白云悠闲地在天空飘荡，整个视野散发着一股暖暖的感觉。

不远处，一位母亲正在为女儿梳头，她温和的把头梳理顺，高高的梳起一个吊辫，再温和地把吊辫一缕缕分开，缓缓地编织成一个又一个的麻花，布满皱纹的脸上充满着笑意，满满的慈爱溢到了嘴边，流到了眼角，编织进了长长的麻花辫。女儿穿着一身红衣，乖巧地依偎在母亲怀里，手里的小皮筋很默契地在母亲绑完一个小辫后及时从身后递

过，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不时把母亲逗出会心的微笑。甜美的亲情融化了冬的寒冷，使萧索的冬景转出春天的美丽。

当爱像明媚的阳光一样照彻寒冷的心房时，我陡然发现，爱的本身就是一种花香的弥散，持久而热烈，再延及他人，从一双手到另一双手，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它苏醒着精神世界中一行疲惫的足迹，它用自己阳光般的温暖照耀着一颗颗稚嫩的心。

三

冬天，一个闲暇的时节，也是一个悠闲自得季节，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总是静悄悄地去思索，去回味一年中的得与失，去感受人生中的酸与甜，这是忙碌的季节从未有过的一种人生的回味。

我们的生命之所以贫瘠，往往不是疲倦了工作，就是因工作而放弃了沉思，要不断地工作，也要不断地沉思，务实的生活，在于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就像咖啡机细细碾碎每一粒咖啡豆的经历，在涅槃中灼热溶解，只有细细品尝，才能冷暖自知，我们需要不停地奋斗，来印证我们生命真正的存在。

诗人意味深长的说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在冬季，让沉思充盈大脑，也孕育更新一颗疲惫的心灵，为了明春的枝头，爆发出新生而充满活力的生机。

(作者单位：白家庄矿业公司)

冬 季 碎 语

张
珍
晖

引领，而在很多的方面都会无所欲求，这就是生命境界抵达一定层次而后获得的一份精美的生命财富。

你的心由此获得解放，不会被迫局限自己，因为你已经感受到生命中最美好的情感和友情的力量，真诚相待，真心相处，真挚相在，你感受到生命的鲜活激励，你被如此的生活充实滋养，而不会轻易回到从前。

超越过往的自己，结识未曾见过的自己，实践做最好的自己，只要珍惜，只要恭敬，只要不虚度，只要不傲慢，我们就会走出一条属于生命本质无悔的光明大道，前方的路从来不必担忧，而当下的日子又是如此的清明无碍，而对于自己的生活简约而在，对于情感的人生举重若轻，对于现实的世界无所意欲，对于自由的天地纵情去爱，对于

功名利禄亦如浮云，对于岁月只有郑重走过，而不会敷衍了事，不知疲倦地学习，勇往直前地行进，志趣满满地丰富自己，活出最好，才是最智慧的人生。



永远的徐红

□ 韩中宜

每每，看到学校本部南门马路对面那家并不起眼的“宏达招待所”的时候，我都会油然想起黑龙江那位美丽而善良的女孩——徐红。一种泉水般美丽的记忆和感动便会在我心中缓缓地流淌……

徐红，是我2007年四月到大学参加研究生复试时，邂逅的一位女孩。

为了改变乡村教师惨淡如一潭死水的生活与生存环境，为了一个一直不甘惨淡的梦想，我含泪咬牙，为考研近乎玩命似地拼了三年。总算天不负人，三十多岁的我，终于在千军万马的考研之旅爬进了复试的大圈子里。

——复试需要加试英语听力和口语考试！初试成功刚刚绽放的喜悦，很快被复试近在咫尺沉沉的阴云所遮蔽。

而英语白手起家的我，英语水平可谓是正宗的“哑巴英语”，听力和口语能力近乎是一张白纸。虽然，我提前设计了一些预测的“试题”，诸如涉及“family”、“career”、“love”等方面的问题。在任教的中学里，也请了几位科班出身的英语

教师悉心指导，他们像教幼儿园一个初识汉字的孩子一样，手把手地一遍又一遍地领着我读。但是，动身去大学参加复试时，准备的四十多道应答的英语口语材料好像还没有弄熟练。

本来，关于研究生复试诸多负面的传闻就已经让我忐忑不安，再加上英语听力、口语的难关，我更加诚惶诚恐，近乎寝食不安。

于是，我提前于复试日程一周的时间匆匆来到了大学，就近选址入住在大学南门对面的“宏达招待所”。在值班室窗口办理入住手续时，遇见了一位美丽的东北女孩。她亭亭玉立，头上随意地扎着一束“马尾辫儿”，一身褪色的牛仔服，质朴而不失大学生高雅的气质，与赵本山、高秀敏及“东北二人转”极为相似的口音，一下子吸引了我，我不知不觉中似乎对一个陌生的女孩有点过分地热情与关注。

她一定也是来复试的——我当时就有一种真切的直觉。

随后，借着办理入住手续的短暂间隙，我主动和她攀谈。她的确是东北黑龙江的，的确是来

参加复试的，是英语专业……我顿时犹如漂行大海的人看见海岸一样欣喜，留心悄悄记住了她入住的房间。

事后，我很冒昧地敲开了那位黑龙江女孩的房门，也很无奈与尴尬地向她解释了我的窘境……想不到，她很爽快而热情地答应帮我。她那一口流利的英语让我深深折服，她那种久违的真诚更让我深深感动——我司空见惯了太多的尔虞我诈，我司空见惯了太多的坑蒙拐骗，我也司空见惯了太多的世态炎凉……

她第一志愿没报考这里，是调剂过来参加复试的，分数也不是太高，这里指定复试的教材较多，而她不很熟悉，她的心理也很没底儿。她微笑的脸上好像涂满了几多的无奈。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和她一样，异地他乡，举目无亲的我，当时的心情也很是痛苦，很是茫然，很是无奈。

“你英语这么棒，应该没事的！”——我安慰着她，其实也在安慰着自己。而她也很为我这种“老骥伏枥”的精神所感动。

为了帮我，她牺牲了不少复试前如黄金般珍贵的复习时间，我心中很是不忍，很是感动，也很是无奈……考研之旅，一路爬着过来的我，渴望读研的心情实不亚于“范进”对中举的痴迷。

也许，我太自私了！……

一天下午，她来到我的宿舍，很无助而恳切地向我请教、求援。她前大学同学的师姐，在该英语系读研，她求那位师姐帮忙见到了英语系的一位导师，违心而又诚恳地递上三千元钱，可那位老师坚决不收……说话间，天真的她，委屈的她，凄美的她，晶莹的泪水已悄然滚落了下来，却也砸伤了我那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此时，我的泪水也滚落了下来——只不过流在心里。她此时的心情，我感同身受。不过，年长她十岁左右的我，在她面前只能故作镇定和坚强，再一次很真诚地劝慰她、鼓励她要自信要坚强，“即使落榜，岁数还小，明年可以再考，专业不错，其实不用考研也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我多次很诚恳地请她吃饭，以表达我无以言表的感激之情，以减轻些许我自感过于沉重的内疚。可是，她每每都微笑着婉言谢绝。

七天的时间如七年一样漫长，准备、等待复试的日子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好几次半夜披衣坐起，四周死一般的静寂，万千思绪如决堤的洪水漫无目的地四处奔泻……

……

感谢上苍！我的复试效果还不错。——也许因为我的初试成绩排名靠前，也许因为我的备战比较充分，也许因为面试考场上的老师被我爬着过来的精神所感动……

此时，我为自己欣慰的同时，也在默默地祈祷和祝福那个黑龙江的女孩。

傍晚，见到了她。然而，见到的是她的失望，见到的是她的哀伤，见到的是她的泪水……英语专业参加复试的人数较多，淘汰率也大一些，竞争力较大。她自我感觉发挥的不太好，事后她问了大概的情况，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秘书好像也说她的复试成绩不太理想。她说她打算参加明天早上的体检了，打算明天早上就回家。

“结果还未最后出来，一定不要自我放弃！”虽然，对她的最后结果我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是我还是对她的结果抱着一丝美好的希望——也许，和她此时的心情一样。

第二天早上，我和她一同步行去大学西边不远的“自治区人民医院”参加体检。想不到，一个晚上过后，她的脸上如雨后天晴，阳光依然灿烂，似乎看不到任何的伤感。分手在即，我这时才想起问她的名字，她说她叫“徐红”，徐向前的“徐”，红军的“红”。我问她的手机号码，她犹豫了一下，顿了顿，笑笑说：“等会儿告诉你”。善解人意的我，没有再追问。因为，她一个年轻的女孩，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一次陌生的旅行，一个陌生的男人……

对我，有一份弥足珍贵的感动和一种春天般温情的记忆，就似乎已经足够了。

体检的程序很多，医院六个楼层负责体检的科室楼上楼下分布的很乱，而参加体检的考生似乎不下六百人，不一会儿我和徐红就走散了。我的动作应该说不慢，上午将近十点的时候，我在所有体检考生中第二个体检完毕，上交了体检表。在医院的门口等着徐红，可是，此时，校长“催归”的电话似乎不合时宜地再次响起。理解万岁，毕竟出来的时间不短了，家中的工作确实很急。于是，我匆匆回旅社收拾了一下行李，便踏上了归家的列车。

回校后，我一直在反刍着这段温馨而真诚的帮助，也一直在反刍着一种久违而美丽的感动，也一直在为那位美丽而善良的黑龙江女孩虔诚地祈祷、祝福。

终于，我如愿以偿地接到了“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也如愿以偿地在九月初走入了大学。刚开学，安顿好事情，我便急急去外国语学院打听黑龙江的那个叫“徐红”的女孩，结果很令人失望——她确实被淘汰掉了。

原本晴朗的天空，一下子变得阴霾起来，我顿时感到一股很苦涩的遗憾和伤心涌上心头——为徐红，也为我自己！

虽然，这似乎不是一个太出人意外的结果。

……

也许今生我再也无缘见到那个黑龙江的女孩徐红，也许今生我再也没有机会向她表达我心中那山一般沉重的感恩，也许那

翠枫山在我省阳泉市境内，风景优美，交通方便，距省城太原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是出游休闲的好去处，更是观赏秋韵美景的绝佳之地。时值晚秋，在一个万里晴空，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同家人驱车出游翠枫山，体验大自然的秋韵美景。

进得景区，迎面一块巨石上镌刻着翠枫山三个行书大字，气势雄伟洒脱，令人肃然起敬。漫步在翠枫山下，目之所及，红艳艳的枫叶把远近大小山峦涂抹得晚霞般红。正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好一派迷人的秋色！加之松柏苍翠，灌木褐黑，野菊鹅黄，群山更显得多彩斑斓，非常好看。

翠枫山的秋韵以绿野仙谷为分界线，内外两重天。谷外阳光普照，万紫千红，赏心悦目；谷内则拾级而上，游人便进入了一个幽深而神秘的世界。这里古木参天，溪水潺潺，飞龙在天，潜龙在渊，翠枫龙泉，清冽喷涌，叮冬之声宛若古代编钟，沁人心脾；那臂膀般粗的山葡萄藤左盘右旋，状如青龙摆尾没入水中，刹那间攀援古树若巨蟒出山，直上云霄。继续前行便是小龙坡，这小龙坡乃是一段很难走的山路，陡峭湿滑，寒气袭人。据返程游客讲前方尚有几处景点，他们由于路太难走而折回，我等一行又攀爬了一段终因体力不支而返。走出绿野仙谷，顿觉豁然开朗，仿佛从鬼魅幽冥间

又回到了人世，红裳翠盖，满目生机。回味刚才那一幕幕场景，不由得心中又滋生出一股探险家的豪气来。路左一片火红的枫树林，据同行的游客介绍说，那地方叫红叶谷，是情人幽会的秘所，密林中曲径通幽，依稀可见有人影晃动，大概是有情人正在甜蜜地幽会，这时我那探险家的豪气也就荡然无存了。

翠枫山两重天，阴阳造化成就了这大千世界，我们应该感谢造物主给芸芸众生创造出这人间妙境供人浏览，更应该感谢阳泉市官民各界人士为游客提供了舒适的旅游条件。余耄耋之年，金秋时节尚能健步出游，寻山探幽，尽兴而归，余愿足矣。是日归来，灯下咏七绝二首以志之。



（一）题阳泉翠枫山

何来朱笔写群峦，千嶂逶迤显醉颜。
酒漫秋山红似火，翠枫化作醉枫山。

（二）仙谷探幽

绿野仙山谷内幽，粗藤缭绕若龙虬。
龙生九子形神异，溪水潺潺任彼游。

位美丽而善良的女孩会很快忘却她曾施有的帮助，也会很快忘却她曾无私帮助过的那个陌生的男人……

徐红，也许今生永远在我的视线里走了。但是，她的美丽，她的真诚，她的善良，她的泪水，她的爱心……将永远生动

我记忆密林的风光，时时鞭策着我，时时复苏我那在岁月风蚀下已近乎麻木的良知——我会把这份永远的感动，化成爱的接力棒，永远传递下去。

我不伟大，也不渴望去塑造伟大，也许刻意地追求伟大使人活得很累，很虚伪。但是，

我可以去塑造像徐红一样令人温暖，令人感动的一种美丽的平凡和一种平凡的美丽。

一个美丽的名字，一个美丽的女孩，一个美丽的记忆，一种美丽的感动……

徐红——永远的徐红！

成长心语

□ 姜 红

一直以来，我就是个后知后觉者，对所有的事情似乎都会反应迟钝，就连写文章也是如此。

我，不会长篇大论，不懂得文字的细水长流，只会一时兴起，只懂表达此刻心绪。因此，长久以来，我都没有什么长篇大作，也写不出圆满的小说故事。为此，我的心里也十分难过，总觉得自己不像一个文字工作者，与人相较，我总是过于笨拙。于是，我翻出自己的过往作品，将它们编辑成文档，对自己近年来的文字进行了小总结，取名叫做《红的字》。

之所以叫做“字”，只因自己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者，不过是一个爱写作的人，不论如何，写出来的也就是字与字的拼凑体，算不得“著作”，也算不

上“文章”。今天抽出其中的几篇，对自己工作后的日子做个小结吧。

一、请问

同往常一样，上午八点，我准时到锅炉队软化室上班。

请问，你后悔了吗？

当我走入锅炉队软化室的那一刻，这个问题突然冲到我的面前！我叹了一口气，拿起三角瓶，开始化验，“氯根18.7，碱度270，一切正常”。

化学，我已经放下多年，我只认识中国的汤显祖，英国的莎士比亚，而对于氯根和碱度，我想，我们互不相识。从事这份工作，我有些力不从心。真的怀念，在明亮的教室里，慨叹着前人的伟大和后人的无知，在纸上

挥洒着自己对未来的无限畅想！

那时，应该叫“心高气傲”吧！现在呢？苦笑与自嘲已经占据了整个思维。“后悔”，我想，大概已经失去了后悔的权利了，因为，在这里，我是一名工人，要遵守工人的所有职责，我深知“在其位，谋其职。”的道理。所以，我只能接受，不能后悔。

请问，你有遗憾吗？

刚刚打消了“后悔”的念头，怎么又来了个“遗憾”呢？再深吸一口气，“现在的库水硬度是0.01，没有问题”。

记得，去年的平安夜，我还公司加班，大家相互祝福，彼此打气、加油。“马上就要年底了，下个月的销售量一定要提高十个百分点，大家千万不能松懈……”，部长还在与我们讨论

年终的计划。下班回到家中，早已疲惫不堪，但是，我依然兴奋地在键盘上敲打着明天的计划。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12月26日，圣诞节的热闹气氛还未结束，我已经身在屯兰了！

一切从零开始，我之前的人生彻底被否定了。“遗憾”，我想，我早已丧失了遗憾的勇气，因为，在这里，我只是一名工人，要接受属于工人的理念，我深知“人在屋檐下，哪有不低头”的道理，所以，我只能遗忘，而不能遗憾。

不曾“后悔”，又没有“遗憾”的人生，应该是最为完整的人生，可是，你还年轻……

请问，你对未来有规划吗？

规划？人生应该有规划，没有规划，就犹如漫无边际、无的放矢，永远不可能找到幸福的方向！

幸福，是每个人的追求，我，同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但是，现在的我，连后悔和遗憾都不敢有，又如何谈论规划呢？人总是要总结前期的经验，来弥补以后的不足的，当你没有过去时，又将如何思考未来？

“xx，你现在到我办公室来一下”，领导将我叫到了办公室，“听说你是学中文的，三八节快到了，矿上要求各单位出些节目，组织一个庆祝活动，你就发挥你的长处，搞一个具有咱们锅炉队特色的节目”。

“噢！”一个没有勇气的人，要如何写出刚强的文字？一个没有信心的人，要如何支撑万斤的责任？

我不敢也不愿多想，只是，在业余时间，默默的提起了笔，开始记述着我的生活，我的工作。

所有的记录，如人所想，平淡无奇，空洞无物。忽然觉得，我的人生似乎静止在了那个时刻。

不能，我的理想还不曾实现，我的人生怎能就此停滞？想想父母的含辛茹苦，想想矿领导对我们的千叮咛万嘱咐……相信，一切不过是暂时的，黑暗终会过去，光明就在不远处。

于是，我开始认真、努力地工作，在工作中学习知识，总结经验，并编写出自己的原创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了解到自身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逐步适应了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也渐渐地转变了对这份工作的态度。我对人生的规划，也从我的转变开始了。

松了一口气，重整我的思绪，对于未来，我又一次看到了希望，我向往这幸福的人生。我想，现在，我可以对自己的未来做出最幸福的规划了。

工人，是很平凡的职业，对于我们这些向往小资生活的人来讲，这个职业，似乎过于平淡了。但是，当你看到这平凡中的

默默付出时，当你看到千家万户因你的努力而获得温暖时，理应感到小资的世俗与乏味，理应为这份平淡而倍感自豪！

人，总是需要满足内心的平衡感的，所以，当你的学历与级别待遇不相称时，总是愤愤不平。但是，相反，当你的专长及潜能被人重视并发掘时，之前一切的不满，都会烟消云散。或许，我们真的不免世俗，但是，受人重视，发挥所长，永远是每个人追求的结果。

我，找到了这个平衡点，因为一个人的成功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被人左右的未来，永远不会幸福。我希望自己能够一直有这样的创作激情，一直有对生活无限向往的力量，一直有敢于直面人生挫折的勇气和力量。或许，我的人生规划过于飘渺，但对于未来，我们只能努力，而不能执迷。

不去后悔，不去遗憾，勇敢面对现实的挫折，积极规划美好的未来，这样的人生真是乐观而充实！

请问，你是如何做到的呢？

如何做到的？这个很简单，微笑面对人生的每一天，永远没有过不了的关。

“xx，快去测炉水！”

“噢！”原来我在自言自语啊！

后记：

人生，总有不如意的时候，

但是，时间没有一刻会停止转动，所以，只要我们向前看，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丘吉尔曾说：成功，就是永不言弃！

二、潘多拉宝盒里总是有希望

最近，看到楼道里多了新面孔，打扫卫生的不再是那几位阿姨，而是几个清秀的面孔，今年新分配来的女大学生。听说她们中间有研究生、有本科生、有留学生……看到她们，我不禁想起了刚上班时的自己。

1、曾想闯天下

2007年，刚刚从大学毕业的我，和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并没有回西山的念头，相反的，总是羡慕走出去的孩子，羡慕在繁华都市工作的白领……于是，我也开始了在外打工的生活。

找工作之前，我并没有盲目投递简历，而是先分析了市场需求，看看人家需要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工作有助于我的发展。后来，我应聘的几份工作都得到了回应，心中不免沾沾自喜，从中选择了唐久公司，在那里当了一名采购员。

说实话，到了岗位之后，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每天都是跟报表打交道，而对于数字一向都很迟钝的我，工作起来，

虽然用心，但还是难免出错，挨骂受气也是正常现象。不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慢慢地我也适应了自己的工作。

因为单位在东山，而我住在西山，每天早上要坐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单位，晚上经常加班，需要同事帮忙送我回家。其中的辛苦家人都看在眼里。

后来，接到了西山的报到通知电话，家人劝我回来上班，因为在外没有保险，没有双休，天天加班……回来的话，应该会轻松吧？

我并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几个矛盾问题之后，我就投降了，向领导递了辞职信，开始工作交接并办理离职手续，在交回胸卡时，人力资源部的一位经理告诉我，公司将成立新的部门，而我被部长视作后备干部的人选，所以在平时的工作中部长对我比较严苛……

微笑着，我离开了唐久，一路上，回想这段时间的工作，各个岗位来回的轮岗学习，年终表彰被评为“最佳微笑奖”……其实，我也收获了许多，但是，却被自己的软弱打败了……

回到西山，已经成为定局。后来，我被分配到了屯兰矿，一个陌生的地方，在分配座谈会之后，我得知自己被分配到了锅炉房。

那时候，一连串的问号在我的脑海中不停地闪烁……跟着劳

资人员走到了锅炉房，绕了几个弯进了几间办公室，后来到了一个充满氨水和硫酸味的房间，这里就是我要工作的地方——水质化验室。

从工作单位出来后，我来到宿舍，一进门就傻眼了，一个小小的房间，要住上下铺是六个人，我像在学校一样，习惯性的选择了上铺，爬到床上才发现，这个宿舍并不是宿舍楼标准，房间很低，上铺空间很窄……

上班第一天，我们几个新分配的大学生接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刷油漆。刷油漆之前要调漆，调油漆的颜色和粘稠度，刷漆要先将铁板用砂纸进行打磨，然后再刷漆，刷漆不是刷一遍就可以……原来刷漆也有很多工序和学问。这漆一刷就是一周，现在想起来都想吐，那个味道，只有桔子皮可以稀释，因此刷完漆的我总是抱着整块的桔子皮。

后来，工作进入了正轨，开始水质化验的学习，以及怎么清洗软化罐等等。刚开始，觉得一切都新鲜，什么都是学问，慢慢地觉得这样机械化的工作状态让我觉得很失落，比离开唐久时更失落……

2、希望存心间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潘多拉的宝盒那么吸引人，打开之后，收到的却是人世间的所有邪恶，

那渺茫的希望呀！总是找不到它的方向。

一段时间，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处在消沉之中，而我唯一保存的就是微笑。后来，屯兰的后勤矿长、宣传部长和工会主席都有跟我谈话，让我发挥所长，好好写作，努力创作好作品，告诉我机会还有很多……

那时开始，我坚持写作，积极参加各类活动，写剧本、写散文、写诗歌，演小品、搞朗诵、做主持，重新打起精神，努力寻找机会。可是，渐渐地我明白了，企业需要的人才是全才，而不是单方面的专长。

后来，我开始学习人力资源方面的知识，还报名学习金融学的在职研究生，虽然不知道这些知识对我的未来有没有用处，但是，我知道，人不学习就会停止进步，停止进步就会被淘汰，即使再有机会，我也会无法把握。

终于，2011年，西山煤电集团党委宣传部发出了招聘通知，我也报名了，经过笔试、面试、复审，我顺利地成为机关的工作人员。

现在，我在敞亮的办公室里，书写着自己的未来，虽然还有许多困难在我的面前，但是，经历过风雨的我们，怎会害怕阳光的照射？迎着太阳的方向，沐浴着阳光，勇敢前行，相信，我们的幸福就在前方，相信，潘多拉的宝盒总是有希望……

3、从打下手说起

转眼，来宣传部工作也三年有余了，所谓工作的经验似乎也积累了不少，但是，要说“独当一面”，还是很难，好多工作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容易。

我是个比较迟钝的人，做事情总是死板，不太懂得变通，所以，想要做好一件事，我似乎总是处在慢半拍的状态。

在到宣传部工作之前，我也有了多年的工作经历，好多事情都是从“做”开始，然后才考虑方法。但是，时间久了，就会发现自己走了一条事半功倍的曲折路。

来到宣传部之后，在工作之初，也还是坚持老方法，开始时还经常加班工作，但是成效却很少。结果就是，自己瞎忙一通，最后还是依靠领导出手。

慢慢地，我开始学着跟着别人走，看似是个偷懒地过程，事实上，这才是我真正成长的诀窍。

采访之初，跟在老记者的身后学提问；摄影之初，跟着摄影前辈的角度学拍照；要做照片，跟着同事的指尖学技术；要写稿子，看着以前类似的文章学入手……

一路走来，我总是跟在别人的后面，默默的学习，不断地给人打下手，被派到手的工作也无

非是些可有可无的杂事，帮部门同事整理资料、查找错别字、数数文件……

但是，我知道，这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如果，我无法将鸡毛蒜皮的小事做好做尽，想要前进更是不可能了。不过，通过几年的工作，我还是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工作理论——高效、协调、服从。

这几个词的含义，都要从打下手说起。

高效——不论领导安排的时间是多久，自己一定要把握时长，主动工作，充分展现自己的工作效率，同时，为同事和领导预留出修改审核的时间。

之前，领导安排工作，我总是等到时间差不多时才开始动手，结果造成工作拖延的后果，虽然没有大的失误，但是，我知道，一旦我养成了这样的恶习，未来的工作只会做的越来越糟。

协调——不论领导是否要求，自己在工作时一定要考虑各部门和单位之间的协调，包括信息沟通、资源共享等，这样工作才不容易出现数据性错误，同时，避免造成同事和领导的重复劳动。

曾经，写稿子的时候，我总是喜欢找些现成的东西，但却忽略了内容的时效性，导致文章整体跟不上企业发展节奏，结局就是，文章叙述与现实脱节，缺乏时效性和准确性。

服从——这一点是我在工作中不断摸索出的结论，以前也有朋友劝我学会服从，但是，我就是个牛脾气，总是不撞南墙不死心。不过，人还是要长大的，每个人的要求背后都会有一个现实的理由，工作中，我们应该相信领导的指示，他会考虑到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我们应该想办法按照要求开展工作。

其实，服从并不是无条件的全部接受，而是变通工作，想方设法转变工作思路的过程。每个提出意见的人，都希望把工作做的更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意见都有可操作性，所以，在工作中，我们要服从领导的安排，转变自己的工作思路，这样才能更好的更顺利地完成工作。

当然，好多事情也不是那么困难。就像我在打下手一样，不是做不了这些工作，只是人都是觉得自己可以有更好的能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做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其实是心里作怪罢。世上本也没什么大事需要我们去，能将小事做好，能当一个好下手，也是很了不起的！

三、独一无二的我

想到什么的时候，总是很纠结，因为会突然之间思绪泉涌，一时变得不知所措。就像此时，我想要对自己的思绪进行一番梳理，无奈，想法真是太多了，漫

天飞舞的思绪呀，总也不着边际。于是，我，只能分步骤来说明了。

属于愁嫁一族

其实，我一直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所以，我总觉得这个世界也会很有计划的为我安排一切，包括我的另一半……

我从来都是不紧不慢地前行，不会东张西望，不会朝三暮四，不会左顾右盼。因为，我觉得，时间到了，他，自然会来到我的身边。我，无需伪装，无需讨好，无需强求；我，只需等待，只需微笑，只需点头。

可是啊，一切并不是这样的，工作中，我坚持自己的坚持，我通过忍耐与努力，得到了自己期望的机会。感情却并非如此，我也在寻找，也在争取，也在努力，却什么都没有。

渐渐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视野变了，我的想法变了，我的另一半也变了吗？总之，我，陷入迷茫的找不到之中了。

刚刚从百度中搜索了“恨嫁”的含义，本来想将自己归入这一族群，可是，发现我只在边缘，没有那么极度的恐慌，只是觉得应该做一些事了，就像我的工作计划一样，我的生活计划走到了这一步。

所以，我只是愁嫁，不是恨嫁；只是期待婚姻，没有恐婚。

因此，我还是不同于别人的我，属于愁嫁一族的我。

属于小资一类

其实，我并不总是按规则出牌，我，也是喜欢追求小情调的人。所以，我总是在无尽重复的单调生活中，寻找所剩无几的情趣和欣喜。

我从来都是特立独行的人，只坚持自己的坚持，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在别人思慕打折品的时候，我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品牌特色；在别人斤斤计较菜价的时候，我在选择各类水果作为新鲜果汁的原料；在别人忙于应酬拼酒的时候，我在望向窗外的小酒馆品味自己的咖啡情调；在别人忙于晋升巴结领导的时候，我在独自斟品醇香四溢的普洱茶。

就是这样，与别人的节奏那么不一致。似乎有点与世隔绝，似乎有点不识时务，似乎有点故弄玄虚。但是，我喜欢这样，放慢自己的脚步，坦然欣赏四周的风景。

渐渐地，我内心的不知足变淡了，我内心的小恐慌消失了，我内心的失衡感褪去了。总之，我步入了小资一类，放弃了大江大河。

说我“小资”，是朋友给的评价，我本是不喜欢这个词的。在堂堂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为响当当的共产党员，我如何能将自己混入小资产阶级呢？

可是，随着时光的变迁，我们与与时俱进地看待这个问题时就会发现。“小资”是一种生活的品味，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是一种真实的情趣。好吧，我属于小资一类。

属于忧郁一派

其实，我还是拥有忧郁气质的文艺派，可是，无奈，我长得过于讨喜了，大家都以为我是喜剧乐观派，我的文字也是有一定深度的。

曾经的我，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拒绝与外界的人事接触，把自己锁在安全的角落，可是啊，我总是被人忽略，偶尔还会被人踩到，小地方也是需要注册版权的。后来，我鼓起勇气，

融入人群，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可是啊，我的话语只是一种权利的象征，并不是真正的独立与融合。而今，时而安静，时而吵闹，似乎偏执，接近疯癫，成了我的速写，外表平静，内心忧郁，将自己与世界站成对立派。

的确如此，我总是想要融入世界的平衡之中，却又无法放下内心的反思与叛逆，变得充满矛盾，裹足不前。

渐渐地，我将这份敏感的忧郁之情放在了淡淡的文字之中，让它隐身于弦外之音。总之，我终于将负担的思想放下了。

百度总是给我很多帮助，让我知道，忧郁症与忧郁气质是不相同的。忧郁气质是一个文人应有的高贵品性和文化基调，其实，忧郁气质是一种文化反思，

是一种社会思考，是一种完美追求。

所以，我接受自己的忧郁，喜欢这份忧郁气质的蔓延，我愿，继续面带微笑地迎接生活的挑战，享受生命赠予的美好，承担成长应有的磨难。终于，我走向了高贵的忧郁派。

我，就是独一无二的我，没有精美的包装，却不曾缺少丰富的内涵；没有华丽的转身，却不曾单调地前进。

（作者单位：集团公司宣传部）



白存环作品获全国新春诗词歌赋征集活动一等奖

简

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中国网络电视台主办，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承办的“书写核心价值 送您平安吉祥”新春诗词歌赋征集评选活动于2月初揭晓，我公司古交多种经营分公司白存环创作的《临江仙·善作魂》荣获一等奖，并在《光明日报》2015年2月14日第四版刊登。

此次大赛共征集作品近2万件，经过初选、初评、终评、终审四个阶段，最终评选出一等奖40篇。获奖作品将制作吟诵音频微信进行传播。

讯

原作附上：

《临江仙·善作魂》 禹甸千秋行大义，爱心善举绵延。温柔敦厚壮诗篇。往贤留古训，智慧照人间。 从善如流扬正气，道德法治双兼。扬清除恶又加鞭。劲风凭借力，好梦助云帆。

（杨 勇）

煮油布袋 (外一篇)

□ 李元平

油布袋是我们老家过年的一种美食。说的简单点就是和实心糕差不多。不同之处糕是用没有发了的面做的，油布袋是用发了的面做的。具体点就是把玉米面和黍子面按照一定的比例和好，在热炕上发了，然后切成一个长条的形状，在油锅里一炸，黄愣愣的，就像一个装满粮食的口袋，老乡们都叫它油布袋。

一进入腊月，我们老家的乡亲们就忙开了。油布袋是只有过年才能享受到的珍贵食品，大人小孩都格外期盼和喜欢。

我们老家小麦产量低。生产队的时候，每人也就能分个五六斤。除了过年和八月十五吃一顿饺子以及平常招待客人外，是很难吃上的。

如果谁家来了客人，也只能让客人吃饱。

小孩们都盼望着家里经常来客人，如果客人能够剩下些残羹冷炙的话，那运气就太好了！所以每当客人来的时候，大人们

会把小孩撵得远远地。小孩们可是一心一意惦记着客人碗里的面条，希望剩的越多越好，最好都剩下。他们在院门口转上几圈后，又悄悄潜回来，扒在窗户上向里张望。被大人们发现赶走，一会又钻了回来。有时候大点的小孩怕挨骂，就打发小点的回去侦察情况，经常被大人三番五次地用眼睛瞪出去。客人心知肚明，往往吃过两碗后就借口饱了，让小孩们解解馋。小孩们都死死地盯着剩下的面条，大人们为免发生争斗，让客人看了笑话，就把剩下的面条从小到大分开，小的多，大的少，都解解馋，和谐享受。

既然白面一般吃不上，所以油布袋就成为大人小孩们共同期盼的美食了！

以前人们磨面都是人工或者套上牲口在石碾上碾，后来有了电磨，人们一下子解放了。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制作上。老乡们煮油布袋不是煮一点点，满足一两

顿的需求，而是把它作为整个正月里走亲访友的礼品和改善生活的主食。有的人家要把煮好的油布袋存在一两个大缸里，放在冷冻的背阴处，一直吃到过了二月二。

做之前，人们把平常舍不得吃的油都拿出来。有核桃油、麻子油，条件差的还要用花椒油、棉花油、蓖麻油等。

我们村背后的一些小山村，我们叫他们为后东山。那里核桃树多，听说每年打核桃的时候，要打半个多月，家家户户的油吃不完，他们煮油布袋的时候用的都是核桃油，煮得又多，味道又正宗。也只有这个时候，人们才感觉到做一个后东山人真好。平常是不会羡慕他们的，他们倒是眼红我们。他们从更小的山庄窝铺一出来，看到我们农业学大寨造得大块的田地，眼睛里直绿光，羡慕的要命。我们有我们骄傲的地方。再说我们也种了不少核桃树，过不了几年，一定会超

过他们的。

我们村的正前方，是靠近城里的那一片，我们叫南乡。我外祖母家就在那里，他们比我们就差远了。他们没有什么核桃树，所以每年煮油布袋的时候，都是用不好的油煮一点点，作为过年走亲访友的礼品，也不太好吃。一到过年，我舅舅姨们就早早惦记上我家的油布袋，不等到过年后我们送去，我舅舅就打听好时辰，骑一个破自行车带回去一些提前享受。

看来油布袋的诱惑力确实太大了。

多少亲朋好友在惦记着这个美食，我们这里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

面和油准备好以后，还得提前把大锅、猴火、风箱借回来。这样就可以确定具体的煮得时间了。

几大盆玉米面和黍子面按照比例和好，放在烧热的炕上，等到面发起来以后就可以开始煮了。

参加煮的成员一般就是本家庭成员，人手不够还得请最近的本家亲属帮忙。大家分工明确，驾轻就熟。有和面的，有下刀的，有下生油布袋的，有夹熟油布袋的，有拉风箱的，有舔火的，还有娃娃们看热闹的……煮油布袋工作在紧张兴奋中有条不紊地展开。

第一批油布袋刚刚出锅，家家总要先安排一个人摆上五个，到院里面去祭奠一下。这个

是多少年的传统了。一方面感谢上天风调雨顺给庄稼人带来了好年景。二来也祭奠先人们的在天之灵，让他们先品尝一下味道如何，以示诚意。这些工作结束以后，孩子们早就等不行了，一哄而上，把个供品给抢个干干净净。大人们一边笑一边心疼地喊：“慢点慢点，看烫住嘴呀！”一年没有吃上这么好的东西了，大人们也从出锅的筐里抓一个，塞到嘴里，一边吃，一边赞同：“好吃！好吃！”“真甜！”“可比去年的软多了！”……

每个人心里面都感觉自己做出了贡献都高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共同劳动的成果！

是的，每一个环节都重要。面要和好，火要烧好，火候还要到位。

当煮的油布袋成色不好时，有人就会提醒，是不是忘了祭奠灶王爷了。人们这时候才恍然大悟紧张起来。“呀！是的是的。”“对不起！对不起！”有人赶快拿一个油布袋扔进灶火里。有人还要念叨几句：“灶王爷呀灶王爷，对不起呀对不起，我们不是有意的，你就不要和我们凡人计较了，好好给烧火吧，一会还要给你吃。”

有人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人感觉好笑，大家都是那样的虔诚，冥冥之中好像灶王爷就观察我们每一个人对他的态度。这时候一般打闹的小孩都会停下来，紧紧张张分析情况。

果然一会就好了。

一般拉风箱的都是半大小孩，而煮油布袋的时间以面发起以后才能开始，所以煮的时间大都赶在晚上。差不多要用一晚上的时间。到了后半夜，小孩们瞌睡的不行，拉风箱有一下没一下的，自然就火候有了问题。但大大们很迷信，感觉到这是灶王爷不高兴了，有人在那里向灶王爷求情，感觉到毛骨悚然，怪紧张的。反正觉得灶王爷决定火的大小和耗油多少。

为什么人们往往喜欢选择在晚上煮，就是白天煮也会把院门从里插好。有人说晚上煮就是为了考虑灶王爷喜欢晚上劳动，能够集中精力为自己家好好服务。选择在白天的人家也是考虑怕灶王爷跑出去，或被其他人家请走。所以人们一看有的人家大白天都关着院门，就知道这一家煮油布袋了，就不进去串门了。万一人家煮不好，可能就在背后落下埋怨了。主人家也不喜欢这个时候人们来，以免出现什么意外。

还有一种权威性的说法：每当煮油布袋的时候，各种神魔鬼鬼都要闻香而来，来的这些东西，有好有坏，有的不满足于祭奠的东西，还要进来偷吃，影响灶王爷的情绪，灶王爷一不高兴了，也就不好好干活了。另外贵巴巴的油也会莫名其妙地少下去，一定是被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偷吃了，所以人们把门关得严严的。

煮油布袋这个传统，不知道我们这一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估计可能在很早很早以前，人们生活特别困难，吃不上白面，过年能够少煮上一点点油布袋，以改善一下生活和作为走亲访友的贵重礼品很有必要。于是代代相传，直到今天。由于煮的不多，所以晚上一家人悄悄煮，如果人来人往门庭若市，还不够给人品尝，自己最后都没有了，这不自忙乎了吗？所以流传到现在晚上煮和大白天关门的习惯就不难理解了。

人们一边煮，一边评论着油布袋的好坏，评论着其他人家煮的水平，打算着一会和过年看给哪些人家送去让品尝，设计着什么时候能够天天吃上油布袋的美梦，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议论着其他的奇闻趣事……

孩子们解了馋后，也放开吃了个饱。有的还要求大人们给煮个油葫芦玩耍。

这就看大人们的兴致了，主要看耍刀的高兴不高兴。耍刀切面的要不断变换花样地改刀，不能一成不变地弄一种造型。比如过年准备走亲访友用的油布袋，就必须是切成笔架一样造型。看上去就像一个短短的肉乎乎的笔架，大小也要把把控好。走亲访友的要大点，避免人家笑话小气。有时候大人嫌小孩烦，不想让小孩拿上几个油葫芦到处玩耍，就只给做一个油葫芦。如果有的小孩让做什么鸡呀狗呀的，大人们就要给他们讲故事了：“动物的

造型是不能随便做的，你们听说过鸡杀人鱼放火的故事吗？”小孩们直摇头，大人们就开讲了：

很早很早以前，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家，过年煮油布袋的时候，小孩们让做了个鱼准备玩耍，大人很仔细地做好一个生面鱼，往油锅里一放，这一条鱼好像活鱼跳进了水里一样，上下沸腾，油花四溅，引燃了边上的柴禾，结果把个房子烧了个精光。第二年这一家不得不盖新房，已经起了大梁，木工下来吃饭的时候，忘记把大梁上的斧头拿下来，结果这一家男主人到新房转悠的时候，闹不清怎惊起了一个大公鸡，公鸡直接飞到了房梁上，把木工留下的斧子使劲往下登，斧子掉下来正好把男主人一劈两半。死啦！你看怕不怕！

吓得小孩们大气都不敢出。一直在哀叹，这一家真是倒霉！同时也在使劲思考：是不是跟上什么牛鬼蛇神了？是不是煮油布袋的时候没有敬神？是不是煮油布袋的时候没有把门关好？是不是鱼精和鸡精联合起来给他家降灾了？那又是谁把鱼和鸡派来的……

油布袋煮完了，等到油凉以后，大人们把剩下的油再小心翼翼地倒回油瓶里，认真观察比较，计算费了多少油，并把剩在油瓶口处的油用舌头舔的干干净净，有的女人嫌男的没有舔干净，还要重新舔一遍，嘴里还要数落一句：真是不会过光景的东西！

另外那油锅里留的油怎么办？有的是办法。大人们开始做饭了。

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是白天，大人们一边做饭，一边会安排孩子们给左邻右舍送油布袋去，让大家共同来品尝和分享这个幸福的时刻。

一般碗里放四个或者六个，打发小孩赶快趁热的分几路送去，孩子们的积极性也很高，端上碗就跑，回来以后，大人们要求对每家每户的反馈情况进行详细汇报。“李爷爷说咱家的油布袋真甜。”“郭奶奶说咱家的比她家的好。”“李婶子打问说咱家的油布袋谁捏的，造型真好！”……大人们一边认真地听，一边在偷偷地笑。对有的人家，大人们嫌小孩们汇报的过于简单，要求再详细点，有的小孩就不高兴了，嘴里嘟囔道“人家说了，咱家的油布袋，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下满意了吧？”大人们骂道“吧你个尿泥鬼，一会不给你吃白面了，看你嘴硬”。其实都在偷着乐。大人们也加快了做饭的节奏。

锅一般是借的别人的，这么油乎乎的锅谁家也舍不得送走，里面加上水，再把平常舍不得吃的白面挖出一点来，揉成一小团，擀得薄薄的，切得细细的，切成那种柳叶型的。等到锅开了以后，白白的面条，嫩嫩的豆腐，红红的胡萝卜，绿绿的菜叶。往锅里一下，香味逼的人不能多说话，一说话就把口水引出

来了。小孩们开始后悔油布袋吃得多了，但他们也不能轻易放弃这么难得的机会，要全力以赴吃进去。

吃上热腾腾香喷喷人的汤面，再加上刚刚出锅的油布袋。生活真是个美呀！

乡下人一年一度的美食节就这样正式拉开序幕了。

我离开家乡三十多年了，每当进入腊月，我不由得想起家乡的油布袋。尽管品尝过各种美食，但总感到比起油布袋来好像少了点什么。每到过年前，父母

总要想尽办法，从家乡捎来油布袋。思乡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油布袋在我眼里已经不是一件普普通通是食品了。

他又是什么呢？

你懂得。

扫 家

过了腊月十五，我们乡下就开始为过年忙碌开了。点豆腐、煮油布袋、扫家三件大事都进入家家户户的议事日程。

今天就单说扫家吧。

我们的扫家不是普通简单的打扫，而是那种彻彻底底的，翻天覆地的清理和打扫，是一场正儿八经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只有这样认真这样神圣才能对得起一年一度的“年”。

雄鸡报晓三遍后，准备当天扫家的人们好像听到部队的起床号一样，急急忙忙从炕上爬起来，从家开始往院里搬腾东西。尽管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破家值万贯。炕上铺的、墙上挂的、地上放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是不少的。除了大柜和水缸太重，原地不动外，其他东西都要抬到院里边。好像这些东西碍手碍脚的，不彻底请出去，打扫就要不开似的，恨不得把家彻底翻一个底朝天。

大人们一边搬东西，一边喊叫睡在热被窝里的孩子们：“快

点起！不知道今天扫家吗？”

“你们这些懒鬼，没有听见李大爷早就动起来！快点起！！”

“早就让你李叔叔看好天气了，今天就是扫家的好日子，快点起！！！”

孩子们很不情愿地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嘴里嘟囔着，陆陆续续开始起床了。这个时候要想再睡会懒觉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大人们进进出出，房门大开，数九天的冷风不断往里吹，家里家外快差不多了，再想睡一会已经意思不大了。

大人们大呼小叫吆喝着孩子们干活，给每一位家庭成员分配工作。抬的抬，扛的扛，扫的扫……等到把家里昏昏晃晃的东西都清理出去以后，就开始撕窗户纸了。

这个活干起来痛快，没等大人下命令，孩子们就爬在窗户上撕开了，嚓嚓的响声不绝于耳，煞是好看，大点的孩子爬到最高的地方撕，在弟弟妹妹面前显示自己的能耐，往往因为不注

意安全被父母骂几声。

在撕的时候都希望碰点好运气，那就是逮麻雀。

我们家乡的窗户纸贴在里面，不像东北贴在外面，所以经常有鸟儿在窗口上玩耍。过去一些地主富裕家庭，为了防止鸟儿进屋吃粮食，窗户根是非常密的，刚能够进鸟儿半个头，鸟儿根本站不住。我的邻居青山家爷爷的房子就是这种情况，他要想逮麻雀，还得来我家，扫家的时候机会最好。

有一年我准备撕窗纸的时候，发现窗户上有一对麻雀在晒太阳。我手疾眼快，从窗户纸后面一起下手，逮住了一个，整整高兴了好几天。所以扫家的时候都盼望麻雀们能够光临。如果在平常是不敢抓的，贵巴巴的麻纸弄坏了是少不了让大人臭骂的。新窗户纸刚刚糊上的几天，从窗根上挤出来的浆糊，是麻雀最好的美食，总有一些麻雀过来偷吃，这是捕麻雀的最好时机，可惜一般不敢毁坏崭新的窗户纸，

只能望鸟兴叹。

这些窗户纸撕下来以后是不能乱扔的，要团揉起来放在厕所过年使用。平常家家户户上厕所使用的都是土坷拉，这个时候吃喝拉撒都得到了难得的改善。

窗户纸清理干净后就开始打扫。这个活以大人们为主。大人们找件烂衣服套上，把头用毛巾或其他东西抱起来，和电影里的敌后武工队员差不多。他们挥舞着竹杠上绑着的加长笤帚，从顶棚开始往下一片一片清扫，烟熏火燎的陈年厚土纷纷下落，飞扬起一团一团的尘埃，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憋满了一屋子的粉尘又争先恐后地想从窗户往外挤去。

屋上上上下下清扫干净，洒水灭尘，净化完空气后，开始熬浆糊，糊窗户。

糊窗户这可是一项技术活，根据每一块窗户的大小，来确定如何下刀。既要大方得体，窗户空白处无对接，又要节约材料，不能浪费。条件好的人家用麻纸，条件差的人家用大白纸，有讲究的人家还要把早已准备好的窗花贴到显眼的位置。装点窗花从设计、剪纸到粘贴都是姑娘们的拿手好戏。他们喜滋滋把自己

的作品小心翼翼地粘上去，盼望着人们来欣赏和夸奖。不由让人想起电影《白毛女》里喜儿过年贴窗花的情景。

你看那喜鹊登梅、狮子滚绣球等栩栩如生的窗花，无不向人报告着春天的到来，年的味道一下子就弥漫开了……

窗户糊好以后，就是窗台和炕围了。人们用旧报纸糊上去挡住外露的墙皮。有办法的人家，不知从哪里找来旧画报旧年画旧烟盒，仔细地拼接好。花花绿绿的红红火火的很好看，成为过年人们来评论的焦点，主人很是风光。

家里清新起来了，亮堂起来了，人的心情也爽朗起来了……

堆到院里的东西开始往回搬了，坛坛罐罐都要擦洗得干干净净，不能带一点灰尘进去。这时候早已过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人们从早晨开始一直顾不上做饭，家家户户都是要一鼓作气干完。小孩们饿的不行了，就找油布袋或者豆腐渣窝窝吃几口，盼望着早点收工。

大大小小东西请回来以后，就是美化装点了。急性子的人家把年画急急忙忙往墙上挂，勾引

得左右邻居家小孩来看新鲜。有的人家怕过年前这几天挂旧了，等到年三十才拿出来挂上去。

我家的两个大相框，这个时候必须重新打开，更换背后的衬纸，把新照片加进去，重新布局，重新设计。每家每户的相框太重要了，他是最吸引拜年人的地方，也是主人向外人最值得炫耀的地方！

扫房接近尾声，大人们在小孩子们喊饿声中急急忙忙做晚饭，用新点的豆腐做上头脑汤，再蒸上新煮的油布袋，香气四处飘荡。小孩子们的口水止不住的往下流，开始狼吞虎咽地往下灌，幸福的感觉无以言表。

外面偶尔传来一两声爆竹，给小山村的夜晚又增添了节日的氛围，人们期待着新春的到来！

家还是这个家，打扫了以后就是不一样。腐朽的东西清理出去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好像把一年的不快，沉痛的心情和晦气的事情都清理出去一样。

怪不得乡亲们太在乎扫家了！

新的一年一定会带来新的希望的！



2013年冬天是一个暖冬，雪迟迟没有下下来。往年的冬天，太原的雪，早已经下过几场。临近年关，还没有一点下雪的迹象。眼看就要过年时，天仍旧干着，患感冒和呼吸道疾病的大人和孩子病倒了一片，雪迟迟没有到来！

在新年到来之前，我便准备着送母亲的骨灰归乡事宜。这个年，由于前时母亲的去世，我们在一种无声中渡过。再加上工会和单位的节日文化活动，我只在家休息到正月初五，初六便上班了。因为春节安排了七场戏剧演出，要及早安排场地接待和装台诸事宜，再加上维护入场秩序。待演出结束，又临近十五“祥和西山”大型灯展的布置，正月十三要全部到位。十五上午是大型街头民间社火表演活动，自九点直忙到十一点结束，已近中午。这还未算忙完，还要等到正月十七灯展结束。

这年入冬的第一场雪，正月才缓慢地落地。雪不是很大，给干涸了一冬的大地，带来了一丝湿意。第一场雪过后不久，紧接着，第二场雪断断续续下了有三天，也不是很大，在正月初八后，才下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中雪，让我们确实高兴了一下。

年在平静中过去了。

一出正月，我便筹备着回乡的事宜。可能是年龄大了，我感到浑身很累，整日里事情不断，心绪老静不下来。农历二月二过后，天气冷热不定。刚暖和

几天，又冷了下来。寒气从四周直往你的骨头缝里钻！这期间，又参加了太原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换届工作。接待了市文联文学大讲堂走进西山的活动。忙过这

送 母 回 乡

□ 潘洪科

些，离原定回乡的日期只剩下半个月的时间了。

这天，逢周末双休。我和妻子在去下边的路上，顺便问了一下路边停着的搬家的车，来去八百公里的路程，跑一趟，需要多少运费？对方算了一下，答：“四千元。”我说贵了些。他问，你打算出多少？我说三千元左右，可以接受。对方说，你不知现今的物价，油费加上过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再加上来去两天的时间，低于四个数是不行的。我说我先了解一下行情，走时再定。

了解过大致费用后，我和妻子一有时间，就着手整理着需要带走的物什，打包、装箱，等待着既定的日期。

这期间，华表哥来过两次电话，说替我给妗子预订了一口楸木的实底棺材，是托他的一位朋友订的，价值五千多元，三千六给咱，问我可行？我说，你定下就是。我又给五表弟和金柱各去了电话，告诉了我们回去的日期，让金柱见到张岗赶集的熟人，给舅家的潮表哥提前带个信，顺便让他转告一下香荣表姐。

事情安排定，我的心这才平静下来，静心地等待离开日子到来。临走前的周末，我和姐洪云来到大虎峪母亲骨灰的寄放公墓，取出母亲的骨灰，在公祭处祭奠上香后，我们对母亲说：妈，我们送您回去了，回家乡和父亲合葬。

回乡的日期定在3月23日。

3月22日下午，提前约定的客货车在四点钟准时来到楼下，我们把一应物品装上车，并约定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出发。司机原打算五点钟走的，我考虑到当时天还未亮，推迟了一个小时，说也没什么急事，晚上到家就是了。

也许是回乡的缘故，第二天凌晨两点，我便醒了，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妻子也是一样。我们好容易熬到五点，便起来了。一切收拾利索，五点二十，准时下楼，向停车场赶去。

此时，天仍黑着，大约二十分钟后，来到单位，本想用过早餐后上路，妻找了几家门店，均还没有开门。司机见状说路上吃就是了。我们在差五分六点上车，开始了回乡之程。

车驶出太原市区，一路向南。过阳城、晋城，沿二广高速，朝济源、洛阳驶去。我们出晋城前，在服务区下车用过早餐。上车后，途中更换过前车轮胎，耽搁了四十分钟；后继续向南，朝汝阳、南阳驶去。在临近平顶山四棵树服务区用餐时，已是午后两点。上车后行驶一个小时，进入南阳地界。由南阳北到南阳西、再到南阳南，穿过快全个南阳。由二广高速直插沪陕高速，在交汇处的张家岗立交枢纽转向东，行驶约十五公里，遇第一个出口——唐河西（油田）高速出口下来，正南六里地便到白秋了。

下车时，已经四点。路上除了两次服务区用餐和换胎耽误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全程行驶九个多小时。司机原计划三点到的，时间刚好。他还想到目的地后，连夜至第二天凌晨一点赶回太原。我说又没有什么急事，赶那么紧干什么！晚上休息一晚，第二天从容到家就是了。他说也行，就依你。

卸过车后，晚上，侄子锋开车陪我们三人在明才的饭店用过晚餐，他点了几个特色菜，我们又喝了瓶当地的“卧龙玉液”酒，便休息了。第二天早晨五

点，司机起来时，天还未亮，他脸也没顾上洗，便告诉我说他先走了，得赶回去。让我不要出门，他按来时的路，正西出去往北上高速就回去了。我让他慢一点儿，一路顺风，在门口挥手告别。

在司机走后，我赶回家中，这时妻改风也起来了，她从二楼下至一楼大厅，见司机走后，她说，已经走了（指司机）？我点了点头。

我俩从早上一直忙到天黑，把家中里里外外全部收拾了一遍，这才有心思坐下来考虑随后的事宜。天黑定下来后，明才在饭后赶了过来，和我商议母亲安葬的细节。

按明才的思路，次日一早，我和妻子逐门逐户地拜会过街上的本家，并说明这次归乡的意图。先是四哥和两个侄子家，再到东边寨外满弟和五哥家。在五哥家，应验了昨晚的判断和分析，是在预料之外又在预料之中的。

我从五哥家回来，便给姑家大表哥去了电话，问他忙什么？他说在村北的厂里干活。我说还干什么活呀，我这里已经马踩车了！让他别干了，在厂里少上几天班，把你姘子的事办了再说。并让他上午就过来。他说，他五点后和二姑家五老表一起过来。

和大表哥通过电话，我又给华表哥去了电话，说了一早本家族的事情。华表哥说他正有事，抽不开身，要到十点后能

过来。我放下电话，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心中想着当前急需办理的事情。

时间过得好慢，一分一秒地向前。好长时间才过了四十分钟！我仍感到心中燥热，并不时地看表，在家中踱着步子。九点四十，华表哥急急忙忙地赶来了，他把车在门口停稳下来，我们就在大厅里，商议着墓地的联系事宜。表哥说，墓地村里原先认识的人都不在村里了。他打电话又问了多人，得知认识的宽还在家，我们上车去了村里。在上车前，随手在街上购买了一箱酒和一箱鸡蛋，我又带了一条烟，放在车上。经打问见到了宽。在宽的引见下，来到了地的主人新朝家，说明了安葬的事宜。在征得地的主家新朝同意并表示谢意后，我们离开了村里，驱车去了住在张岗的舅家表哥和表姐家，告知了送母归乡的安葬日期。返回家中，已经中午了。我们在金柱家北边的饭店用过午餐，饭后华表哥因下午有事，直接回去了。我和改风回到家中，给枣园的两位表哥分别通了电话，天快黑的时候，大表哥赶了过来，我们商议了需要办的事情，表哥坐到九点钟才离开。

26日上午，五老表由儿子开车，赶了过来。问了逐项事宜的安排时间和进展，因他工地上还有事情，在十一点钟回去了。

母亲出殡的日期定在29日。在确定了以上事情后，我的思绪一刻也没有休息，考虑着余下的

各个细节和头绪，并进行逐一细化、安排与落实：

出殡的灵车用华林的；

棺木由华表哥负责，28日上午运到；

纸扎、花圈、祭品，松长办理；

打墓的人手玉重负责联系；

墓地打墓的挖掘机大表哥进行落实；

孝布200米金柱媳妇购置；

饭订在明才的店里；

用烟和酒，分别在饭店和明旭处取；

响器班子由国军联系；

裙棺和司仪，包括下棺，由国军牵头和主持……

事情安排就绪后，28日一早，春、玲、肖辉、小秦凌晨四点五十在南阳下车，他们没有坐第一趟到油田的汽车，而是直接在南阳打的，五点四十便回到了家中，当时天还没有亮。

他们进门，我拿出之前买的鞭炮，在门外点着，随着鞭炮的炸响，告诉人们，母亲回来了。

上午十点，送棺木的车到了。卸过车后，我们把棺木停好，请出母亲的骨灰，在棺材前的供桌上放好。摆上供品，我们依次跪地，叩过三个头，上过三柱香；我说：“妈，我们把您送回来了！”丧事正式进入状态。

之前订的花圈、纸扎和棺材内的装饰饰品，均陆续到了。摆放就绪。五点钟，北边刘小庙

的响器也已经就位；在唢呐的哀婉声中，一种悲伤的气息弥漫开去……

夜来临了！

夜幕下的故乡在繁忙中走过，所有帮忙的人用过餐后，响器声重又响起。吃过晚饭的乡邻搬出自家的凳子，围坐在响器的四周，欣赏着艺人的表演和他们投入的唱腔与曲调；时而高亢，时而豪放，时而委婉，时而低回。

夜里十点，乐声止。人们散去，我们姊妹六人为母亲守灵。

故乡的夜是寂静的，在无声的灯光下，只见灵桌上的长明灯随风晃动。供案香炉里的香发着红色的光；偶尔有一、两辆汽车从门前临街的路上开过，又远去。每过二十分钟，我们分别在香炉里为母亲续过香火，静静地守在母亲的灵柩旁。

入夜后，我让两个妹夫和妹妹们轮换着上楼去休息，灵柩旁有人守着就是了！因为明天是母亲灵柩出殡下葬的日子，亲戚们都来了，不知要忙到何时。

天快亮的时候，改风起来了，她要替换我上楼休息，说明天全靠我了，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让我上去休息个把小时。我上去略微躺了有三十分钟，因心中有事，根本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几个来回，闭目养了养神，就起来了。见我下来，改风问，你怎么下来了，不多睡会儿？我说，心中有事，睡不着，就起来了。好在也就一个晚上

了，陪一陪母亲吧！见我这样说，改风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夜里，妹妹和妹夫们都起来替换过两次，又上楼休息了。

天亮后，去墓地打墓的人早早地就来到家中，用过早餐，便直接去了地里。我在六点五十，准时到村外干渠桥上，等大表哥联系挖墓钩机的到来。钩机车由于土路难走，晚到了有一刻钟。我们来到地里，已经七点十分了！我在墓地守到八点四十，墓穴刚挖至八成，家中邻居便赶来叫我了，说亲戚们都已经到了，急等我回去接待和照应。见如此，便留下大妹夫肖辉代我在墓地守着，直到打好为止。

随邻居回到家中，亲戚们早已经到了。家中里外全是人。再加上当天逢集，街上人头攒动，门口、大厅里围了里三层外三层。见我进门，枣园大表哥抢前一步，着急地说道：“老表，你可回来了！亲戚们都已经到了。”我问，张岗舅家的表哥、表姐到了没有？大表哥说已经到了。问我何时关殓？时候已经不早了。说着，他看了一下表。我说，我这就安排。

不一会儿，在国军的主持下，众人上手把棺内四壁障了一圈布后，把母亲的骨灰放入棺的正中，旁边又放入一对金童玉女以陪伴母亲。

关殓完毕，门外哀乐响起。此时华林往墓地运送棺木的车，早已经到位。在国军一声“起灵了”的号令下，众人一齐上手，

把棺木护上灵车。前面鞭炮开路，响气随后，再下来是我们送葬的人流和车队。大队人马出了街市，来到寨外，向墓地进发。每到一路口，国军都示意队伍停下来，在放过一挂鞭炮，燃过一叠纸钱，孝子跪地叩过头后起身，继续向前。来到墓地已经十点半了！把棺木从灵车上卸下，在墓池放好，由我用铁锹盖过三锹土后，便开始正式掩埋了。这时华表哥过来拉了一下我的衣服，提醒我说，时候不早了！墓地交由老大负责，你得抓紧回去安排饭店的事宜，不要让人们都等着。听表哥这样说，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问“让哪个老大？”表哥说，“还能有几个老大！是大老表军呀。”我一下理解了！随即，来到大表哥身边，对他说，时间不早了，墓地的事交由他负责，我得回去照应饭店的事情，墓添好后，你招呼所有人到饭店就是了。表哥答应后，便离开了。

回到家中，大部分去墓地的人已经回来了，我招呼大家分乘几辆车，去明才的饭店，改风留守最后，在人走后锁门。

中午刚十二点多一点，墓地的人全回来了，大表哥说一切就绪。在饭店安排就坐后，午宴开始了，饭菜的标准和用酒是上规格的。这天中午共开了11桌，原计划12桌的规模，余那一桌我告诉明才说，先不忙退，晚上还要请本家和下午帮忙圆坟的人。宴席开始不久，改风只吃了几口，

稍微垫了垫就悄然离席，提前回到了家中。因我们多年在外，很少回乡，又是安葬母亲的事情，所有的至亲都来了，上午忙于事务，没能说上话，考虑到饭后亲戚们难得一见，要好好叙叙，需人照应，改风便先一步回来了。她一进家，把茶水一应准备就绪，屁股还未落坐，较早吃过饭的人们便回来了。改风倒水、照应忙得陀螺一样，恨不得长有六只手和腿忙碌着。可怎么也不见两个妹妹回来。好不容易等到三妹回来，却眼中没有一点活，只顾和表姊妹们聊天。改风气不打一处来，心想，你们回来是做什么的呀，一点也不会操心，也都是三十大几的人了，啥时能长大！不能替替你哥？二妹春好象回来闪了一下，便不见了。等席散饭店所有人回来，仍不见春的影子。在快三点半钟的时候，春出现了，不过，有些亲戚已经准备离开了！见春回来，我问了句，你去哪儿了？也不知个轻重缓急，家里需要人照应？春说，去看同学了，说了一会儿话。我说你缓些儿不行，非得这个时间？不知道家里有这么多人需要照应？春无声了。在部分客人走了后，改风说，你们也可以走了，现在家里不用你们了！对姊妹们下了逐客令。这使姊妹们没有想到和始料不及的。

见嫂子这样说，春和玲一下子愣住了，待反应过来，道，走就走。不顾亲戚们在场，上楼取过行李，四人离开了故乡。

姊妹们走后，亲戚们感觉气氛不对，也都识趣地提前离开了。房间一下子静了下来，改风给我沏过一杯茶，递过来，坐在我的身边，她的气也消了一半。

因下午还要去墓地圆坟，在休息到四点半的时候，洪坤哥过来了，说一会儿陪我们去墓地。正说着，锋从外边回来，对我说，他出去了一下，刚办完事情，一会儿开车送我们去墓地。

我们在大厅休息了一会儿，锋从家中出来，开出车，我们把一应物品装上去，后备箱特意放了一把铁锹。来到坟地，说是圆坟，见坟地在玉重几人上午的辛苦下早已经圆好，连坟帽都装了上去。我心中顿时一热，一股热流从身上流过，这些可爱、朴实、厚道让人感动。当下，根本不用我们再动手了。

晚上，我让锋通知本家所有成员聚一聚，我又通知了玉重、国军、明才、洪学和华林、松长等帮忙人员，七点钟准时到明才饭店以示谢意。这晚的酒喝得其乐融融，特别轻松。一是母亲的大事完毕，心情放松了下来；再也是久未回乡，很少和本家与众乡邻、亲友畅叙。这晚的酒直喝到十点钟才散。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和改风利用早饭间的空隙，看望了街外住在小庄的父亲和同事李自正。自正伯已经快八十了，他在退休后回到故乡与长子生活，和大儿子、媳妇全家生活在一起，好有个照应。我们在去之前，我给东

喜去了电话，说是看看老人。得知老人在家，我们在路过南街商店时，给老人各买了一箱鸡蛋和奶制品。来到家中，东喜早在院门口迎接了。自正伯的身体明显不如以前了，再加上他患有气喘的毛病，说话和精气神略显缓慢和迟钝。我明显心中一沉，感到人都要走这一步的！好在伯的意识还算清楚，这是我唯一欣慰的。

从小庄出来，太阳已经升起老高。阳光照在半尺深的麦田里，放眼望去，一片春日的景象。多少年没有这种感觉了？我没有想过！自打十五岁离开故乡，在城市打拼了三十多年，从当初的一名煤矿井下工人，到今天知天命的年纪。一步步走过，其生活的不易和艰难犹如昨天，在五十岁后春日的上午，走在故乡的土地上，这种亲切的感受是说不出的。

我和妻子回到家，临近九点，明才忙过自己的事情，把车开了来，问我还有何的事情？我说陪我去一趟镇南的高庄和东边枣园，看望一下三姑和二姑家的几位表哥。我们上车，车开到明旭的店外，在明旭店里各装了十多箱鸡蛋和礼品，因二姑家表兄弟六份；三姑家两位表哥加三姑三份；枣园两份，外加在镇上的同窗宏伟，装了满满一车，连车坐位上都放满了物品。我坐在司机明才旁边，后排仅给改风空出屁股大的地方。在车上，我给几位表哥均去了电话，告诉他们我

的去向，大表哥说他正在北边的地里干活，这就回去；华表哥也出去了，他让在娘家的儿媳妇回去。我说我明天计划返晋，单位一堆的事情等待处理。今天到姑和表哥们各家走走，说起来回来了一趟！从高庄姑家去过出来，路过张店镇政府，在政府后院宏伟的住处见过宏伟，说明来意；宏伟说你就不能再多住两天，好好叙叙？每次都赶这样急！我笑说下次。离开政府，正北出镇上到枣园，两位表哥刚好在家。在表哥家我们多坐了一会儿，分别问了表哥家孩子们的情况和家中的现状，表哥们的亲热是说说不出的，特别是大表哥已年届六十，头发已经白了，身体在早些年镇粮库干装卸粮包时落下了毛病，不能干重活了！好在孩子们已经大了，都成了家，日子还算说得过去。表哥说时看了一眼坐在门边的嫂子，露出一种欣慰的样子，是发自内心的。说话的当尔，二表嫂抱着孙子从外边进来，我们聊了个把小时，这才和明才起身上车，返回了家中。

在回来的路上，我让明才路过街上选一家酒店，想买两箱上点档次的酒，到几位同窗好友家坐坐，以示谢意；见我这样说，明才想了想，道：干脆这样把，回我店里，家中还放有去年初新店开张时备下的酒，按进价拿去就是，每瓶也得大几十元。回到明才的店里，从库房角落里翻出几箱陈酒，按好友人数算过要的数量，给明才也留了两瓶。明才

说什么也不要，我说是我的心意，他这才留下。结过账上车，明才把我们送到门口，他便回去了。我们把酒搬回家中，下午抽空看了明旭、武晓、华林；五点多去看玉歧，到玉歧门口见门锁着，邻居说玉歧全天就没有到街上来过。

晚饭后，有珠表叔、表婶和锋、洪坤哥等都过来了，我们围坐在桌边，品着茶。

想想自23日我们动身回乡到今天，过去整八天的时间。上上下下这个忙碌，总算告一段落！只有在此刻，才真正静心地坐下来，感悟家乡的味道和美好！这夜的故乡是温馨的……

——多少年没有这种感觉了！

我对自己说。

我们坐到十一点才散。

在临离开时，我让表婶给玉歧带两瓶酒，待玉歧在时代我交给他，并告诉玉歧一声说洪科来不及见他，已经走了！因表叔和表婶家住的离玉歧不远。看看再没有别的事情了，我和改风第二天早上乘八点半的车，离开了故乡。



由文章的开头说开去

□ 马小君

人们常说，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写文章也是要讲究开头的。好的文章开头就像一块磁石，它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吸引着你非读下去不可。在这方面，许多经典作家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启示。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著名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第一句是：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这段话，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已经成为一句名言警句而广为流传。

小说主要是讲述故事，能不能从一开始就吸引住读者，作家们在这方面是痛下功夫且各显神通的。常见的是，作者在文章开头先设下悬念，然后一步步去引人探求，这种手法在推理小说、侦探小说、法治小说中屡见不鲜。但在社会、言情、伦理等人文小说创作中，也常常被借用。作家浩然写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一卷第一章开篇：

“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

没有续上。

都说‘二茬子’光棍不好过，萧长春本身还沉得住气，最心急的人，倒是他的爸爸萧老大。”

陕西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这样开头的：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娶头房媳妇时他刚刚过十六岁生日。”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的代表作之一长篇小说《蛙》的开头是：

“先生，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这风气因何而生，我没有研究，大约是那种‘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

写一个男人没了媳妇又打光棍，写一个男人一生娶过七房老婆，写农村生孩子取名字，这些话题从婚姻、家庭、子女说起，都很吸引人眼球，让人想知道故事的缘由、进展和结果。

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的小说《项链》，写一个生活在市民阶层且爱慕虚荣的妇人平凡而传奇的故事，它的开头是这样的：

“世上有这样一些女子，面庞儿好，丰韵也好，但被造化安排错了，生长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里。她便是其中的一个。”笔法和上面列举的开头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的文章开头则独出心裁，别有一番意境。鲁迅文集《野草》中有一篇散文《秋夜》，它的开头是：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段话，看似语句累赘，但你仔细品味，恰恰能感到它反映了作者当时当地身处孤单而寂寞的那种心态，那份深沉。当然大师是可以这样写的，也许你我这样写，编辑大人一看就会认为你是废话连篇，没话找话了。所以，请不要东施效颦。

有的文章开头比较沉重，讲究有深度，有内涵，令人深思回

味。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报纸杂志上流行反映励志人物的报告文学，一些作者也故作深沉，他们文章开头的第一句，往往是：

“他是一个幸运儿。”

然后就另起一行，长篇大论……

小说、散文可以潜心造句拟定优美的开头，硬邦邦的政论文是不是都要扳起面孔说教呢，未必。请看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这篇号令式的战斗檄文的开头竟然是：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和理想，比作“一个幽灵”，这一比喻，让无产阶级找到了自己的灵魂，让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

派感到恐怖和害怕。这种比喻，这种开篇，浩气冲天，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毛泽东同志写的调查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它的开头则直白而朴素：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再看看法国作家卢梭的自传作品《忏悔录》的开头：

“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这种开头可谓开门见山，一针见血。

同样，作家魏巍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也采用了这种开头，但他加了一些抒情：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事情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听一位文学刊物的主编讲，编辑部每天都能收到数十件甚至上百件来稿。凡是小说来稿，只要编辑看了300字，还没见主人公出场，或者还没有引出故事，那么，这篇来稿就会被搁置一边，歇凉凉去了。——看，开篇、开场、开头是何等的重要！

既如此，我们热爱写作的文友们是不是应该在文章的开头上，狠狠下些功夫呢。

得知先生患病住院是在去年的九月十九日。那时我刚回老家正准备住些日子，有朋友突然打电话说先生病了，问是什么病，朋友讲是脑梗，是听先生单位的我的同乡说的。

当下，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坏了，脑梗这病有轻有重，轻则使你不能正常走路，摇摇晃晃，跌跌撞撞，重则让你瘫在床上，屎尿不觉，半死不活。先生的病情究竟怎样？我想弄个清楚。于是，就决定给他打电话。拨通

后，一听是他的声音，还好，说话算利索，但也听出语速明显比平时慢了，甚至有中断的情形。我问他何时得的病， he说是九

病不起

□ 王雨白

月十六日（农历八月初一），上午就觉得身体不舒服，由儿子陪同去医院挂了门诊，医生说不要

紧，开了点药就回家了。可是，下午还是觉得不舒服，再次由儿子陪同前往同一家医院就诊，在办理住院手续需要病人家属签字时，他的手就连自己的名字也写得歪歪扭扭了。接下来，一做CT，发现轻度脑梗，输液输着就感到半个身子麻木，右手乏力，不听使唤，右腿伸展收回也不得自如。知道了情况，我让他好好配合治疗，等回了太原再去看他。

后来，我隔三差五就给他

打一次电话，询问治疗情况和身体恢复状况。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他在医院的治疗效果不太理想，有亲戚建议到大医院治疗，毕竟是省里的大医院，条件要比企业医院好得多。于是，很快办了转院手续。他赶在中秋前入住大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根据病情下了处方，对口服、输液的药物剂量予以调整，有针对性地进行医治。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总希望他会一天天地好起来的，因为从发病到入院治疗期间没有任何耽搁，且还是自己走到医院的，按判断应该是快恢复的。

十月十三日我从老家返太原，翌日上午就赶赴大医院康复科去看他。第一眼见到先生，他着了病号服，见我进来，较快地坐了起来，两条腿顺势担在床边，如果不刻意观察的话，虽一头银发，脸色红润，不像病人，这比之前的他变化不大。不过，自从患病以来，左手总是扶着右手，在用右手和右胳膊给我“演示”时显得僵硬，伸展、弯曲都有些困难，好像不是他自己的“零件”似的。我一再鼓励他要多活动、多锻炼，防止肌体萎缩，失去原来的功能。他表示愿意医嘱，并配合治疗。

那些天，到医院探望先生的亲戚、朋友、同事很多，听说走了一拨又来一拨，医生护士都有意见了，说这样下去对病人不好，会影响治疗效果的。可是，

尽管一再封锁消息，但总有人自然而然用短信、电话露出口风，说先生病了，在哪儿住院，病情如何如何。我和先生早在三十五天前见过一次面。那是九月十日下午，有他、记者宋、作家先生和我四人相约要去靶场溜达，走到技校时因刮起了风，先生提议不要去了，就在技校的一个台阶上坐了半个多钟头，几位有段时间没有会面了，谈天说地，但不免提到谁谁谁最近又有新的作品，在哪个刊物发表。在替同仁高兴的同时，先生也提及记者宋老弟为作家兄写的《再访傅昌旺》（《山西文学》2012年第6期发表，其中部分内容刊于《先锋队》第5期（上半月））一文写的评论有深度。那天，先生一再说他很累，感觉身体不太好。我以为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平时阅读量比较大，揽得文字活也比较多，精力还可以。万万不曾想七天后的一场病竟能击垮他。

先生经过一段治疗出院回到家里调养。结果，赶上数九寒天，楼上暖气不好，改造管道拖沓多日，他又怕冷，一来二去，让他本该好起来的身体又渐渐陷于不能自主走动的境地。无奈之下，他又第二次住进医院，一家人连蛇年春节也是在医院度过。从神经内科倒到中医科再到大医院，从大医院回到第一医院，五个多月换了三家医院，采用了不同方案，注射了恢复神经的特殊

针剂，但效果仍不乐观。

先生自患病以来，经常说最羡慕身体好的人，人活一辈子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尽管他因病不能再坚持写作了，在与我当面和打电话时，多次谈及文学的话题，他一再希望我趁现在身体、精力还好的时候能写些东西，我默默地答应了。是啊，他与生俱来不断追求文学梦，也想让朋友们能走这条路，这就是他唯一的爱好和心思，是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病不起，真的是病不起。先生原本希望很快就能康复了，重返工作岗位，拿起他的那支笔，以潇洒的文字写出隽永的诗文来，以应付来自各方约稿。岂料，辍笔近九个月，在与病魔斗争中整天是机械式的运动方式和服下那一粒粒、一片片中西药，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让他在那样一个环境下度过每一天，老天有点不公平了！

盼先生能早点康复，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作者单位：西铭矿）





欧洲三国行

□ 张文军

到欧洲旅游观光，我和老伴向往已久。这年夏天终于成行，如愿以偿。根据旅行社安排，我们早上七点三十分从太原乘东方航空公司班机，两个多小时到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晚上九点三十分在机场大厅六号门集合，晚十二时，乘东方航空公司国际航班起飞。经受了十二个多小时的颠簸，于当地时间早上六点（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到达“世界浪漫花都”法国巴黎，欧洲三国行的第一站。

—

在巴黎机场，导游召集大家讲解了旅游安全注意事项，随即乘大巴，开始了巴黎游览。走在巴黎大街上，第一印象是古老，既没有突出的高楼大厦，也没有低矮建筑，都是五六层楼高的古典法式建筑。街道虽然有些狭窄，但车辆通行井然有序，没有拥堵现象。街区干净整洁，加上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我的心情无比舒畅，再没有雾霾的烦扰。

“看，埃菲尔铁塔！”有人喊，我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全部集中到不远处高耸的埃菲尔铁塔。虽然因各种原因，不能亲自登塔体验，略显遗憾，但毕竟近距离仰望了塔的雄姿，领略了世界建筑史上伟大的杰作，也心满意足了。再走不远就到了凯旋门。不愧为世界闻名建筑，我绕着它来回转了好几圈都感觉看不够，静静地站在凯旋门下，仿佛自己置身于凯旋的将士队伍中，自豪感油然而生。想必

你听说过香榭丽舍大街吧？凯旋门是这条大街的起点，也是巴黎主要庆典活动的起点。以它为中心放射出十二条街道，犹如十二道光芒，映射着这座古老而华丽的城市。

近中午十二点了，我们倒也很快适应了时差的变换，饿了，导游带着我们到中餐馆吃午饭。你能想象等待用餐的队伍有多长吗？蛇形移动。看到午餐，仿佛回国了，米饭、蔬菜、汤，没有一样不与国内旅行餐相同。后面还有大批旅行团在排队，我们只好狼吞虎咽，草草吃完。无奈中也透出一丝欣喜，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确实富强了，不差钱儿了，大批像我们这样的四零后也可以出境旅游了。

下午我们来到法国的三大河流之一的塞纳河，乘上由让·布里埃先生首创的玻璃和灯光完美融合的新型游船畅游在塞纳河上。游船载着我们从东向西缓缓行进。船上备有广播解说，因大部分是中国游客，所以皆是中文讲解，我们边听边看，一会儿看向右侧的北岸，一会儿看向左侧的南岸，名副其实的“左顾右盼”。北岸主要有戴高乐广场、卢浮宫、夏乐宫、凯旋门、大王宫、市政厅、巴黎古监狱、巴黎圣母院等；南岸有埃菲尔铁塔荣军院、波旁宫、奥赛博物馆、阿拉伯世界博物馆等。我们不时举起相机、手机拍照，还有人用摄像机记录着这难得一见的美景。

次日早上八点，我们离开下榻的宾馆乘大巴奔向凡尔赛宫。到达凡尔赛宫，广场上已有几十台

旅游大巴一辆挨一辆，游客早已排成长长的队伍，可谓人山人海。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中国人，还有其他肤色的外国人。导游说，来巴黎不到凡尔赛宫就等于没到过法国，正如外国人到中国游览“不到长城非好汉”一样。所以，人多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

凡尔赛宫位于巴黎西南二十余公里的凡尔赛镇，是欧洲最大的皇宫，是法国的“故宫”、“颐和园”，也是世界五大宫殿之一。宫殿长五百八十米，外观宏伟壮观，内部陈设及装潢富有极高的艺术魅力。五百多间大殿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宫殿墙面多由大理石镶制或锦缎裱糊，顶上吊着各种巨型水晶大灯，琼枝玉叶、晶莹剔透。宫殿主体部分的墙壁上和天花板上布满壁画和顶画。题材主要是国王屡次战争的战绩和古老的神话故事。只要进殿就会配有耳机，我们每到一个厅就能听到有关这个厅壁画故事的解说，一次没听够可再跳回去重听。

进入镜厅，豁然开朗。四面墙上都嵌有大落地镜。面向庭院的一面有十七扇落地窗，使房间显得格外开阔明亮。更奢华的要数战神厅，它的墙面装饰以昂贵的、美轮美奂的高布林织品，房内悬挂着路易十六王后等王室成员的画像。

在宫殿西面，我们看到了一座风格独特、风景秀丽的法兰西大花园。其轴线长达三公里，大小道路都是笔直的，与花草、水池、喷泉、柱廊组成漂亮的几何图案，被称为“跑马者的花园”。

下午三点我们来到了法国最大的王宫建筑之一的卢浮宫。它坐落在塞纳河北岸，始建于一二零四年，以收藏丰富的古典绘画和雕塑闻名于世，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珍贵的建筑物之一。卢浮宫共分为罗马艺术馆、埃及艺术馆、东方艺术馆、绘画馆、雕塑馆和装饰艺术馆六部分。在这里你能亲眼见到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尼卡和永远微笑的蒙娜丽莎。在这里更有大量的各国精美的古董，包括美籍华人大师贝聿铭的杰作“玻璃金字塔”都让人大饱眼福。

在展览大厅为我们讲解的是一位中国台湾的女士。她大约五十多岁，中等身材，束着短发，气质端庄大方，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让大家都误认为她是北京人。她的讲解语言生动，抑扬顿挫，表情丰富，引人入胜。仿佛美院教授在绘画、雕塑的课堂上授课，无论老少，人人都聚精会神，唯恐漏掉一句，同时享受着这位女士给我们带来艺术的时刻，美的享受。

第戎是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地，又因芥末酱及香槟酒而被称为法国的“美食之都”。第戎的葡

萄园连成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种植的是黑皮诺葡萄，是酿制葡萄酒的最佳品种。这里的酒庄一个接着一个，排列整齐的酒桶用橡木制成。身处酒庄不时能闻到香醇的味道，还没有品尝酒已经“醉”了。迫不及待端起一杯，抿一小口，香醇有劲，回味悠长，满嘴香气四溢，“美哉！”。

二

从第戎出发，沿着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高速路行进大约四小时，我们进入旅行第二国瑞士，来到了著名的风景区少女峰脚下的因特拉肯小镇。因地处因恩湖和布里恩茨湖之间，故被称为因特拉肯，即湖水之间的意思。在小镇绿草如茵的广场边的长椅上坐着，看着游戏青年的一架架滑翔机从远处的山间起飞，从广场上空飞过，又缓缓降落在不远处，我们享受着难得的欧洲风情的时光，甚是惬意。休息好，我和老伴也加入了坐着小火车“登”阿尔卑斯雪山的行列，我们凭着康健的身体，竟然“登顶”到了海拔两千多米的皮拉图斯峰，山顶上终年积雪，白雪皑皑，好似“山舞银蛇”。登上峰顶，也不枉我到过瑞士，就当在我有生之年去了趟珠穆朗玛峰吧。

三

旅游的最后一站是意大利，我们先到了米兰，然后依然乘大巴去往“水上城市”威尼斯。威尼斯的街道就是水道，交通工具当然就是水上小艇，这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汽车、自行车的城市。我们乘坐着小艇穿过了一座又一座的桥，从一个广场游玩到另一个广场，看着悠然自得的意大利人穿梭在水道上，看着成群的鸽子或在空中飞翔或在我们的周围觅食，这样和谐的画面于我是不多见的，情不自禁伸手去抚摸它们。

游览过了圣马可大教堂、佛罗伦萨的大卫像、罗马的斗兽场，以及教皇之国——梵蒂冈后，我们登上了回国的航班。大家依依不舍地告别法国，告别瑞士，告别意大利，结束了欧洲三国行。这次旅游圆了我和老伴的欧洲之梦，实现了多年的夙愿，领略了西方的风土人情。

虽然已过古稀之年，但我依然憧憬着美好的生活，期待着下次的澳洲之行。

（作者为事业公司退休职工）

甲：（从一侧上台，显得十分热情）哎呀！老同学，你好！你好！（欲同乙握手）

乙：（从另一侧上台，迈着“猫步”昂首挺胸与甲擦肩而过，旁若无人。）

甲：（尴尬地收回自己的右手，自嘲地）瞧瞧！瞧瞧！这几年人家还是这么牛！

乙：当年，这位死气白赖地追我，从幼儿园一直追到大学毕业，我连个好脸都没让他瞧过。

甲：人称矿山“一枝花”，追她的小伙子有一打，就是姑娘太清高，谁也进不了她的心窝窝。

乙：这叫守住标准线，追求高境界。终身大事，马虎不得。

（洋洋得意）

甲：今天，我俩就以双簧的表演形式给大家再现一下这位小姐选择人生伴侣的一个侧面。

乙：什么？让我表演我自己？岂不坏了本姑娘的名节？

甲：哎，她是她，你是你，戏如人生在自己。

乙：那好吧，咱就演这一次，千万要替我保密。

甲：好勒！我下去准备准备。（旋即下台化装）

乙：呆会儿我们表演的是曲艺类的一种，他在前边装腔作势，我在后边念念有词，关键大家看我俩的配合默契不默契？要是演的确实有那么一点意思，就请伸出您的双手呱唧呱唧，谢谢您的鼓励！谢谢！不过我这个搭档，大家也看得出来，人称“棒槌”他要即便演砸了，千万别忘了给“棒槌”来点掌声，好好稍息稍息。在此，我替我的搭档一并谢谢大家啦啊！瞧！他来啦。

甲：头罩一块红纱巾，身穿一件绿大襟，鼻梁架副黑墨镜，活象一个狐狸精。

乙：你们瞧，他把我打扮成这副德行。不过大家可

千万别误会，我在生活中绝不是这样的人。（退到椅子后）

甲：反正我是男扮女妆，表演的肯定不是我本人。如果我要把她娶到家，那就算倒了一辈子邪霉啦！（坐在椅子上）

乙：（忽然从椅子后面站起）你要说到这儿，我还不干呢！跟你演一次节目，给自己泼一身污水，你干脆愿找谁找谁！（故作生气状）

甲：哎，开句玩笑，何必当真，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嘛。好了，好了，咱们开始吧！

乙：可不许拿我开涮啊！

甲：行了，行了，真能矫情。

乙：（重新蹲在椅子后面，旁白）

姑娘我今年二十八，柳叶弯眉小嘴巴。生来一副俊模样，人称矿山“一枝花”。15岁开始搞对象，过手的男孩有几打。不是本姑娘标准高，只怪他们条件差。有钱的脸蛋长的丑，胸无点墨人太傻。精干的净些穷光蛋，无房无车无钱花。那次碰到个象样的，既没老子又没妈。有人爱搞“拉郎配”不够数的也往进插。说媒的门前排成队，一个一个待审查。我就不信这个邪，茫茫人海难划拉？不妨我把条件开，有意者请给我挂电话。文凭必须博士后，身高定超一米八。相貌长得象陆毅，家产需有两亿八。官职起码副部级，别墅洋车都不差。我要干个董事长，身边再配几个男娃娃。

甲：去你的，别作美梦啦！（不由地两人站起身来）

甲乙：谢幕。



（作者单位：白家庄矿业公司）